

影梅盒劇刊之一

# 董小宛

舒  
湮  
著

影梅合劇之一

董 小 宛

舒 湮 著

樓 濤 書 屋 校

董小宛

(改訂本) 四幕歷史悲劇

一爲國復讎，雖百世可也。一春秋

# 目次

一	本事	………	(一—四)
二	劇本	………	(五—一六〇)
三	人物考略	………	(一六一—一七六)
四	後記	………	(一七七—一九五)
五	歌譜	………	(一九六—二〇〇)

# 「董小宛」本事

董小宛，明末秦淮樂籍中奇女子也。神采豔發，資質巧慧。性嫻靜，平居輒有紅粉飄零之感。有如臬冒辟疆者，與桐城方密之，宜興陳定生，歸德侯朝宗，時稱四公子，風流卓犖，映照一時；目賻宗社鼎沸，朝政昏亂，奸佞弄權，舉世混濁，不得不以昭昭之行自濯，乃思以清議匡正扶危。崇禎己卯，辟疆應試來金陵，聞於曲苑茗樓，耳小宛名，與密之屢訪不晤，而董已久聞冒子南中名士，心嚮甚久。一日，名姬顧橫波，集南曲萃芳，設盒子會於所居眉樓，小宛適自姑蘇返抵青溪，遂與柳如是、李香君偕往，粉黛笙歌，小宛不勝酒醺，竟醉。適辟疆偶臨，橫波密之力為引介，相見曲欄花下，四目凝視，兩情融洽，嬾慢不語，實以傾心。無何，小宛以母召，悵然遽別。吳次尾者，東吳清流盟主，與辟疆善，忽走報賊黨猖獗，關外疏陽初陷，胡虜舉兵犯關。聞黨餘孽阮大鍼，潛伏南京，陰謀作亂，籌必為國除奸。語次，大鍼竟至，盡橫談。登畫舫小飲，蹀視座上清流，窘迫無似，片語顛倒，繼之動武。阮不敵，悻悻而去。於是清流與大鍼交惡愈深，禍根伏矣。辟疆以國勢阽危，憂時若瘡，無心續綿烟月，

旋將程舟棄歸乃父軍中。

二

流賊陷某陽，辟疆痛尋人者皆兵火；翌年奉親歸里，避出吳門。時適小宛喪母，抵  
病，屏絕飲食，鑽戶求居；相隨左右者，皆情竭紫雲一人而已；而能從豪家，復高勢  
此節。小宛雖愈辟疆，第飄零故阻，寄訊無由。虞山鐵牧齋，風流教主，素期許辟疆  
，又愛小宛俊識，憐其境遇，令婦人柳如是，親至半塘，以伴小宛。鴛月夜，辟疆泛  
舟虎丘，至桐橋，見水濱危樓，論舟子，知爲小宛所居，驚喜欲狂，捨舟過訪。既登  
樓，則燈籠無光，藥鑪狼籍，小宛遮見辟疆，倦眸審視，淚下如雨，兩情纏綿，互訴  
衷曲，便覺神怡氣暢，宿疾痊癒，互相傾蓋，訂重來之約。不意大局緊迫，史可法召  
辟疆馳赴津陽監軍，辟疆萬日時艱，立志以身許國，晝夜來與小宛別。小宛堅以身從  
，誓謂此身如江水東下，斷不復返。正躊躇不決，如是挺身效古押衙之行，願爲小宛  
料理一切，並規劃南京落籍諸事。辟疆激於風義，感小宛之誠，不忍獨負一女子，攜  
之歸行。遂歸哀緣。

三

北都陷，弘光南京接位，槐園衣冠，狐鼠橫行，香君被擄入宮，君臣自惟歌舞荒

燒；而清兵直下，破揚州，史可法殉國，金陵危殆。時阮大鐵給兵部，提督江上，有言及清事，無以為無慮，且謂用清兵剿左良玉。辟疆小宛以江北事急，竄身金陵，栖遑救濟如專家，適與阮遇，大鐵冷語諷嘲，復欲辟疆屈身門下，辟疆慷慨陳辭，正義磅礴，阮不勝語塞。乃爭議未定，清兵竟已渡江，直薄城下，弘光倉皇出走，香茗得歸山宮，急報凶耗，大鐵聞訊遠颺，辟疆則攜小宛間道返里，謀舉義師，而收齋衛復擊，竟作逆降之前，如是羞憤，投水以死。

#### 四

明室既廢，盟式歸方器之輔弼永忘帝於尊而，辟疆又以兵敗偕小宛亡命海鹽，時避惡樓，宛則疾苦，小宛則勞瘁，久抱沉疴。轉瞬七年，而河山變色，斗換星移，辟疆能寒窗間，夜夜聽屋不出，忠貞自勵，當書屢卷於朝，皆不說。先是，橫波已嬖龔楚楚，當此際清，橫波之知柔婉言勸駕，屏無意用世，小宛復責以大義，凜然充節，橫波為之汗流遁去。會有其族八冒僭者，素無行，不齒於鄉黨，圖劫持辟疆以自重，辟疆諷諭逆說，屏屏輕之怒，痛斥之使去，致生茶毒。時方密之痛國事朝雖以入山為僧，忽奉天子三朝成命，惟屏疆赴闕。辟疆報國有心，第以小宛纏綿病榻，何堪逆報，乃踟躕難去之際，縱騎奔竄門索道，蓋冒僭之密報也。小宛不忍夫所身隸



絃纏，欲以身代，相持爭執，竟至勃谿，卒違辟疆以去。小宛憤極，罵賊啖血，自知不起，與辟疆訣別，勉以潔身自好，毋負國家。俄而，燈檠冷翠，香頰繁紅，春草方生，綺羅竟盡。從此藍橋夢斷，志士淒涼，嶽峻海深，寄恨綿綿，而霜雪正氣，固足千古矣。

〔時代〕 明崇禎十一年（己卯）至清順治八年（辛卯）之間

〔地方〕 江南的南京、蘇州、如皋一帶

〔人物〕 冒辟疆

董小宛

顧橫波

柳如是

方密之

李香君

吳次尾

阮大鍼

錢牧齋

紫雲

蘭兒

張魁官

馬二

宋以

王祥子

王妻

冒者

唐僕軍乙

衛使軍乙、丙、丁

書、值

## 前致辭

(當高奏如響起了。威風凜凜奏着，黑暗使牠了舞台。一位明瑞君在事後，用那抑揚有致的音調，演說我們介紹着這一幕史劇。)

明瑞首 諸位：兄弟你們聽一段久遠的前代的故事。一會兒將在你們眼前出現的那些歷史中人，現在幾久已死亡，在籠烟蔓草中的古墓裏躺着他們的朽骨。但，有些人卻永遠活在我們心中，我們知道萬世的唾罵。今天我們所描寫的不過是歷史的洪流中一點迴響，他們的生死並辱，固然在今天看來已經不是重要的，但是它留給後代的影響却比事實的本身意義更重大。這些志士們雖然壯志未酬，但是他們的凜然正氣，照耀千古；他們的熱血，灌溉了民族的生命；他們的感召，造出無數民族英雄，前仆後繼，終於成功。這樣纔延續了民族的生命，發揚了民族的光榮，所以他們雖然沒有及身成功，但是他們是在後世成功的。他們並未失敗，他們的光輝的事迹，喚起了在元虜統治下三百年間不斷的抗爭，鼓動了太平天國的起

義，更孕育了辛亥革命的成功！諸位，請你們昂起頭，我們一同高呼：「爲國復  
命，雖百世可也！」站起來吧，跟着我們偉大的先民的足跡，向着民族的康莊大  
道前進！

——  
幕落  
——

# 第一幕

南京秦淮舊院，顧橫波所居的眉樓。

綺窗綉簾。牙籤玉軸，堆列几案。瑤琴錦瑟，陳設左右。香烟繚繞，簾馬丁當。

正。面一排明瓦長窗，中間一扇洞開。外為迴廊，有石階下降，可泊畫舫。欄外印秦淮河。河房對岸植楊柳數株，臨風搖曳。廊下花草扶疏，聽芙蓉雀一對，百靈鳥一頭。

左門通內室。右門通石壩街，外客自此出入。

壁間懸屏條字畫。有楹聯云：「浪海生桑如此江山奈何帝。眉樓話茗無多煙月可憐人。」

暮暮時，廊上簾垂，河房內幽黯不明。微薄之晨曦自欄外射入，隱約可見室內陳列。隔室有琵琶彈奏聲。

少時，張魁官吹簫緩步自右踱入，腕上提一小竹筐，內貯茉莉花。

張魁官 怎麼靜悄悄的人影兒也不見？（走到廊上）怪不得。簾子還垂下，她們以為晨光還早呢。（把簾子捲起，室內大明）

（蘭兒自內室走出，捧着花瓶。）

蘭兒 張魁呀，你來得好早！

張魁 早呀？我以為還來晚了呢。

蘭兒 茉莉花兒帶來了嗎？

張魁 那還誤得了？我張魁官每天天清早就起，替顧姑娘忙這個，弄那個，換花兒，

點香爐，掃拭琴几，收拾屋子，那一捲愛你們操過心？

蘭兒 你人真好，不但我們顧敬你，連這裏的貓狗都喜歡跟你親熱。

張魁 蘭兒，你喜不喜歡跟我說熱？

蘭兒 (嬌羞)……

張魁 這朵最美麗的花是送給你的。

蘭兒 (拾起瓶內茉莉花) 花兒真好，我們姑娘最愛這個，快插在瓶裏罷。

張魁 (把花插入瓶內) 蘭兒，你怎麼今天打扮得這末漂亮？

蘭兒 你知道今天姑娘作東，來金子會。

張魁 (笑) 哦，我曉呢！

蘭兒 一會人全來了，請你幫着我快收拾收拾。

張魁 今天給着忙的東道，替了那些姑娘？

蘭兒 都是些最要好的手帕交小姊妹。聽說有柳如是柳姑娘，李香君李姑娘，還有剛

從蘇州回來的董小宛董姑娘。

張魁 董姑娘又回來啦？

蘭兒 是的。你快弄罷，待會來不及，姑娘又要怪我。

（琵琶聲停，顧橫波在內開語聲問話。）

顧聲 是誰在外頭呀？

蘭兒 張魁官來啦。

顧聲 花兒送來了嗎？

張魁 新摘的茉莉花，蕊兒又大，又香，好着呢！

顧聲 哦，我出來看看。

（顧橫波淡裝自內出，梳洗未畢，雲髻微亂。）

蘭兒 姑娘，您還不換上衣服？

橫波 我忙着練曲子，倒忘了。（頓）魁官，我們今天做盒子會，你別走開，要你幫

忙呢。

張魁 聽姑娘的吩咐。

橫波 蘭兒，你去看看我的盒子可曾無治好麼？（蘭兒欲下）還有上好的芥茶，煮

了沒有？



蘭兒 是。(下)

張魁 願姑娘做事真週到，怕這回仍舊是您贏了東道。

橫波 那都會這末稱心如意呢？

張魁 準會的！這秦淮河裏裏外外，誰起眉樓，真是誰個不知，那個不曉；您這第一

名槓包在我張魁官身上。

橫波 這次盒子官可說不定。那位董小宛姑娘，人才伶俐，容貌娟秀，會講茶經，樣

樣精通，只怕她最有希望。

張魁 董姑娘雖樣樣都好，怕總比不上姑娘。

橫波 你總是向着我說話。你知道，我不久就要離開這兒，也沒心思去和他們爭奇鬥

妍了。

張魁 姑娘，您要離開這兒啦？是有了什麼喜訊嗎？

橫波 這勾欄院中終不是我們長久待的地方。這幾年來我也真夠厭倦的。

張魁 恭喜姑娘脫了風塵！但不知道這位新姑爺是——

(蘭兒上。)

蘭兒 姑娘，什麼柳盤治好哩。您快梳洗去罷。

橫波 魁官，你去催請董姑娘和柳姑娘率姑娘們，早點來做會。

張魁 我這就去。(下)

橫波 我要痛痛快快的熱鬧一下。蘭兒，你告訴門子，我今天是不接待客人的。(下)

蘭兒 好，我拾完了就去。

(蘭兒收拾河房，低哼着曲子。半晌，外邊響着一片女人嘻笑的聲音。蘭兒啓門，柳如是、李香君捧着盒子，蜂擁而入。)

蘭兒 姑娘，柳姑娘和李姑娘來啦？

(顧橫波梳洗完畢，又換了一身鮮華綺麗的衣服出。)

橫波 (興奮地和柳如是、李香君擁抱) 哦，柳姊姊，香妹妹，你們都來啦！我正派人去催請呢。

柳如是 我們剛在鈔庫街看見張魁官，他現在到董妹妹家去了。

李香君 真巧。他還說姊姊今天起了一個早；模樣很高興。是不是有什麼好消息瞞着人？

如是 怕又是你的生日罷？

橫波 我的生日早過了。

李香 那末，我猜這一定是你的喜事。

橫波 哪兒話，我倒要先吃香妹妹的喜酒呢。妹妹這樣的姿色容貌配上侯朝宗侯公子

的人品學問，真算這部才女說，佳話天成。爲什麼連喜酒都不賞我們一盃？

如是 對呀，這些時李妹妹和侯公子新婚燕爾，如膠如漆，我們是難得碰頭的。別放過他！

李香 兩位姊姊真是的，又打趣我了！

橫波 是正經話嘛。就評你和侯公子私底下喝交盃酒，不許我們手怕交好姊妹堂堂正正的喝盃喜酒？

李香 (遮袖嬌羞) 討厭！

如是 香香臉真嫩。當面講幾句，她就害羞起來了。

李香 (嬌喚) 誰害羞呀！(笑)

如是 笑了！笑了！

(顧橫波亦笑。蘭兒上，獻茶。)

李香 蘭兒，我有話問你。

蘭兒 李姑娘，什麼呀？

(橫波丟眼色，示蘭兒速入。)

蘭兒 (笑) 哈……等會我再來。

李香 你站住，別忙！

蘭兒 我終去念姑孀的金子出來。

李香 祇有一句要緊的話。你聽我說呀。方才魁官誰你們姑孀不久要離開南京。你告

訴我，她上哪兒去？

蘭兒 這個我不知道。

李香 刁了頭！

（蘭兒下。）

橫波 她真不知道。香妹妹既存心想報復，逼問得緊，我自己說明也無妨。

如是 這再好不過！

橫波 龔芝麓龔大人要接我上北京。我想不久咱們好姊妹就要分手了，所以趁今天做

金子會，向諸位辭行。

如是 恭喜！恭喜！

李香 吓，原來這樣的好消息，你瞞着我們啊！

橫波 本來說穿了也沒什麼稀奇。

如是 龔大人是當朝的兵科給事中，名滿天下，又是一位風流才子。姊姊，您是幾生

修來的福氣？

（張魁官急步進來報訊。）

張魁 董姑娘來啦！

（董小宛衣淡雅服裝，神采豔發，滿室生光，攜一盒子上。）

小宛 對不起，我來遲一步！

（張魁官從左門入內室。）

橫波 遲到就該受罰！

小宛 我不是故意偷懶，實在爲了家母一路上辛苦，有點不舒服。

橫波 等小宛妹妹許久不來，我還當你因爲圖清靜，不願和我們添熱鬧呢。

小宛 甄姊姊的傳喚，小妹我還敢違命嗎？

橫波 好一張利嘴，真會說話。

如是 小宛妹妹這次回蘇州，一去就是個把月。把我們想念壞了，還以爲你留戀姑蘇山水，把秦淮河姊妹們都忘了。

小宛 一笑）我會嗎？

李香 好久不見小宛姊姊，您真是越長越美了！

小宛 怎比得上我們的「傾城婀娜香扇墜」呢！

如是 別把話扯岔了。小宛妹妹來遲一步，知不知道今天有兩樁喜事？

小宛 香妹妹楓樞的喜事，我已經聽說了。不知道第二樁喜事是誰的？

如是 就是今天的主人，不久要做官太太哩。

小宛 (喜極) 好極了！怎麼我早沒聽說？

如是 連我們也還是剛曉得的。

小宛 想不到我一回來就聽見接二連三的喜事。

如是 不對，祇有接二，並沒接三呀！

橫波 也許是再而三，誰又說得定呢？

(大家都笑了。)

小宛 橫波姊姊，今天您的來道，我們都瞧您的了。

橫波 我不行。(頓) 好，各位姊姊都到齊了。現在請先把盒兒放在一起。

(蘭兒自內出獻茶給董小宛。)

蘭兒 董姑娘，您的茶。

橫波 (對蘭兒) 你去把我的盒兒捧出來。

(蘭兒下。董、李、柳各將盒捧置桌上。)

(蘭兒捧顧盒上。)

橫波 各位姊妹們做的是什麼新鮮東西來賽會？

小宛 前次清明那一節，是橫波姊姊贏得第一，只怕今兒還是要看她的新鮮玩意兒。

李香 哥呀！留聲機定的名氣，我們是賽不過的。

漢波 抽獎了。現在大家把盒子搗爛來看看，到底是誰的玩意兒新鮮？

（互相搗盒觀看。）

如是 我是烘鬼。

小宛

漢波 有趣！有趣！

李香

漢波 我是酥炸鷄。

漢波

如是 好得很！

小宛 這妙無敵的，合着一句詩經，叫做：「雉鳴求其牡。」香妹妹祇顧想着妹夫，

虧你不害羞？

李香 啞！誰沒羞沒臊？

如是 主人家是什麼東西？

漢波 我是醋魚。

小宛 好！不過魚兒是引着餓貓吃腥的意思，可別再開醋勁兒呀！

橫波 假裝餓了頭，嘴裏沒好話。大家看竹做箇！

小宛 我沒行廚，只有一種花露，幾種密漬的菓品。

橫波 好香呀！

辛香 唔，真不錯！

如是 好極了！讓我嘗嘗。（嘗試）唔，真是好極了！今天的盒子會要推董家妹妹十領轉靈勞了。

橫波 （嘗試）（不試）

橫波 （唔唔着）好，一致贊成推小宛第一。

小宛 不敢當！

（張楚嘗了酒兒捧酒鎗出，分置桌上。）

蘭兒 酒香醇已經齊備了，請姑娘們入座。

橫波 各位姊妹！

如是 今兒是小宛妹妹中頭名狀元，應該上坐。

小宛 今天請吃顧姊姊和李家妹妹的喜酒，我不能佔首座。

橫波 那有主人倒佔客的理？



如是小宛上坐罷！

李香 小宛姊姊，您也不必客氣了。

（衆推小宛上坐，旋各就位。）

（蘭兒、張劍官下。）

橫波 （舉盃）大家第一盃敬小宛妹妹，賀她今天盒子會上獨占鰲頭。

小宛 謝謝！

（衆舉盃飲酒。）

橫波 （又舉盃）這第二盃是罰小宛妹妹誤卯遲到之罪！

如是 遲到受罰，這是沒話說的。

（小宛接盃一飲而盡。）

橫波 （又舉盃）這第三盃是替小宛妹妹接風！

小宛 怎麼又是我？

橫波 是替你接風呀！不能不喝的。

小宛 （無奈）好，好，好。（飲）我回敬顧姊姊和李家妹子一盃喜酒！

（衆對飲。）

如是 光喝悶酒太沒意思。我們來行個酒令罷？

橫波 倒不如占個花名兒好，我有現成的象牙花名籤和骰子。

小宛 這個有趣。我贊成！

（顧橫波自屜內取出一個竹雕的簽筒〔中貯象牙花名簽〕，和一盒骰子，放在桌上，搖了一搖，揭開一看。）

橫波 八點！（數至自己）正是自己。我先抓，不知抓出個什麼玩意兒來？

（顧橫波搖動簽筒，掣出一簽。眾爭相看。）

小宛 一朵牡丹！（讀簽）「國色天香」——「在席共賀一杯。得主唱新曲一支謝客。」

如是 巧得很，橫波姊姊領袖葦芳，原配做花中牡丹。

小宛 別說了，現在我們聽百花皇后唱曲子。

橫波 唱什麼呢？（思索）我唱個新曲子你們聽，叫做：「郎有心，姐有心。」

衆好！

橫波（抱琵琶彈唱）

郎有心，

姐有心，

思量無處結同心。

好像雙斬板壁，眼對子眼。

蠟燭無油空費心。

郎有心，

姐有心，

囉怕人多屋又深。

人多那有千隻眼，

屋多那有萬重門！

小宛 好一個「郎有心，姐有心，思量無處結同心。」姊姊這次到了北京，不就是有

情人結了同心，成了眷屬？

如是 我說別的沒什麼，這一口子嬌滴滴的吳儂軟語，可真嚙得來！

橫波 你們二位的嘴真夠厲害的！

李香 難道只許官家放火，不准百姓點燈？

橫波 香妹妹也橫橋裏出來打抱不平，大家都釘着我，左一個「官」，右一個「官」

的，我可受不了！

小宛 本來是嘛！怎麼好推得掉！

如是 別顧打趣，擲下去吧！

小宛 這次輪着如是姊姊。

如是 既這樣，大家先吃了門杯。

小宛 我酒量小，喝不了許多。

橫波 你不能只顧自己，掃大家的興。

小宛 喝就喝罷。

(小宛略呷一口，餘皆乾杯。)

(柳如是擲骰。)

如是 十三點！咦，討厭！

(大家忍不住笑了。)

小宛 看是什麼籤？

(小宛遞籤筒給如是，如是躊躇了一會，閉緊眼睛抽了一支籤。大家搶着看。)

如是 別忙，讓我自己先看，是什麼鬼東西？(略停，讀簽)「並蒂蓮！——連理花開慶昇平。——自賀二杯，下家陪飲。」

橫波 這個妙極了，除了她，別人不配。可惜錢牧齋錢大人不在，否則恰合了他的兩句詩：「雪色霏微侵白髮，燭花依約戀紅妝。」

小宛 如是姊自賀二杯是她的份內事，倒霉的是我這下家還要陪飲。那有這個道理？

（小宛覆杯，橫波強爲斟酒，勉勸其飲。）

橫波 不行！有規矩的！

小宛 我實在不會喝。

李香 不許犯規！

如是 誰要破例，就再罰三杯。

（小宛被迫勉強喝了一杯。）

橫波 （又斟一杯）這是第二杯。

（小宛呷了半杯，偷偷地將剩酒傾在地上。）

如是 沒羞沒臊，賴冒瘵！（強爲斟滿，捧到小宛唇邊）

小宛 你們饒了我吧！讓我擲骰子好了。（擲骰）

橫波 七巧！（狡黠地）唔，瞧着，有玩意兒出來啦！

（小宛順手掣了一支籤，自己一瞧，便按在桌上，紅着臉笑。）

如是 （搶籤）什麼呀？不許藏着籤子！

小宛 （擲籤於地）這裏不該行這令，原是外頭男人行的令，許多混話在上面！

橫波 （搶籤）原來一枝杏花！「瑤池仙品。」——得此簽者，必得貴婿，姻緣美滿，

在席恭賀一大杯。」

(大家發聲哈哈笑。)

如是 我當什麼，原來是小宛妹子雙喜臨門。

小宛 (羞澀) 哼！

橫波 小宛妹子動了喜星，但不知那位有福分的公子娶了她？

小宛 (追着橫波要扭打) 胡說！撕爛你的嘴！

橫波 (逃奔) 哎唷！救命呀！

如是 動文不動武，不許老羞成怒。

小宛 他調侃我嘛。

李香 (笑) 坐下喝酒罷。

(各斟滿一大杯敬小宛，小宛不肯飲，被她們扯住強灌。)

小宛 (愛嬌地) 我不來啦！

橫波 瞧你多蹇扭！命中注定該招貴婿，怎逃得過？

小宛 (嬌嗔) 唔，我不答應！如是姊姊，順手替我擰她一把。

如是 不要鬧了。我替你們解圍。小宛妹子先喝完這一杯，再罰願姊姊一杯。好嗎？

李香 就算這樣。看在如是姊姊面上，你喝了把。

樓瀛

(舉盃目注小宛)這是着在她的面上呀。

(橫波、小宛互飲一盃，小宛已不勝酒，酸醉了。)

小宛

我醉啦！

李香

董姊姊坐穩，不怕的。

橫波

最後一擲，該輪着香妹妹。

李香

我更不會喝酒，籤兒也不想擲了，不如讓我在眾位姊姊面前獻個醜，罰我唱個

曲兒吧。

橫波

這再好沒有！香妹妹不是新從蘇師父學唱牡丹亭？就請你讓我們享享耳福。

李香

牡丹亭剛學了半本，我怕唱不好。

如是

不用容氣。

李香

那末唱頭上的。請魁官來吹簫。

橫波

魁官，來吹簫！李姑娘唱牡丹亭。

(張魁官入，持簫待吹。)

張魁

那個曲牌子？

李香

早羅袍罷。

張魁

好的。(吹簫)

李香

(唱)

原來姹紫嫣紅開過。

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

良辰美景奈何天。

賞心樂事誰家院？

朝飛暮卷，

雲霞翠軒。

雨絲風片，

烟波畫船。

錦屏人，

忒看的這韶光賤。

(蘭兒奔入，打斷歌聲。)

蘭兒 姑娘！哦，對不起！

橫波 什麼事，慌慌張張的？

蘭兒 方公子和吳公子來找姑娘。

橫波 我不是吩咐過今天不見客！



蘭兒 他們聽見裏面的歌聲，就不肯走。

如是 魁官，你去把門鎖上，別放信人們進來。

（張魁官正走到門口，方密之、吳次尾已闖了進來。）

方密之 啊，你們倒會享福。吃酒也沒我們爺兒們的份兒？

橫波 （笑）我們小姊妹在做盒子會。這是娘兒們的事，不關着你們信人們。

密之 何妨參加盛會，一同熱鬧熱鬧？

李香 不行，不行。

密之 哦，李姑娘也在這裏。侯公子在你家裏等得好苦。

李香 那末，我去去就來。

橫波 （攔阻）急什麼？曲子沒唱完，那能臨陣脫逃！（轉對方、吳）都是你們來得

煞風景！

吳次尾 不能怪我呀！我是有事來看胃辟疆的。

橫波 他好多天沒來啦。

次尾 他說今天要來的嘛。

小宛 說誰呀？

橫波 你還不知道嗎？

小宛 我怎麼會知道？

橫波 冒辟疆冒公子是當今的高名才子，既風流，又瀟灑。要是跟妹子配成一對，真再合適不過哩。

小宛 啐！

密之 這話倒不假。我是久有此心，替你們撮合一下，祇恨機緣不巧。董姑娘難得碰頭，既是來得湊巧，何妨去找了辟疆到眉樓來，互相認識認識？

次尾 好的！

如是 (喜) 這不正應了那支籤兒？

密之 什麼籤兒？

如是 不許宣佈！事情等會就明白啦。

次尾 嘿，你們娘兒們的事真祕密！

小宛 我酒喝得太多，頭裏很沉重。此刻要告罪一下，放妹子我回去罷？

密之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今天豈能輕易放過你！

橫波 (對小宛) 到你就有許多推托了。我今兒偏不許你規避！

小宛 並不是規避，委實身子太乏，要請俗人和姊妹們原諒。

李香 小宛姊今兒酒是多喝了些，看我面上幾地邊一假罷。

橫波 香凝心中祇願他記侯公子，怎麼也落乘機處？

次尾 你們誰同作弄可不行！

李香 我決不逃。我去請侯公子一過來罷。

密之 這倒使得！

李香 那末，我先走一步了！（下）

橫波 早點來呀！

（董小宛體之不支，斜倚榻上假寐。）

小宛 我真不成了。

如是 小宛妹子也是真醉了。靠在這兒招涼，不如扶她進去歇一會。

密之 依便依你，可不許放她走！

如是 包在我身上。

（如是扶小宛進內室。）

密之 小宛果真醉了嗎？

橫波 酒是喝了不少。

密之 這倒幸虧我們來解圍。

橫波 她又不是你的相好，幹嗎要你憐香惜玉，替她解什麼圍？

密之 雖不是我的相好，但是爲了我的朋友，我却要盡這個心的。

橫波 瞧你多會說話！

次尾 我可有句話要講，我也想先走一步。

橫波 做什麼？

次尾 辟疆既不在這裏，我要上鷄鳴寺去哩。有許多社友在那裏等我。

橫波 你們東林復社的社友，大約又在開什麼會吧？前些時那個留都防亂公揭，把阮大鍼攻擊得體無完膚，嚇得他一溜烟躲到南門牛首山去了。

次尾 阮鬍子逃到牛首山去了？

橫波 他幾個月都不敢進城了。

密之 也該讓這傢伙試試東林復社的鋒芒。

次尾 我走哩！（欲下）

密之 如果看見辟疆，拉他一塊兒來。

次尾 行。（走到門口）

橫波 那末，等會一準要來。

密之 朝宗或許還會來的。

次尾 我知道。（下）

密之 次尾這人，人是極爽直，就嫌少年氣盛，血氣剛強點。

橫波 想起文廟祭丁的時候，他和阮大鍼打架，一手揪住人家的鬍鬚，竟把阮鬍子的鬍子扯下好些根。

密之 這也只有次尾做得出。

橫波 此吳次尾之謂吳次尾也。

密之 (笑) 哈，哈！

(外面叩門環聲響。)

密之 有人叩門！

橫波 蘭兒！

男聲 開門呀！

密之 不用，我去！

(密之跑去應門，一見是冒辟疆，猛叫一聲：「辟疆！」)

(顧橫波聽見是冒辟疆來，急忙出去迎接，走至門口，正逢着他們進來。)

橫波 (喜) 冒公子！

冒辟疆 橫波！怎麼，祇有你和密之兩人在這兒嗎？

密之 我們等你許久，還當你失約。

辟疆 那怎麼能夠？

橫波 吳公子同方公子一起來的，剛走。

辟疆 次尾已經來過？

橫波 他來找你的呀。

辟疆 現在到那裏去了？

密之 雞鳴寺。

辟疆 那我走啦。（欲行）

橫波 （拉他）別走呀！

辟疆 我正好話和他談。

橫波 有什麼了不得要緊的話！

辟疆 （笑）嘿。說不要緊，也要緊，說了不得，真了不得！

橫波 你們天天見面的好友，有什麼談不夠的事？

密之 辟疆，你不知道，今天可真有椿要緊了不得的事等着你。

辟疆 （不解）哦？是什麼？

密之 你坐下，我告訴你。

辟疆 密之，你別故弄玄虛！

密之 真話，不假！

橫波 一點不騙你！

辟疆 好，你們說吧！（坐下）

密之 我要跟你提一個人。

辟疆 是誰？

密之 記得前年初夏，我們在南京應考的時候，同你說的一句話嗎？

辟疆 記不清了。

橫波 娘們腔，有話痛痛快快的說完了！

密之 別着急。這當中有段故事。橫波，你是不明瞭的。

橫波 又不是考入股，做文章，來什麼起承轉合！

密之 雖不如此，但其中的曲折奧妙，倒也像一篇文章。

辟疆 我好不耐煩。密之，你快說下去！

密之 你忘了那年我告訴你，秦淮舊院新近來了一位才色雙絕綺年玉貌的佳人，名叫

董小宛的。

辟疆 董小宛！

密之 正是她。

橫波 (笑) 這是你們的八股「破題」!

辟疆 咱們不是曾經去找過她，她不在嗎?

密之 那是因為她厭倦了紛華煩囂的生活，闔家回蘇州去了。

辟疆 蘇州? 是的，我後來考試下第，浪遊吳門，也曾幾次三番去半塘找她，不是說

密之 她去了西湖，就是去了洞庭。這兩三年來，又不知她的下落如何了?  
提起如今她的下落。那末，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辟疆 你是說她又回來了?

密之 (領首) 唔……。

辟疆 (驚喜) 吓!

橫波 好長的一頂帽子! 我說你們這是咬文嚼字，掉文掉到秦淮河來了。

密之 不，這是你剛說的八股文的「承題」，叫作「有緣終久能相會」。

辟疆 (急得銜從不安) 快，我們一塊去找她! (拉着密之奪門欲出)

密之 (冷冷地) 你瞧你的急相! 剛說了半句，你就忙着要走。我問你，你要走到那

兒去呀?

辟疆 不是說去找董小宛?

密之 不忙，我還想坐一會兒呢。



辟疆 (坐立不定) 這是什麼時候了，還坐？

密之 什麼時候？(屈指計算) 唔，今天是四月十八。

橫波 方公子，你可憐可憐他。他急成這個樣子，您還要捉弄他？

密之 辟疆，你剛才不是說有了不得要緊的事，去找吳次尾談嗎？現在可以走啦！別耽誤了你的正事。

辟疆 (哭笑不得) 密之，你……

密之 我？(起身) 我可真妥走了。

辟疆 (追躡其後) 你去哪兒？

密之 (忍不住嘖嘖笑出聲) 呸……。請坐，請坐，定定神。我來做一回月下老人，給你們——

(正說之間，柳如是扶着董小宛沿走廊曲欄出，立定。)

如是 (驚訝) 冒公子！

辟疆 如是，你在此地？

(董小宛殘醉未醒，倚欄凝睇。二目瞪視，若雙玉有光，月星流於堂戶。)

(冒辟疆擊觀董小宛，迷離恍惚，神注目定，默然不發一語。)

橫波 (俏皮地) 剛說的人兒，這就是！

辟疆 (移步近欄杆)……

橫波 冒公子，這就是你所據記的董小宛姑娘。

辟疆 (漫然不應)……

橫波 董妹妹，這位就是方才說的冒公子。

小宛 (漫然不應)……

如是 (驚奇) 噢，這是怎麼啦？

橫波 董妹妹！

小宛 唔？……

密之 辟疆兄！

辟疆 吓？……

密之 噢，這兩個人到底怎麼一回事？是中了魔！

如是 妹妹，你怎麼連半句話都沒有？

小宛 我？……

密之 辟疆兄，你該問她：「這位就是小宛姑娘嗎？」

辟疆 她？……

密之 好笑！好笑！他們都發呆了！

如是 妹妹，你怎麼不應酬他幾句？說：「冒公子，您好啲？」  
小宛 冒……

如是 怎麼？不會開口啲？

橫波 妹妹，你究竟是怎麼回事？

小宛 我……我……說什麼呢！

如是 唉，真急死人！

密之 辟疆兄，你拉着小宛坐下，好好的談談呀！

辟疆 （微領首，竟拉錯了密之的手）……

密之 錯了！這是我的手！你拉她呀！

（辟疆伸手慢慢地握着小宛，小宛喜極，破顏而笑，辟疆亦笑。密之、橫波、如是更大笑。）

橫波 好啦！好啦！

如是 （長吁一口氣）呵——。

辟疆 （柔和地）你就是小宛姑娘？

小宛 （溫情地）這位就是冒公子嗎？

（張魁官自外衝入，見狀，莫明究竟，想啓齒，輒無勇氣，不知所言的樣子。）

張魁（吞吞吐吐）董姑娘，外婆聽說姑娘喝醉了，請您回去。

（小宛無神地望望張魁官，真覺地走到門口，欲下。）

如是 妹妹，我送你回去。

辟疆 怎麼，一來就走？

橫波 讓她回家休息休息，有話明天再談。冒公子，您是一時不走的人，以後見面的

日子長着呢。着什麼急！

（如是攙小宛下，辟疆目送之，直到人影已杳，方回過頭來。張魁官扮着鬼臉

入內。）

辟疆 她真走了！

密之 喂，老兄，人去遠哩！還看什麼？

辟疆（興奮非常，喜出望外）這果真是董小宛嗎？

密之 怎麼樣？

辟疆 美極了！溫柔極了！好極了！真不愧是江南第一美人！

密之（拍辟疆肩）你又是江南第一才子！

橫波 今天眉樓不勝榮幸，既有江南第一美人董小宛，又來江南第一才子冒辟疆，我

願橫波要來一個千里紅絲一綫牽。

密之 (笑) 這叫做郎有心，姐有心，一見就傾心！哈……哈。

辟疆 哈……哈。(神智恢復) 哈……哈。

橫波 (之禁不住笑了) 瞧你這模樣！

密之 辟疆兄，我問你，方才見了黃小宛，怎麼不留她多談幾句話？

辟疆 小弟弟才好容易把散一片燦爛的光彩，吸住了我的神智。我就恍恍惚惚，迷迷糊糊的，身體就覺得飄飄然地要想飛，飛到浩渺的天空，不禁快樂得連話都說不出來。

橫波 現在呢？

辟疆 我好象又給一陣冷風吹醒，便回到了這裏。

(橫波、密之都聽得發笑。)

橫波 我這眉樓，倒成了「媒樓」了！

(吳次尾倉皇奔入。)

次尾 辟疆兄，我找得你好苦。

辟疆 次尾兄，你不是上鷄鳴寺去的？

次尾 呀，辟疆兄，你知道消息又緊急哩！

辟疆 怎麼？

次尾 在鷄鳴寺遇見北京來的人，說是：流寇李自成連敗官兵，已經攻破南陽，進逼汝寧，左良玉敗退到襄陽了。

密之 (吃驚) 喲？

橫波 左良玉這樣經不住打嗎？

次尾 據說，他的部下到處焚掠奸淫，和百姓勢同水火。

辟疆 左良玉難道竟不能約束自己部下嗎？

次尾 (惋歎) 咳，左良玉兵敗的時候，自己還擄了大批良家婦女！

辟疆 將帥這樣渾蛋，難怪部下也如此，更不怪流寇的猖獗了！(轉念) 但是，家父素來跟左良玉是死對頭，這回翻任襄陽兵備副使，監視左鎮軍馬，不免要發生意外。我不能再待在這兒了，要立刻趕到襄陽去！

密之 襄陽的情勢雖然緊急，辟疆兄要走，也不必如此匆忙。

次尾 慢着！我還有一個重要訊息報告你們。據說，洪承疇在松山大敗，已經投降清兵了！

辟疆 這樣一來，關外遼陽全都失陷了？

次尾 清兵怕就要入關侵犯哩！

辟疆 現在內亂外患交迫而來，閹黨餘孽阮大鍼又潛伏在南京，恐怕他難免趁機起事

。外患究竟還能防備，倘若禍起蕭牆，閹黨作亂，却不能不注意一下。  
道到不可不慎重防備的，阮鬍子這傢伙陰險叵測，他不免認為有機可趁，圖個

死灰復燃。

橫波 你們總把阮鬍子看得太重。其實，我看他也不能有什麼作為。

密之 橫波告訴我，阮鬍子已經逃到牛首山去了。

辟疆 我看這傢伙不是安份的人。現在他被我們弄得毫無辦法，自然暫時避避鋒頭，

一到時局混亂，他就難甘寂寞了！

橫波 不過，你們也未免逼人太甚。他已經被打得爬不起來了。你們何必還要打落水

狗？

辟疆 這條落水狗，一旦爬上岸來，還是逢人亂咬的。

犬尾 辟疆兄的話，我贊成。斬草除根，決不可妥協了事。

橫波 我是可憐他，並不是幫他說話。

辟疆 這我當然知道。不過，你這種憐憫心，完全是要不得的婦人之仁。

橫波 我是看事實。阮鬍子作的「春燈謎」，中間有什麼十認錯，大概也是良心發現

，希望你們復社的人收容他。

辟疆 這不過是他一時的悔恨，靠不住的。他的那部「燕子箋」裏，把自己比作霍都

梁，把東林比作鄺飛雲，暗中詆毀東林，可見他毫無誠意。

（遠遠的，河上傳來笙歌之聲。）

密之 而且，戲裏面，霍都梁投入賈節度使的幕下之後，改名卞無忌。阮鬍子好像自比一入馬士英幕下，便可以無所顧忌了。

辟疆

他從前在安慶，受地方上攻訐，無地自容，才逃到南京來。當時有句民謠：「殺了阮大鍼，安慶始得寧！」誰知他來了之後，不但不悔過，反而氣鼓更張，聲色歌舞，高軒大廈，暗中仍和那班作威作福的太監私下往來，並且利用金錢收買人心，連遠南京的文武大官，也沒有一個人敢出頭反對他。

次尾

這種東西，真不必對他客氣！

（河上笙歌之聲漸近。）

密之

（跑到欄邊）你們看，有一隻畫舫過來了！

（次尾、橫波走過去瞭望來船。）

橫波

畫舫上還掛着燈籠，上面寫着什麼——「光祿寺。」

辟疆

光祿寺？不要臉的東西，這又是阮大鍼！

密之

阮大鍼不是在南門外躲着嗎？

橫波

怕不會是他。



次尾 喂，瞧船上一大羣人中間，坐着唱曲子的不就是阮鬍子！

辟疆 (急跑過欄邊) 怎麼？阮鬍子回來了！

橫波 (回過頭來) 到是說曹操，曹操就到！

密之 看見他就生氣。我們還是進去。

(辟疆、次尾、密之均自廊外走進。)

次尾 (對冒、方) 我們怎麼樣？進去還是走？

辟疆 (不悅) 我可不高興見着他！

次尾 一齊走吧！

橫波 請裏屋去坐坐。他未必會上來。

(童舫駛近，聞阮大鍼呼喚：「橫波！橫波！」)

(橫波猶豫不決，踟躕維谷。)

(冒、吳、方三人先是想走進橫波的内室，聽見阮聲又改向門口走去。正躊躇間，阮大鍼的童舫已泊在河房下面，阮從石階欄外走進來。冒等不及閃避，祇得站定。)

阮大鍼 橫波？你想不到我會來吧？

橫波 真想不到。是什麼風把阮大人吹來的？

大儀

這三張之口，可說，又怎麼？（爲衆看見，冒等先走，一管，忙收起話頭，改容）

我，不曉得，這三張之口，是誰在說？

大儀

（對衆）這三張之口，是誰在說？

清官

（對衆）這三張之口，是誰在說？

大儀

（對衆）這三張之口，是誰在說？

清官

（對衆）這三張之口，是誰在說？

大儀

（對衆）這三張之口，是誰在說？

清官

（對衆）這三張之口，是誰在說？

大儀

（對衆）這三張之口，是誰在說？

清官

（對衆）這三張之口，是誰在說？

大儀

（對衆）這三張之口，是誰在說？

清官

（對衆）這三張之口，是誰在說？

大儀

（對衆）這三張之口，是誰在說？

清官

（對衆）這三張之口，是誰在說？

（對衆）這三張之口，是誰在說？

害之 你的心跡我知道。大約看見時爲不諧，又總辦什麼門路。

大鐵 笑話，笑話！

大尾 呆錢消歸，怕也鑽不出這老骨頭的孔兒呢。

大鐵 怕他這不露解部人的真面目。現在前做的話，原也只好爲着。

怎麼能弄到這地步？

辟疆 (冷笑) 哦。你這當道請閣下太監，敢情殘害忠良。這。

大鐵 (冷冷) 這才是在呢！

辟疆 不，不，你！你爲了商本，就請閣下官已，開門還是。爲什麼還敢把持官府，

開辦人情，和受賄呢？

大鐵 我沒有受過誰的錢呀！

辟疆 那末你的錢從幾十萬是怎麼來的？

大鐵 大鐵說官以來，至今兩袖清風，何處有許多銀錢？

辟疆 你說你兩袖清風，怎麼還有錢在肆鴉巷買了一所大宅院？歌聲樓臺，酒食供送

，天天過着豪華奢侈的生活。這些難道不都是仗着與他弄來的錢嗎？

橫波 (一解) 冒公子，何必呢！

辟疆 如今國難臨頭，你却幸災樂禍。一會宣揚你要翻案啦。一會又宣揚你要起用啦。

（武向這是什麼居心？）

大鐵

（語塞）……；講話從何說起！

次尾

（憤怒）阮鬍子，你不要狡辯！

大鐵

（忙）武頭公謝，醫員先行。）

大鐵

（急急地走）

次尾

（次尾見武大頭，上前一步，伏在地的求禱。）

大鐵

（走）！

大鐵

（嚴厲）這真百怪？

武大

（低語）真公了！

武大

（低語）真公了！

武大

（次尾放手，大鐵進後一步。）

大鐵

（怒）你們這班後生小子，簡直無法無天！

次尾

（你這傢伙狗仗人勢，還敢罵人！

大鐵

（勝餘地走到廊上）罵了又怎樣？

次尾

（退上）我就打死你這奸黨走狗！

沈沈說：「你請我試試！」

沈沈說：「你請我試試！」

（沈沈說：「你請我試試！」）

（沈沈說：「你請我試試！」）

（沈沈說：「你請我試試！」）

（沈沈說：「你請我試試！」）

沈沈說：「你請我試試！」

沈沈說：「你請我試試！」

沈沈說：「你請我試試！」

沈沈說：「你請我試試！」

（沈沈說：「你請我試試！」）

（沈沈說：「你請我試試！」）

沈沈說：「你請我試試！」

沈沈說：「你請我試試！」

沈沈說：「你請我試試！」

次兄 (先為我開路，我位大爺，請九五相扭打) 林林！

六叔 聚會！

橫批 (要叫) 我，我這兒可不是打架。地方！

(次兄不語，急打金銀。)

得他 老爺，這銀何用？

客之 帶我的命！這地地地！

得他 (在聲之) 你不要又再試作服哩！

橫批 (先大爺) 快死吧！快死吧！

大爺 (不理，且語且進) 君子不吃眼前虧。今天諒你個

險過士)

(次兄再次退下，進兩枚牌頭，橫披橫位。)

得他 老爺，這在是又劫之呢？

橫批 君子一語一語金銀會，這酒醉然也醒不！

得他 六叔，這君子一語，我不會不你的，你安心一處，我自去外邊把錢而來

，高聲高亮，我可不就再進這行風扇只守。這要分金之氣。引天我定完就啓

醒到這階家父聲中。各位仁兄珍重了！(橫披)

——幕下——

## 第二幕

兩年之後。

在花園外圍臨水傍的小樓。

這是樓上的一層。右部正西是一廳房，通到樓下，看見扶欄的欄杆。左部正西凹入的一角是觀音的佛龕（臥房）。門口從着羅幃，隱約呈現室內陳設的几榻，和一排冰梅的紙窗，窗外是青澗河水，探窗時可以聽見伸到窗沿的竹。而與遠處的虎邱塔影。舞台前部，正門的一邊，有一張琴桌，與隻紫檀圓凳，近門的一邊，靠壁處安置一張几案，桌上是如扇屏佛字畫。一具高花架，放在門內。和若碗之屬。長案上堆着一盒橫絳可吹的梅花。琴几上放着一直燈，一具琴，一具琵琶，一具笙，一具和若碗之屬。長案上堆着琴書譜，守卷，尺身四寶，古玩等事，而長案前，有一張藥針鐵罐罐這類東西。

初春的一個星期日，一輪滿月懸在窗外的竹林，晶瑩的月光從冰梅格間投射進來，斜照在池上。草瓦上的一盞孤燈也發着燐燐的青光。檀香氤氳，不絕如縷。舞台上的空氣，似乎已浸透着清香。

戲幕開，舞臺上靜寂無聲的。舞臺的燈光忽忽的潤滑，聽見一個高松的人影，慢從池下步自羅幃間出來。池下舞臺前站定，微弱的燈光浴着她的身體，才看着了面

目。她像是兩年前在秦淮樓中飲酒醺醉的董小宛。她的母親說新近去世，自己又她病未愈，面色憔悴，襯着她的一身縐素的孝服，更顯得她蒼涼。她非常疲倦地走近琴几，無聊地彈弄幾聲琴絃，然後走向長案，掀開藥罐，略看了一看，又重蓋上。於是，她走到門口，輕微無力地叫喊着。

小宛 紫雲！紫雲！

（半晌沒有回答。）

小宛 （自言自語）也許這了瓊睡了。是什麼時候哩？（闌窗）月亮照着竹梢，銀光鋪滿了一地。好一個幽靜的夜晚！

（她又跑到扶梯口。）

小宛 如是姊！

（也沒有應聲，她寂寞地踱回來。）

小宛 難道她們都睡着了？寂寞的只剩下我一個人。

（她好像想起了什麼，坐在琴几面前，輕輕撥動琴絃，隨聲歌唱。）  
嗟穹蒼之浩漫兮！

哀吾生之不辰。

既風塵之淪落兮！





小兒 我不聽的。甚麼藥能醫好藥，我莫肯服它，我恨它！我的病不是什麼藥能醫得好的。

紫雲 是呀！一身也發了枯槁，自己倒望身體。老太太死過，我推師爺都已經拜完，靈柩也入了土，就其不是這病呢。您何必要苦要傷心？覺也不睡，飲食也不吃，藥又不喝。這病能一天似一天。病勢怎樣好苦着成難呢？

小兒 既病病了一大天似一天，是不會好的了。

紫雲 這病病的行年苦了，我子孫官爺師爺的請，救苦心章，許下的酬香，病就愈更難。

小兒 好容易才不喝藥，若是服會見好？（把藥匙到小兒唇邊）

小兒 （吃了了一口，又吐出來）不，你這是害死，我不喝。

紫雲 看病的藥子書不能和自己難麼。

小兒 你今日不。

紫雲 （舉起藥匙）這藥。

小兒 你今日不。

紫雲 這藥子書，我今日不。你今日不。這藥藥吧！

小兒 （一頓不進）為何藥一定這着吃藥呢？

紫雲 你今日不。這藥子書，我今日不。你今日不。這藥藥吧！

小宛（感動）我唱，我唱！（唱樂）你期待我美好。不過，我恐怕已經不中用的了！

雲雲 別說不利的话，誘娘。

（神如是悄悄地在後邊偷笑。）

如是 妹妹，你還不醒嗎？

小宛 神神，你上來吧！

如是 我這樣下上圍着床脚，全不響看，忽然聽見有人撫琴唱歌。我先以為是隔院的、家，仔細一聽，聲音卻像你，可是你病着躺在床上是不會起來的。我便想上樓瞧瞧，又怕驚動了你。耐着好半天性子；後來聽見帶雲的聲響，我才確定你還醒着呢。

（小宛不說話，眼神凝注着如是，好像有滿腔心事待申訴的樣子。）

如是 你怎麼口也不開？是累了嗎？

雲雲 姑娘不肯喝藥，是好話勸她才喝了的。

如是 你肯替自己保重身體麼。生病固然靠吃藥，更靠自己保重。自從我來後，就

小宛 你見你高心麼。何苦呢？

神神，在秦淮河知己的小姊妹當中，祇有你最明白我。媽媽死後，也祇有你最

「我苦哉。我不知要如何的規答你。祇恐怕我是空有心了！」（傷感的嘆泣）  
「姊姊」

如是，決不要這樣！你並不喜歡你了！宗雲，你去睡，由我來陪着她。

（宗雲悲憤不語的，她垂了一簾，逐步下樓。）

如是，這秘密之下，是否還有秘密的？

小兒，方纔是這一個，有這如口無心實則。當執着，過日子也覺得難受。

如是，不然真快活？你曾聽你的也是好話。你一會兒罵媽，一會兒怨爺，一會兒又怕

人家來看見。你爲了不肯嫁我，你這這亂罵媽，他老人家不會聽見。再說，

他是聽不見了，他聽着，如你是，你這命苦，這是老天爺註定的，誰教我們不姓

蕭家的人家，所聽的，你這做姑爺的小姐，長大了嫁個如意郎君，享福一輩子

。怎麼到了這地步，你這做姑爺的小姐，聽着這說教。人說風塵中也會遇着知己，

說學佛的打兒，自然這人，或是一滿意足，雖妹妹這份人才相貌，難道不會遇

着更妥當的姻緣？趁着年紀輕輕，挑個合適的個人嫁掉，也算是修成正果。別的

還圖什麼呢？至於前些日子，想來這你成說的那個馬二，雖然他豈不講理，但是

主意由你拿定，你不會反。他無法呀！他雖然有錢有勢，仗力量威嚇人，可這

究竟不是明目張膽幹的。你不怕他。你要打起精神鼓起勇氣來活下去！



上什麼恩惠呢！

小宛 但是，我就是……

如是 什麼？你倒說說，什麼點子！由上來看，要如要見明，你倒情不他，他感怕連

和到不……呢！

小宛 你怎麼曉得他不……呢？

如是 你又怎麼曉得……呢？

小宛 他……從來許他……，可……

如是 那……

小宛 我……

如是 你……

小宛 你……

如是 不少，……

小宛 不過，像……

如是 小宛，你……

如是 小宛，你……

如是 小宛，你……

在年紀輕輕，更有身分年紀，不趁目前找個歸宿，難道要做一輩子老姑娘？「花無百日紅。人無十日輝。」我們不幸是女人，尤其不幸是萍泊風塵的女人，自古以來，女人就是這樣的可憐！

小宛 但是我是守定了。這是我心甘情願的。如果問我為什麼？我也說不出。反正我是決心誓為夫子妾，不會看人再嫁！

如是 妹妹別聽他挑撥，我非會做個。並不是我很神功的說不吉利的話，恐怕遠很難如願也！還不如早將易子而嫁。

小宛 另外還有什麼話，難道要說給那個混帳的執務公子？他這晌死纏住我不放，我非……他嚇唬了！

如是 這個人當然不會守成。先請我進說話，你可以不必怕他。或是為你的前途打算！

小宛 姊姊的好意，我應當不假言詞。姊姊，你過來。如果我有什麼言重地方，請你……請試吧！

（三人將夾兒送到幕後。）

如是 我怎麼會懂你呢，你告訴我聽，已經起更哩。

（如看見小宛說的話，又將羅帶垂放。然後她便行至琴几邊，拿起一本書

，手中落下（紫雲飛，她於裡花箋明誦着。）

如（）朝思入夢難離了。正則怨天公，無明無夜，多嬌多病，斷送紅顏盡！」（搖  
頭嘆氣）「這不醒的癡婦女！」

（外面有急趕的甲馬聲，七位吳秦人爭執相持的擾攘。）

（）進去！進去！

紫雲飛 你這天公家，你這雷公來作怎麼？

紫雲二 度這末多紙的！只帶衙！

紫雲三 衙呀！衙呀！別理她！

（）你們說不說呢？本道莊何什地等）哎唷！

（）紫雲漸漸氣死，居然已經衝了進來。）

紫雲一 怎麼就不在家？堂堂裏的燈還照得亮堂多的！

紫雲二 （哀求）請你們不必上樓吧！我們姑娘睡了！

紫雲三 紫雲飛被嚇，夫妻着子兒，愛多啗來就多啗來！

（黃小兒被驚醒，倉皇奔出，像抓着柳如是。）

（馬二酒氣薰人得意洋洋地自梯上，後面跟着兩個家僕。紫雲驚慌地緊逼着他們。）



馬二 (分付誰儀) 你別站住！

(兩重你站在門口把守，警覺地問誰手裏來？)

帶雲 姊妹！姊妹！

如是 (焦急地) 你又來中？

馬二 唔，這是我！

如是 你別來管我的，問他做什麼？

馬二 民家？你，你這死什麼鬼？婦女！大爺可吃，高姓？姓李，就這財不，錢不

還要拜禮本樣睡呢？

如是 營場地，已落轉了！

帶雲 我們姑媽已經不做了！

馬二 不做？你們做買賣的，如何是致，有錢就買，全錢就買，大爺可吃財不，錢不，

難道竟玩弄了你嗎？

小兒 你少胡說八道！

馬二 (奸笑) 去罷，這鬼話，沒去！就來做官想死，這錢了！(對小兒) 你三，你要多

少錢？

小兒 唔，你以為是著，個甚麼話，可以買動人家！



道圍做丈夫酒地，甚至於用你們的大帽子來欺蒙一個孤苦伶仃弱的女子！你有什么罪在老百娘的面前說話？你有什么罪站在我們的面前擺威風？

馬二（被罵得啞口無言）呢……你敢罵人！

小宛 你的威風，為什麼不用來嚇嚇兒子！你的錢財，為什麼不用來贖濟賑濟許多可憐的兒女！

馬二（被罵得可惡）媽，你這小妮子倒敢訓我起來！馬二爺是拿錢買氣受的吗？（暴露一副流氓的臉孔）來！好歹不識，把這姑娘給我撈了走！看到你官府來告我吧！（兩豪僕動手拉董小宛，被神如走上前擋住。）

（小宛噙泣。）

如是 馬二爺，何苦這樣呢？她不愿意，這又不是她強納的。

馬二 不愿意就打教他心毒！（吆喝）走！

小宛 （在暴力的凌壓下的呻吟）你這我逼得還不夠麼？我是一個懦弱的孤苦伶仃的女子。你再逼我，我情願死。（奔至窗前，理窗簾）

如是 （她在小宛）小宛！

馬二 （惡利的笑）哈，哈，你們女人就是這一番！

小宛 （哭）世界上有的美女人。你何苦糾纏住我？你們難道真不願意讓一個人好好

的七位人？

(馬二又響。)

如馬二答：「這也難說了。事情真是結着能結得來呵。您活個去吧！有什麼話，明兒還不見得可以見面。」

馬二 你怎麼說？

如馬二 說吧！

(馬二一語而止。馬二又響。小宛啜泣不休。)

馬二 (驚慌) 你怎麼說？你別也聽不出我的意思！(對小宛) 你不用哭了，好好

的會會我，我叫天派船來接你！

如是 (驚慌) 你別嚇我，你別嚇我！

(小宛啜泣如是，如是向心使嘆息。)

小宛 (啜泣) 如是！

馬二 (驚慌) 好人，我的小寶貝，不要傷心了吧！你的身子哭壞了，我可真捨不得。我怎麼說。(對小宛) 你們還拉拉扯扯的做什麼？滾！

(馬二說完，馬二一路笑着下樓而去。)

(等他別去遠，小宛收聲痛哭。)



管雲 好，我聽去！（走進羅帳內）

如文 這兒，你坐起來，唱歌，別着心。

（如文坐在船下板之時，河上荷燈已靜靜的亮起來，如文一聲一聲，從舟上的羅帳

裏唱出來。）

小宛 呀，你唱！

如文 不唱！

（窗外風聲，如小宛不唱。）

小宛 你別了什麼，不唱！

如文 你別了什麼，不唱？別了的心，就別了心上了。

小宛 呀，你別了什麼，不唱？別了的心，就別了心上了。

如文 你別了什麼，不唱？

小宛 不唱！

如文 聽，誰的，就是這兒！

聲音 乙 呀，呀，「雙魚館」，是搬到這裏來住家的春濠右妓董小宛的。

聲音 甲 什麼？董小宛！快停船，我要上岸去。

小宛 姊姊，誰又來了！

小書乙 船不丟在海上嗎？這船吃水，可憐可憐，閉着船窗之雖不少，也丟了！

小書甲 你不曉得！快看往船！

（窗外聽一下船聲。）

小書 一種怪事！什麼人呀？

如雲 什麼！

（頭頂裏。）

（沒了聲音。）

（繼續三聲叫個個小書。）

如雲 什麼！

（聲音。）

如是 你什麼件而文小書？

小書 我什麼件而文小書？這船吃水，可憐可憐，閉着船窗之雖不少，也丟了！

小書 是什麼樣的人呀？

如雲 這可說着真。

（如雲又起，說前更難。）

如是 我去看（下棋）

（紫雲坐下。）

如是 誰？

聲音甲 你問了誰便知道。

紫雲 我家姑娘生病，對不起，恕不照應了。

聲音甲 我是特地來看她的，別問別人。若你開門！

（啓門聲。）

紫雲聲 （驚喜）啊！致問相公不是曾經來過的？

聲音甲 是的。

（一片驚喜喧笑的声音。）

（柳如是匆匆飛奔上樓。）

如是 （喘息）妹妹，你知道誰來了？

小宛 誰？

如是 就是他！

小宛 他？

如是 唉，你一心想念的他呀！傻姑娘。



小虎 小虎威風凜凜的，他可是我的保護神（他搖了搖頭，不肯）唉！……你就是……

如是 唉！……

小虎 唉！……

如是 是嗎？

小虎 唉！……

如是 唉！……

小虎 唉！……

如是 唉！……

小虎 唉！……

如是 唉！……

小虎 唉！……

如是 唉！……

小虎 唉！……

如是 唉！……

小虎 唉！……

如是 唉！……

如是 (替小宛梳頭，搽粉，塗脂) 這才像樣呀！

(小宛匆匆地在裏面對鏡整容，整畢快步走出，恰巧和自樓梯上來的冒辟疆撞個滿懷。重會此，冒急扶她起立。)

辟疆 小宛！

小宛 冒公子！果真是你！

辟疆 小宛，我真想不到今晚會在這裏遇見你。

小宛 我也真料不到你會來看我。這不會是夢吧？

辟疆 不是夢。這是真的！

如是 (假意咳嗽一聲) 咳！咳！

辟疆 (驚覺) 柳姑娘！不？我應該稱你錢夫人了。

如是 不敬當，冒公子，你倒還記得我？

辟疆 我怎麼會不記得你！

如是 這就好，我還以為你們貴人把咱們都忘了呢！

辟疆 豈敢，豈敢。

如是 你也没想到會在這裏見着我。是嗎？

(笑) 光陰真快，南京一別已經三年了！

如是 是的。冒公子比從前更俊秀了！（頓）你們談吧！我不打擾你們啦！（欲下）  
錢夫人，我還有許多話跟你說呢。

如是 跟我說？有什麼話，您還是細細跟她說罷！（走至樓梯）好好的，別絆嘴，我

替你們燒點茶來。（淺笑）

小宛 娉娉不和冒公子談談嗎？

如是 你們的話怕一時都談不完，那還輪得到我？

小宛 樓下冷，你把手爐帶去。

如是 不用，先前倒是有點冷，現在可夠熱和的啦！（輕盈的走下）

（柳去，小宛默默地望着辟疆，徐步移向窗前，對月凝神，偷彈珠淚。）

辟疆 （緊蹙其後，輕聲地）小宛！

小宛 （不動）……

辟疆 （攙轉小宛的身子）小宛！

小宛 （扭轉身，背向着辟疆，不語）……

辟疆 （發現小宛在彈淚）怎麼，你哭了？

小宛 （拭淚低語）我沒有。

辟疆 是不願意看見我嗎？小宛。

小宛（躡步走向供着母親遺像的案前）媽！

辟疆（詫異）老太太過世啦？

小宛（哭）媽呀！

辟疆（尷尬地行至梯口，呼喚）鎮夫人——（頓止）……（徬徨，掩門，輕聲的絮

語）小宛，你這幾年來怎麼樣了？你怎麼會搬到蘇州來的？

小宛（佯倚在辟疆肩上啜泣）曾公子！

辟疆 你別哭呀，我們坐下，好好的談談。

小宛 公子，我先問你，你怎麼會來這裏的？

辟疆 我因為奉了家父回轉家鄉，路過此地。他老人家今天晚上城裏有公事，留下我

一個人，看見月色很好，一時動了遊興，誰知道竟會碰見你！

小宛 老太爺離開襄陽了嗎？

辟疆 他老人家已經告老還鄉。北方局勢非常混亂，車自成在西安自立為王，從少昌

渡過黃河，真薄平陽太原了。

小宛 大局竟變得這樣壞？

辟疆 想起從前南京同遊同息的朋友，如今都已風流雲散各自西東；除了聽說顧橫波

葉芝麓還在南京，柳姑娘嫁給了錢牧齋，其餘的人大都音訊斷絕，就是關於你的

得逢，要不是今年與澤叔相運，我這不知道那裏去尋呢？

小宛 這兩年來你一直不知道我的消息嗎？

辟疆 去年我過來蘇州投遞你一次，據說你又打西湖路到貴山去了。歲末的失道使我

不敢再遇到你，我以爲那年眉樓的初次相識，就是我的最後一次機會了。我以

爲我們的緣份將從此圓滿，以後留下的是永久的記憶。想不到竟會使你在這

裏尋住下，又把我帶到舊日面前！小宛，你也曾使我感到驚喜。

小宛 (忽然啜泣)……

辟疆 爲什麼哭？我們今晚的相會豈不是一番喜事？你應當高興。

小宛 你不明白我。我心裏有千言萬語，不知從那裏說起。你或者來的時候，我總念

着，你來了，又我身是傷心的往事。記得在雨中的那半，母親是在世。她讓我

也見過你一面，那是在背後常垂淚你的後傍，恍惚我的馬路。如今母親死了，我見

着你，不禁又想起她老人家的話，彷彿還響繞着我的耳邊。

辟疆 小宛，這點是說苦了你！

小宛 快別這末說吧！公子，我應該感激你，因爲你使我病體好了。我多麼高興呀

！這十八天以來，我病在床上，沉沈苦夢，神魂不安，一切藥都醫不好我的病症

。我忘了伙食，我也忘了睡覺，只有幾聲想受，我的魂是千愁萬緒。今晚見你來了

以後……

小宛：……

小宛：……

小宛：……

小宛：……

小宛：……

小宛：……

小宛：……

漫漫的長夜，還沒完盡，趁着這皎白的月光，還發着清輝，我們來共同享受這片刻的歡愉吧！

辟疆 小宛，你不要這樣興奮！

小宛 (興奮地走向樓梯口) 紫雲！

辟疆 你喚她來作什麼？

小宛 我們縱情地歡樂一下呀！我要叫她預備頂好的酒，讓我們痛痛快快地陶醉！

辟疆 你應該保重你的身子安緊。我們爲着將來，目前自然免不了要忍耐。小宛，這

並不是我存心辜負你。如果我祇把你看作路柳牆花，我不會把我們的事情看得這樣嚴重。你能體諒我嗎？

紫雲 (惺忪地走進來) 姑娘，您是叫我嗎？

小宛 沒有什麼了。你去睡吧。(紫雲下)

辟疆 你身子乏了，扶你去睡着養神罷。

小宛 不，我們不要辜負這片月色。

辟疆 你見了我，話說得太多了。

小宛 那末，讓我們再照一會兒罷。(走至窗前) 來，你看今晚的月色多麼清明呀？  
天籟是這樣靜寂。除了明月，誰也看不見我們。小宛，你告訴我，你心裏在想

着什麼？

小宛 我不知道。你說！

辟疆 你心裏在祈禱，請月亮長駐，讓白晝慢慢的來？

小宛 （會意，點頭，相視橋笑）……

辟疆 （擁抱）小宛！

（他們偎依擁抱着。月亮吻着她的秀髮，雲影慢慢從前移過，夜風送來幾聲清朗的山寺鐘聲，翠竹的枝葉也簌簌的響動着。）

辟疆 小宛，讓我們永遠這樣，好嗎？

小宛 唔，永遠，永遠這樣吧！

（紫雲上樓。）

紫雲 夜深了，船上人請相公回船去。

辟疆 小宛，我回船去了。

小宛 你真要走？

（更鼓聲。）

辟疆 夜已經深了。我明天再來看你。

小宛 （依依不捨）我送你一程。



辟疆

不為你的病體才拆些，一環消送吧。

小宛

（執辟疆手不捨）明天？真的明天？

是嗎？明天我一定來。你好生的歇歇吧！（下）

（河冰刃動聲。）

（小宛獨立窗前，凝望着月亮。）

紫雲

姑娘，病體招了涼可不好，快請進去吧！

（小宛精神恍惚地走出羅幃。）

小宛

涼嗎？我覺得熱的透不過氣。紫雲，你應該替我高興。明天！明天怎麼還不快

點來呢？

紫雲

我替你披件衣服吧？

小宛

（驚喜）你我不冷！（發身）如是姊！如是姊！

紫雲

唉，這真是一層一回事？

（小宛忘記了自己的病，興奮地奔下樓去。隔了一會，她拉着如是上來。她們的足步，堅實而急速的踏在樓板上，發出粗重的聲響。在她們未走進屋時，已經先聽見一片溫暖的好笑。）

（如是）姊姊，你快告訴我是一層一回事。

小宛 不。你聽。我的心在怦怦的跳。我的手在抖顫。我疲軟的腳忽然輕快起來。

如是我底木的舌頭也靈活起來。我能夠笑。我能夠笑了！  
姊妹，他究竟對你說瞭什麼？

小宛 要我怎樣說呢？請你看我的眼睛吧！我的眼睛會告訴你，我怎樣的愉快。

如是 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最大的愉快。  
你累了，應該休息吧！

小宛 誰說我累？你在，我的病不是忽然好了嗎？我的精神不是也好了嗎？這間小樓不再是陰沉沉的了，連梅花都增長了活潑潑的生氣。月光也更晶瑩。河水也更清澈。紫雲，去把窗子打開吧！我的胸膛裏燒起一片火燒。我想飛，飛到浩渺的天邊。

紫雲 姑娘，您鎮定些！

小宛 爲什麼把這許多藥放在這兒？（拂垂桌上的藥餌，傾盃盃中的藥汁）誰再吃這些藥？哦，我爲什麼還穿這破破的衣服，我要換上最艷麗的新衣裳。（急趨內室披上新裝，對鏡顧盼）我的容顏爲什麼這般頹頹？我的頭髮爲什麼這般散亂？紫雲，你快幫我梳妝。

紫雲 夜深了，姑娘難道還有別的事嗎？

小宛 你不懂的。這是我最新紀念的一晚。我要緊緊的留住它。姊姊，也請你替我忙。

如是不，姊姊，我扶你去睡！

小宛 我不！我睡不着。我要坐着等天亮！我還有許多話同你說呢！

如是 明天說不是一樣嗎？

小宛 等不及了！明天我要離開此地。

如是 你同冒公子一起走麼？

小宛 我不知道。總之，我不願意再在這兒待下去了。

如是 那末，你有沒有跟他說過？

小宛 沒有。

如是 他會答應嗎？

小宛 我還沒這樣想過。可是，我想他心裏會答應的，因為他說：「我們永遠——」

如是 他這樣說過嗎？

小宛 唔。

如是 姊姊，我慶祝你。你的願望已經成功哩！我想不到你也會有今晚的巧遇，我更

想不到你們的巧遇會有這樣美滿的結果。這是多麼幸福呀！我的好姊妹！

紫雲（狂喜）姑娘！

如是（如是熱烈地擁抱着小宛。她們喜歡得流出眼淚。）  
妹妹，你的眼睛怎麼溼了？

如是（如是拿手帕替她拭淚，也拭着自己的眼睛。）  
紫雲，拿酒來。我們替姑娘慶祝。

（紫雲下樓，拿酒上來。）

（如是斟滿一盃酒，遞給小宛，自己也斟了一盃。）

如是 我記起那年在眉樓上，妹妹拈了一枝杏花鏡。我們有一盃酒是預祝你日後的美滿姻緣。現在這一盃，是祝你償還了鴛鴦債。

小宛 謝謝姊姊。（同飲）

（叩門聲又起，紫雲去應門。）

小宛（冒辟疆出其不意的衝了進來，垂頭喪氣，意頗悒然。）  
公子，怎麼你又回來了！

辟疆 小宛，我回船之後，高興得怎麼也睡不着。我想壓制自己，靜心地等待天明，可是天若不發亮。我心上越是牽掛你，越是不能睡。恰巧這時候，家嚴從府台衙門回船，告訴我京裏的消息不好，大局已經萬分嚴重，流寇聲勢非常浩大，連京師也動搖了。

如是 你打算怎麼樣？

辟疆 前些時史可法總督派我在北麓下監軍。我因為要上萊陽，沒去就任，這會子聽說，他正在淮陽駐防，我既是回來了，當然還是要去。

如是 你要去江北？

辟疆 是的，家嚴聽說局勢緊急，教我立刻投奔史可法，以身報國。這是父命難違，教我怎麼辦呢？我如今來是和你們告別的。

小宛 怎麼？公子，你和我們告別！

辟疆 大局這樣嚴重，我不去不行。

如是 冒公子託這樣急於去啓程嗎？

辟疆 軍情緊急，實在不敢多事逗留，明天一早就要過江。

如是 這裏的事情怎麼安置呢？

辟疆 （思索榜徨）在個……我感到了淮陽之後，前些時再過江料理一切。

小宛 公子此番前去監理軍務。豈不一別又是兩三年不見？

辟疆 不會的。我決不忘記我所說的話。

如是 冒公子，你何不帶小宛一同啓程，沿途也並不妨事。

辟疆 （有難色）但是公務要緊，我不敢捨誤軍機。

如是 難道不能兒女情長英雄氣短？

辟疆 小宛，你能聽我的嗎？

小宛 我的行李早已擺放於好，誓不復返的哩！你不願意帶我去，我也不一定要跟你走。

辟疆 這時大局動盪不定，你跟着我飄泊，我於心何忍？我們來日方長，只要你對我誠心誠意，我決不辜負你。如果祇圖目前的纏綿，反樹互相妨礙並無益處。

小宛 (悵惘) 隨便你吧！

辟疆 而且，你南京落籍也頗實乎麼。這裏瑣碎的事情還有未了的。等我回來，一切長計議，豈不滿意安善？你答應我麼？

小宛 唉，叫我在麼回麼呢！(強顏為歡，苦笑痛飲) 哈，哈……(神經質的狂笑)

辟疆 小宛，你發狂了？

小宛 (狂笑) 我要高興，我要高興呀！(折進至於地) 哈，哈……(忽又失聲哀痛嗚咽)

辟疆 小宛，你怎麼了？

小宛 (神態失常) 公子，你也喝一盃罷。我替你送行。

辟疆（沮喪）你瘋了！（內心痛苦地徬徨猶豫着）錢夫人，你看怎麼辦好呢？  
如是 冒公子既是有心，我決計成全你們。這裏的一切和南京落藉的手續，一應由我

承當規畫好了。

但是——

（天色漸曙，鷄鳴。）

小宛（指水而謔）妾意已定，此身有如流水東下，斷不復返半塘的了！

如是 冒公子一向是崇尚風義的君子，難道竟這樣辜負一個女子麼？

（有雞聲）這……這……

（鷄鳴聲。）

如是 這茶几上有一副骰子，倘若小宛妹妹和冒公子果終如願，一定擲得巧數。要是  
擲得巧，冒公子你也不能再推辭了。妹妹，你過來擲吧！

（小宛俯手默禱，一擲得全六。）

如是（大喜）全六！冒公子您還有什麼說的？

（冒辟疆無言默許。）

（晨曦出。）

小宛 太陽出來了！明天，明天果然到了！

如是 天亮了！你們快走罷！遲了要誤大事的。  
小宛 紫雲，把我們的東西拿來。我們一起走啦！

(叩門聲。)

船夫聲 開船啦！(小鑼聲)

辟聲 (拉着小宛) 小宛。

小宛 姊姊，我們再會吧！

如是 再會！祝你們百年好合，一路順風！

——幕下——



### 第三卷

一年年之後，北地已陷，清兵南下，是弘光帝（福王）在南京登極的第二年的仲夏五月。

江北的軍事非常危急，在辰五的「勤王」兵也到了板子磯，南京正是人心皇皇的時候。

這是錢牧齋家花園的一角。拜會左鄰露出水榭的一角；外廊上除設石鼓凳，几案，梳台；簷下設高下帶，環簾半捲。沿天際邊緣是一帶蜿蜒的土堤。沿堤栽着幾株垂楊柳；一排板橋，綴以花草，護着堤岸。堤下是秦淮河；河上泊着一隻官舫，畫舫的頂篷露出一部份。對面端一盞綠燈，在月洞門口有一棵大槐樹。樹下散置太湖石，和供休息的石凳。石桌石几。一道曲徑自水榭前，經拜台中心，直達月洞門口，通到外面。

這一天，晝晦陰霾，方經狂而大風之後。

暮昏時，柳如走坐在廊上對鏡梳妝。槐樹上撲簌着的一隻烏鴉也在叫喚，聲音很刺耳，似乎也為這陰晦的天色啼泣。

錢牧齋拿了一袋錢，匆匆地從由徑走來。一眼望見柳如，就跑過去，站定在

必能她身邊。於是她

牧齋：如是，找了半天，原來你在這裏梳洗。

如是：噫，相公下朝了嗎？

牧齋：豈但下朝。且向來在書房裏寫了好半天，把這幅蘭石扇面也畫完了。（把筆

一而遞到如是面前，康慈諷的）你齋，畫得如何？（如是微微的點頭，牧齋親自傳

色）我輕易不功筆的，但畫的真不算壞。瞧，這幾朵荷花和這幾根葉子，多麼有

神韻！再配上這一塊石頭，更顯出它的幽雅。

如是：（毫不經心地仍舊在對鏡梳妝）唔……唔……。

牧齋：你看呀！

如是：（羞見）

牧齋：人家祇知道我錢牧齋的詩好。誰會曉得我的畫也這樣出色呢？

如是：（微有譏意）我曉得你的畫出色。道不行哩。

牧齋：唔，正巧這扇面就是畫給你的！（興奮地）喏，款上題着：「乙酉五月牧齋為

一河家夫人作。」怎麼樣？好不好？

如是：（沒應）好，好，好。（隨手將扇面放在几上）

牧齋：（失望地）你怎麼一點不開心？難道是不稱罕這扇面，我還不高興送你呢！

如是（冷冰冰地）拿回去吧！

牧齋（詭媚地）何必呢？我一團高興，無緣無故被你臨頭澆一盆冷水。

如是 扇面畫得確是不錯，就可惜我不致拿出去用。

牧齋 這話怎講？

如是 你想，自從去平北京失陷，崇禎皇帝殉國，這已經到了什麼時候？雖說當今弘光皇上已經南都接位，但是局勢日非。你是身居禮部尚書的大臣，不去憂國憂民，反倒優閑自在的躲在書房裏畫畫蘭花。你錢尚書有這雅興畫扇面，我柳如是可沒這膽量拿這扇面出去換人罵。

牧齋 想不到你沒讀過多少書的女子，倒比我迂腐！

如是 那有你聰明線遠！要不然怎會做了五朝元老呢！我替你歎歎，萬歷，泰昌，天啓，崇禎，弘——

牧齋（窘迫）算了！算了！無趣地，從鏡中窺伺柳的顏色）如是，你真美。你的皮膚這樣白，頭髮又這末黑。

如是 美？我的皮膚雖白，可比不上你的頭髮這樣白。我的頭髮雖黑，可又比不上你的皮膚那樣黑。

牧齋 嘿嘿，你莫非嫌我老了？

如是 老倒無所謂，不過不要人老了，心也死了！

牧齋 怎麼？你罵我心死了？

如是 我可不敢這來說。可是另外有一班人，對於國亡家破，並不關心，像是心

眼死了。同時，對於未來的功名利祿，却踴躍欲試，又像是心眼活了。你說，這

有點奇怪吧？

牧齋 （面有惡容）你這不是指着充驢馬和尚？其實，你不懂得這許多。

如是 算我沒你懂罷。

牧齋 （無聊地，尋找話題）天色又暗下來，恐怕還有一陣大雨。

如是 這兩個月來，天氣總是陰沉沉的，不刮風，就下雨。真討厭！

牧齋 （識機）哎，黃梅天是討人厭。你不進去麼？

如是 就是為着天陰，裏面暗，看不見梳洗，才搬到外面來的。你催我做什麼？

牧齋 我怕你淋着雨呀！

如是 謝謝你。（收拾梳妝用具，準備回水榭內）

牧齋 慢！我倒忘了告訴你一件好消息

如是 （轉身）好消息？

牧齋 是將口（從懷中取出一封信）冒昧請則來一封信，說日內到南家來。



如是 好意思說得出口！我們不能爲了做官，就賣掉朋友。

牧齋（躊躇地）朋友的情分有的。

如是（你怕事，膽子小，是嗎？）

牧齋（低首沈吟不語）……

如是（冷笑）放心吧！馬士英正在忙着官場上選妃子，又再籌備自衛的事。況大城

鎮，他爲江防兵事忙得不得閒。別擔心，你的烏紗帽吧！

牧齋（你不曉得，這兩天兵馬公憤。江北方面，他已經派兵

揚州，向朝廷請派援兵，但廷所有與鎮的勁旅八鎮，馬士英調派往江去討饑兵

五，那還有一兵一半呢！江北去救急呢？

如是（驚訝）清兵過江揚州了？

牧齋（而且，左良玉的兒子左夢庚也打到了板子磯，南京左右受敵，眼看着這城內幾

萬千貴陽兵如何防守得了！

如是 我想左良玉不過意在前清皇上在志的一班奸黨，原不敢與朝廷爲難。倘若爾兵

一來，國家的前途可不堪設想了。爲什麼他們連這點道理都不明白？

牧齋 何嘗是不明白！本朝照道理，王江緊急，請救上江。江北緊急，請救江止。清

兵是正解。可是，馬士英他們只怕左良玉，對清兵倒並不在乎。

如是，你既明白箇中情形，怎麼不向皇上啓奏？

牧齋 算了吧！誰敢在皇上面前插嘴，就說誰是左良玉的死黨。（摸着自己腦袋）我不能這樣糊塗呀！

如是 咳，總算我糊塗，當初認錯了人！

牧齋 夫人，你真想不穿。我當初也何嘗不是這樣的想法。我思做清高的名士，正直的官吏，因七和太監們奔上，吃了他們的虧，給關進刑部監獄；以後雖說被放出來，却也耽擱了不少年。要不是弘光皇上登極，靠我識時務，見風轉舵，聯絡馬士英、阮大鍼他們，我怎麼會有今天呢？

如是 虧你說得出口！想不到你這位頗負時望的正人君子，爲了個人的利害得失，也會看風轉舵！

牧齋 不這來不行呀！講實話，天下有什麼更比自己的功名富貴更好的事？你要清高，只有餓死！你要正直，只有氣死！什麼古今聖賢的大道理，無非是書讀在口裏，理明在心裏，在寫文章講話的時候，不妨高談闊論一下，要臨到辦正經事，就不能那樣承平了！我是詩人，又是名士，我覺得國家社稷一切都可以不在心上，唯一的就我自己！

如是 （氣憤已極）你——真是——小人！

牧齋 嘿。在這亂世，還分什麼君子小人，是非黑白！

如是 不同你說了！（欲下）

（錢家書僮自曲徑上。）

書僮 老爺，阮大人到！

牧齋 請內書房坐！

書僮 阮大人因為在上房找不着老爺，已經來到花園。

牧齋 請！

（阮大鍼自曲徑闖入，邊走邊說，很神氣。）

（書僮下。）

大鍼 喂，牧老你竟有興緻在園子裏賞花？

牧齋 （走到徑口迎接）沒什麼！請進！請進！

（如是看見大鍼，想避入水榭，却一眼給大鍼瞥見，連忙趕上前去。）

大鍼 哦，夫人也在這裏！請不必迴避了。

如是 阮大人不怕我妨礙你們的正事嗎？

大鍼 沒的事！這時候卻還有什麼正事！（想起要送一件東西給柳，從網帕中取出一

頂珠冠）我倒忘了。這纔是我今天來的正事。你看，這頂珍珠鳳冠如何？



如是 做什麼的？是給備選的皇妃戴的嗎？

大鐵 不。這是我送給夫人的一點小意思。

牧齋 那怎麼敢當？

如是 我怎麼好意思收？

大鐵 我和牧老是至交，將來還有重託的地方，這點意思算不了什麼。

牧齋 小妾不能白受開公的禮物，值多少，就由我照值購買了罷。

大鐵 說起來不過一千兩銀子的小事。在彼此的交情上，何必計較這個呢！

牧齋 （看柳面巴）如是，這是阮大人的一番好意，你也不必違物了。

如是 你不在家，我不管！（還下）

小童 （大鐵目送如是下，不住哈哈的笑着。）

牧齋 小妾至今還脫不了從前的脾氣。

大鐵 牧齋真是豔福不淺，羨慕羨慕。

牧齋 （有點尷尬，一時想不出別的話）開公，何以多日不見？

大鐵 （忽然警覺牧齋在和他說話）呢，忙得很。

牧齋 是江防緊急嗎？

大鐵 不。實在爲了朝內朝外的太小官員送給馬相爺的禮物太多了。利根和尚一雙手

「哪忙得過來？所以相爺派我帶他分門別類，品評等級高下，以便這個……」（奸笑）  
「嘿，你知道。」

牧齋（會意）「問全真是辛苦得很。」

大鏡（急切地）「那家，在當時情形究竟怎麼樣？」

牧齋（頓首）「那家，在當時情形究竟怎麼樣？」

大鏡（頓首）「那家，在當時情形究竟怎麼樣？」

牧齋（頓首）「那家，在當時情形究竟怎麼樣？」

大鏡（頓首）「那家，在當時情形究竟怎麼樣？」

牧齋（頓首）「那家，在當時情形究竟怎麼樣？」

大鏡（頓首）「那家，在當時情形究竟怎麼樣？」

牧齋（頓首）「那家，在當時情形究竟怎麼樣？」

大鏡（頓首）「那家，在當時情形究竟怎麼樣？」

牧齋（頓首）「那家，在當時情形究竟怎麼樣？」

大鏡（頓首）「那家，在當時情形究竟怎麼樣？」

牧齋（頓首）「那家，在當時情形究竟怎麼樣？」

大鏡（頓首）「那家，在當時情形究竟怎麼樣？」

牧齋（頓首）「那家，在當時情形究竟怎麼樣？」

大鏡（頓首）「那家，在當時情形究竟怎麼樣？」

牧齋（頓首）「那家，在當時情形究竟怎麼樣？」

大鏡（頓首）「那家，在當時情形究竟怎麼樣？」

牧齋（頓首）「那家，在當時情形究竟怎麼樣？」

大鏡（頓首）「那家，在當時情形究竟怎麼樣？」

牧齋 這話有道理。

大斌 所以，我們不如趁機弄一點錢是真的。等到有了錢，就不怕下了台沒飯吃。那時，選個山明水秀的地方住下來做寓公，逍遙下半輩子。這還不夠快活的？牧老，你我那所謂時勢造英雄，如果北京不失守，崇禎不上吊，福王怎麼會做起皇帝，而我們又怎麼會東山再起呢？

牧齋 (附和) 這來說，北京倒是丟得好，崇禎丟倒是死得好。

大斌 一點不錯。現在左良玉打起「肅清逆側」的旗號，明明指的是我們。萬一他真的打進南京，你我不是都落在「肅清」之列？那虧福王昏庸，我們還能駕馭他。如果換了什麼太子，那就礙手礙腳，諸多不便。這個混水撈魚的買賣是不行的了。

牧齋 (點頭) 哈哈哈哈哈。

大斌 所以說在怕的不是清兵，倒是上江的左兵。清兵來了，大不了讓個皇上。寧個皇上不要臣子？可左兵來了，你我的官兒就不保了。我們寧可君臣都死於清兵之手，也不能死在左良玉之手。與其讓左兵來，倒不如讓清兵來。我而且要用清兵來殺左兵！

牧齋 (震帽) 這究竟未免不大好意思。

大錢 這算什麼稀罕！這是天救！

牧齋 天救？

大錢 你聽一聽罷，現在時勢危險，皇上天啟主權者，我們馬老爺的官是奉諭，不

牧齋 不聽罷！

「馬子一身衣，有官馬可及。」這話是至理名言。快佩錢袋！

大錢 (指袋洋汗) 你快往外面裏去如何？

牧齋 (怔住) 這可怎麼去過關呢！

大錢 有什麼困難嗎？

牧齋 有的是。不過——也太無聊！

大錢 且說來聽聽。

牧齋 (吞吞吐吐) 南京城有段民謠：「督督多似狗。職方滿街走。相公只愛錢。皇

帝似喫酒。」其實，這沒多大意思……。

大錢 不成話！不成話！

(如是悄悄自水樹出。)

如是 本來不成話嘛！現在——土地愈小，官兒愈大；郡縣愈少，官兒愈多；財賦愈



書僮（欲啓齒，又不敢聲張）夫人！

如是（轉身）做什麼？

書僮 老爺不在嗎？

如是 在裏面會客。

書僮 是。（欲下）

如是 你有什麼事，告訴我呀。

書僮 是。外面來了兩位客，說是從江北來，找老爺和夫人的。

如是 是怎麼樣的客人？

書僮 兩位陌生的堂客，像是從沒來過的。

如是 有名姓嗎？

書僮 沒有。她說，老爺夫人一見着就知道的。

如是 是誰呢？那位堂客長得怎麼個模樣？

書僮 瘦瘦的瓜子臉，苗條的身軀，個兒不高也不矮。另外一位，像是跟來的老媽。

您不見她們？

如是（猶疑未決）你去請她們到園子裏來罷。

書僮 是。（下）

（如是也眼到月洞門口停步。）

（女人手履蹀躞的聲音自遠而近。）

女聲 如是姊！

如是 （瞥見來人）小宛妹妹！

（董小宛已經從曲徑上走出，王媽隨後。如是迎前擁抱，拉她走到樹下。）

小宛 姊姊，你沒想到我來得這不快吧？

如是 我知道你會來的，不過想不到這不快。剛才錢大人把冒公子的信給我着。我們

正預備派人到江邊去打聽呢。

小宛 （指王媽）這是我從家鄉帶來的王媽。（對王）你向錢夫人請安。

王媽 （請安）錢夫人。

如是 你下去歇歇罷。

王媽 是。（退）

如是 紫雲沒來？

小宛 本來想帶她來的，因如走得匆忙，什麼東西也沒帶，所以留她在看家。（頓）

錢大人呢？

如是 在會客。你們冒公子不是一塊兒來的嗎？

小宛 來了。

如是 (四處張望) 人呢？

小宛 他找吳次尾去了，一會就來。

如是 吳次尾還在南京？

小宛 是的，很秘密。據說他為避人耳目，輕易不露面。

如是 怪不待人家都當他失蹤了。你知道，陳定生現在被押在鎮撫司衙門，候朝宗也

逃到江北去了。

小宛 李香君也不在南京嗎？

如是 嗚，別提了。打皇上登極以後，天天在宮裏唱戲喝酒，又派了太監到各州縣挑

選美女，鬧得天翻地覆。就是秦淮舊院裏出色的幾位小姊妹，不是逃的逃，嫁的

嫁，就被強迫拉進宮去。有一天，拿了幾十個姊妹和清客進宮串戲。李香君因為

從前得罪了阮大鐵，直到如今還被留在宮裏。

小宛 一別幾年，南京就變成這樣！橫波姊妹還好嗎？

如是 好當然很「好」！她隨着龔芝麓住在北京；李自成破了北京，龔芝麓便投降

李自成；後來清兵把李自成撞跑了，他又投降清兵，現在是多爾袞部下的紅人

了。



小宛 想不到時波這聰明能幹的人，也拿不定主意。

如是 就因為太聰明，所以才太顯眼前。

小宛 一個人捨不得舒服的日子，自然隨波逐浪，容易被利誘了。

如是 積波當初看中蕭芝麓在北京做大官，才嫁他，說穿了就是虛榮心。

小宛 近來你有没有接到她的訊息？

如是 還是去年甲申三月十九日以後，龔芝麓來過一封信，說是他本想為明朝殉節，但是爲了積波，祇得屈節偷生。

小宛 還不如乾脆講爲了他自己。這種厚臉皮的男人，虧他還是讀書人！

如是 這些事就是讀書人最拿手？

小宛 那也不能一竹竿打一船人。

如是 哦，對不起，這是不能一概而論的。像我們冒公子的文章氣節，我很佩服。先

前聽說你們要來，我是又喜歡又害怕。這幾天風聲不好，玩鬍子吃了敗仗，無名火處處發洩，表面雖沒什麼，暗地四處紛紛奪人。你關照冒公子格外謹慎纔是。

小宛 怪不得許多喉門帶下了閨，我們還是從後鳳門進來的。

如是 你們一路上的情形怎麼樣？

小宛 我們兩兵，士氣大都很好。揚州一帶打得很厲害。不過高傑的部下却不戰而退。

紛紛過江逃命，被吳鴻遠灌殺了上萬人，其餘的竟投降了清兵。

如是 你說鎮江的宋師提督鄭鴻遠嗎？

小宛 正是他。他非但按兵不動，而且還率營中女兵安插，快好啞天。這簡直是亡國的叛黨！叫人痛恨不痛恨？

如是 (歎息) 好才你不居南京。這一年來就是痛心的苦事多着呢！不去管它吧！(信步走到水榭階台) 妹妹，你怎麼遠遠，告訴我自從你同一團難民蘇州之後的事。

小宛 那次掌廚師掉幫忙，我還沒向你道謝呢！(納福)

如是 (作擺扶勢) 不敢當。你還不知道我大人爲了你親自到蘇州料理規劃，五天之內還清一切債務。(吹哨) 你們倒窩意，先走了！

小宛 妹子這次來，就是特地登門道謝呀！

如是 (翻個地) 這跟小嘴真會說！「新人進了房，婦人招過牆。」我早知如此，當初才不費那份氣力！

小宛 (撒嬌) 同你好好說，你不信！

如是 (玩笑地) 瞧你做了新娘子，還脫不了小孩脾氣。別吹小嘴啦！這樣不好看。冒公子看見會不喜歡的。

小宛 (忍俊不止) 缺德！

如是 一花公子，你怎麼就鬧心了？

小宛 （無以自白）誰敢你這說！

如是 問正話。一花公子待你好嗎？

小宛 （含羞點頭）

如是 總算我没選錯人吧？

（冒辟疆在月洞門外一路嚷着：「小宛」，踉蹌走入園內。）

辟疆 小宛！（看見如是）噯，錢夫人！（施禮）

如是 冒公子，多時不見了。你怎麼來得這樣晚？

辟疆 我在文昆那裏談了許久。你們知道江北戰事失利，揚州前天已經破了！

小宛 （大驚）破了！我們在路上怎麼一點不知道呢？

如是 這樣快？

辟疆 而且史閣部陣亡，知府同知也都殉職了。

小宛 （大驚失色）呀！

（大驚失色）呀！

據說府、道、州、縣都換了新官。揚州破城之後，清兵大事屠殺，光由各寺院

焚化的屍首就有八十多萬，其餘投井上吊和波擄失蹤的還不算。

如是 這話怎麼住嗎？

謝道 當然要住住。江北難民觀心道。

如是 我不信高州會這等不住。

謝道 你見，古國英雄學他沈括便，移帳上江接成宜良至，天下長江就是這一帶，千  
萬空營。史國軍不下過五千人，學高良却是空軍之先，在如謝道，他如何  
不接心道！

小童 那鴻遠前日還說他打孫虎，打孫虎江的軍民曾幾曾會提提！

謝道 那鴻遠早他早說了！

小童 跑了！

謝道 孫虎那場工夫，沒等收入過江，就將船出海去了。

小童 少，這話，真真不住！

謝道 本來這新軍託沒一個靠得住的！

如是 (情急) 幾大人恐怕還不知道這消息呢。

謝道 他在朝裏，不會不知的。

如是 我去問問他。

(如是正擬出月洞門，牧齋與大鐵駢肩緩步上。如是祇得讓開一旁，由錢阮走

路。

辟疆 進去進去！（下）

（冒董瞥見阮來，急回就河承帶。錢既才預說話，並奉江堂及此，物就極神後竊聽。）

大鍼 就這不辨。馬福爺的意思，牧老起點動靜的時，時大性收信起之說也。因這這個

辨法。至於弘光那倒混小子，讓使學在試裏，噴在頭就女人去罷！哈哈哈哈！

牧齋 時勢如此，到也祇好委曲求全了。

大鍼 這是機密大事，可別宣揚出去。

牧齋 周公不必介意。知道了。

大鍼 （拍胸肩）將來局面變更，你我都是這個了。（豎起大拇指）

牧齋 鄙人一定追隨於後。

大鍼 （得意忘形）哈哈哈哈！

（不提防的，如是衣褂後穿出。錢既大吃一驚，然又急作鎮定，若無其事的样子。）

牧齋 你怎麼會一個人待在河邊？

大鍼 我當是誰？原來又碰見夫人！

如是 你們可曉得揚州已經投降了嗎？

牧齋 (驚慌) 揚州？你還是揚州

大鍼 (故意不動聲色) 這是你料中麼？

如是 還是意料中麼？

大鍼 (鄙夷地) 支可法如何能打呢！

如是 文閣部都降了！

牧齋 (悲憤地) 文閣部！——都降了！

大鍼 (胸有成竹) 牧老何怕大驚小怪！

牧齋 (恐懼地) 這樣說來南京的……

大鍼 就照剛才的計識而行！

(冒董這時忍捺不住，氣冲冲地殺水粉肉奔來，剛走到欄杆，錢牧齋已經望見，忙走過去招呼。阮大鍼看見冒辟疆忽然一怔，手足不知所措，想避開，踟躕了一會，畢竟爲他打體面起見而留著不去，同時臉上也裝出坦然的样子。)

牧齋 辟疆，你們賢夫婦幾時來的？

辟疆 (下階與錢拱揖) 老伯，小姪剛來一會。

小宛 (上前請安) 錢大人萬福！

牧齋（作勢）看起來！

如是（因爲忍耐，頓頭，舉袖拭淚），我這公子，眼小兒，已經說了好一遭話啦。

俊齋（失迎）請坐。

牧齋（不覺）不識！

俊齋（看見是鐵三，帶笑）我來打聽一下。（指阮）這位想你聞名已久，就是當今

兵部尚書阮圓海大人。

俊齋（覺得不識）久仰久仰。

牧齋（摸首）他就是我從前和你說過的江西第一枝二的風流才子，曠世寶世兄。

大鐵（好事）我從好像曾聽見過的。是嗎？

牧齋（服來你問久已相識？

大鐵（又問）唔，我從前，似乎不曾見過的。

大鐵（還從前笑）我們忘記了，有兄弟來好嗎？

大鐵（冷冷地）聽聽，就聽。

牧齋（驚訝）怎麼？西書房來？

大鐵（陰險地）我想有幾句話和爾兄奉談。（扇眼掃小宛和如是）

牧齋（摸摩地）如是，你等小兒到上房去休息，待會留他們在花園吃便飯。

如是 妹妹，你跟我來。

小兒 (不放心地) 辟疆。

辟疆 你同錢夫人進去。

大鍼 (如是屏小兒手自水盥下。小兒頻行連連目注辟疆、大鍼。)

大鍼 (自負) 想不到在南京又能會見冒兄。

辟疆 (似理不理) 唔……也算是幸會！

大鍼 (轉向牧齋) 狀老，我說天下事真料想不到，石頭也有翻轉日！

牧齋 (莫知所以) 唔，唔。國公的意思是——？

辟疆 (不耐煩) 阮先生有事見教，請痛快的說罷！

大鍼 (換了一副刁滑的面孔) 冒兄從前爲了什麼「清流派」的魏大中和我之間有點

誤會。後來魏大中竟然在北京投降流寇，也做起官兒來了。不知道這位正人君子的所謂氣節，所謂忠孝，現在到那裏去了？

辟疆 阮先生忽然在我面前提這些話幹嗎？

大鍼 你從前不是和那一班人結黨，攻訐過我？

牧齋 這種事早已過去了，爾公何必舊事重提呢！

大鍼 我今天倒並非有意和冒兄爲難。既然萍水相逢，不妨順便談談。



辟疆 如果有意爲難，我並不怕。

大鏡 我知道你恨我，可是我並不在你一般地恨你。我佩服你的官做，更佩服有更多的人氣量。

。老實說，我很愛你的才學，也佩服你的人品。倘若冒犯你的心緒，要時極明，肯在我門下屈就的話，目前正是國家用人時，我願做第一冒犯你心緒的罪人。修。不知冒犯的意——？

辟疆 (笑) 哈，哈，禍福由天。我們救社的同志是從來雷聲不震，威武不能屈的。

我既然身在南京，決不逃天。你想怎麼對付我，就怎麼對付我。隨你隨便！至於「屈就」二字，原壁奉還！(作勢)

牧齋 辟疆，你放和氣點！

大鏡 何必這樣動火，我又不是和你吵架？

辟疆 我並沒要和你吵架，是你先來和我找岔。你既這樣大言不慚，這豈不是屈就我。他降賊，這是他個人的屈就，不要臉，與救社大異其趣。他一個人的行爲，並不代表我們大夥。再說，秦皇復社中間，也並不一定要人人認錯，除了大言不慚之外，其他的敗類也還有。(自收)

牧齋 (漸惡，俯首)

辟疆 所謂清流的幌子並不是醜陋的牛皮。我們不但觀察一個人的過去，還要留意

他的將來。我們不但聽他親的話，還要看他做的事。一個人拋棄了過去的光榮，真是可惜的。

大鐵（冷笑）：你，什麼清流，什麼氣節，無非是幾負虛名，死出氣而已！

辭強 這話是誰講？

大鐵 幾年前，的時候，你們所謂清流的那位列頭要，就被你們排擠出去。可是你們雖然空許心，口也舉濟國事。當流寇進了北京，烈皇帝以身殉國，而死文武百官從明者寥寥幾。死觀死節的范雲文、倪元璐、李邦華、許直這些大臣中間，也並無一個是你們東林復社的好漢。

辭強 你忘了死難的不但有特跡的大臣，更多的是沒沒無名的老百姓。我並不因為是「東林復社」而各藩門戶之見的私心。要知道，東林復社固然有硬漢，也有敗類；非東林復社雖有賊類，却更有硬漢。祇要有轟轟烈烈能與日月爭光的子孫，不都是國家的光榮嗎？

大鐵（羞怒）：既大鐵不是存心作歹，不過你們所謂清流一定要拒人千里之外，非我如鐵。故我有什麼辦法？

辭強 在這國難存亡的兒，我們自然應該比除成見，捐棄舊嫌。專心憂國，尚恐來不及，那還敢互相視同仇呢？你們執政以來，就該廣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一

面而行，與民共難。可是我們所聞自見的事實，却是天天在翻案，時時在想報仇，不斷的排斥忠良，魚肉百姓，起用一批賤官，大行賄賂，刮地皮，發橫財，縱容靡色，騎驢淫佚。這難道也怪別人棄絕你們嗎？

大鍼（俯首無言）……

辟疆 你們自己反省，有那一樁事對得起國家，對得住百姓？朝堂與外鎮不和，朝堂與廟堂之間又不和，外鎮與外鎮的心鬥角，互相水火。一天到晚，自己人和自己人鬧。豈子的侵犯，反而視若無睹。這個朝廷如何好得了！

大鍼 辟疆，你不能這樣說話！

辟疆 國家危急到這步田地，老伯還安禁止我開口。哼，等到敵人過了江，要開口也奈不反哩！

大鍼（自圓其說）我……我們的意思也並非如此。

辟疆（冷笑）方才你們聽說揚州失陷，反而幸災樂禍。總有一天，敵人教你們要笑笑不出，要哭哭不得。那時悔恨就太遲啦！

（大鍼和牧齋被說得再也無辭以對，互作苦笑。）

（小宛和如是神色慌張地引了李香君從水榭內奔出。）

小宛 香君，這邊來。

如是 大抵全在這兒呢！

大抵忽然看見香君，倒為憾事，我死當從。

牧齋 香君，你出來啦！

大鐵 你怎麼會出來的？

小宛 你們大姊還在做夢呢？

牧齋 怎麼？

如是 情形已經變了！

辟塵 說什麼？

小宛 香君剛從長廊出來，你問問她吧。

牧齋 (拉香君) 到底出什麼事？

香君 (喘氣不定) 我一口氣跑了許多路。讓我定定心吧！

小宛 來不及了，你把剛才告訴我們的話，說給他們聽呀！

如是 你讓她定下神說。

大鐵 宮裏出了什麼事，你快說！

(小宛拉香君到石凳上坐下。)

香君 昨天下午我們還在宮內演戲，皇上和幾個太監坐在地上還好好地一邊飲酒一邊

看，正高興的時候……

大鍼 (扮話) 皇上難道已經

香芬 (會意) 不是這意思，到了二鼓時分，來了一個司夜太監，向皇上鬼鬼祟祟地

大鍼 (扮話) 說了幾句話，皇上立刻變了臉色，神色慌張的卸了座位，後來……

香芬 (驚惶) 後來怎樣？

大鍼 後來就只見皇上的影子了！

香芬 不見了？

大鍼 逃走了！

香芬 逃走了！

大鍼 逃走了！

香芬 逃走了！

大鍼 怎麼會不見了？外邊找找不到御駕的影子，就連太監也少了不少，武官們

都嚇得，連皇上的告示，才知道皇上已經帶了太后妃子和四五個太監跨馬打聚寶

門出城逃走了！

香芬 這如何是好？

大鍼 這……這怎麼逃教也不知道呢？

香君 直到此時，文武百官恐怕還沒一個知道的呢！

大鐵 呀，怎麼也不先說一聲就跑了！

府廳 御駕出城到那裏去了呢？

香君 有說在城裏，有說去雲霄，又有說去太平投於金符功，種種傳說不一，不知究竟

香君 香君

大鐵 馬大人呢？

香君 沒聽說。

大鐵 糟透了，糟透了！

狀齋 關公，這……怎麼好。

大鐵 (哭喪着臉) 這……叫我怎麼辦呢？這潭小子說也不說一聲就溜走了，豈有

此理！

(破聲驚：繼以人聲鼎沸，騷亂雜沓。)

(天更陰晦，恐怖氣氛籠罩一切。)

(攻城破聲。)

辟疆 破！

(眾人回顧，奔至河畔瞻望，火光遙起，破聲漸密。)

小兒 火！

書僮 水裏開火丁！

（書僮和王媽倉皇奔入報信。）

書僮 老爺，清兵已經攻城了！

王媽 （哭喪臉）不得了，開城了！

牧齋 攻城了！

大鐵 來得這樣快？

書僮 是的，據說清兵從七里橋進城，一路由法陀街衝過來，現在已經開到通濟橋外了！

王媽 大街上亂嘈嘈的，都說鞏督馬上要進城了！（哭）怎麼辦呢？怎麼……

大鐵 胸，道濟門！管真？

書僮 你聽！（下）

（敲聲益響，火光燭天。）

大鐵 這……這……（想到時勢的險惡，形勢不可，故奔奔回月洞，鍋碗翻石桌上的

珠冠還在，反跌跌了便衣。）

牧齋 圓公，那裏去？

大鐵 我有事。

牧齋 (追上去) 你不能不顧我呀！

大鐵 事到如今，各奔前程去罷！

牧齋 那末，先前商量的事呢？

大鐵 再遲一步來不及啦！我走了！（不顧而去）

(牧齋惆悵地望着大鐵遠颺而去。)

小宛 (問辟疆) 你走不走？

辟疆 走什麼？難道這是一走了事的事？

小宛 那末——

辟疆 清兵已經直薄南京城下，我們如果不趁這時衝出城門，馬上就要變為釜中游魚

了。

小宛 我們不能等死，還是衝出去的好。

王媽 衝出去？怕走不掉呀！

辟疆 現在從小路衝出去，也許還來得及。等回到如皋之後，聯合李侍郎和許總兵，

號召四鄉沿海一帶的鹽灶兵，一同起義，江北一帶還能保全得住。(面深憂色)

祇是一路上危險萬分，小宛恐怕吃不來苦，與其將來半路難捨了你，莫如你暫時



跟從他的這些日子，以後我再沒法接你。小兒，你以為……？

小兒 公子說得對。兒則處處以國事為重，兒女的私情為輕；何況一家都待賴公子，公子對宗王膝下的負擔，比我重要得多。爲了我一個人要牽制公子的行動，非但無益，反而有害。

辟塵 那末，你終爲什麼到我家裏暫住些時？

小兒 不過，這地方我實是不願待。公子你聽憑我去別那裏；誰說人海茫茫，有緣不怕也會爲難。我祇要是活着，一定會着公子回來；否則……（悽然）

如是 買公子，快些去罷！一起走罷！

辟塵 要次短馬，就安決死。（捋錢）老伯，您……？

牧齋 （避避）走開！……誰許你！

小兒 公子，你只管走，別顧那末許多了。我一個人的好辭，果真有什麼不測，那末狂瀾萬頃的大海，就是我的葬身之地了。我和公子雖不能言平好合，此後天上人間但求長相見便了！（悽然語不流聲）

李香 買公子，您不能丟下小兒歸掃一個人！

（破聲。）

辟疆 好，死，我們也一塊壯烈的死吧！（礮聲更密）事不宜遲，香君，你也和我們現在找吳次尾，大家同去江北，探聽侯公子的下落去。

李香 （堅決的）我一定去！

小宛 錢大人，如是姊姊，你們究竟怎麼呢？

牧齋 （茫然）我們？（直覺地拿起如是道留在石桌上梳妝用的剪刀）

如是 （詫異）你這是幹嗎？

牧齋 （膽怯地）我這剃頭。

如是 （愠怒）沒出息的東西！

辟疆 走罷！再會了！

（在猛烈的礮火聲中，辟疆、小宛、香君和王媽一行人匆匆奔下。）

（礮聲更近更響，街上人聲喧嚷。）

（牧齋在樹下徘徊，如是緊躡其後，躑躅徬徨。）

如是 相公，老實說，你的主意打定嗎？

牧齋 （躊躇）唔……唔……（望着天空歎氣）咳！

如是 （突然拉着牧齋走向河畔）相公，我有一句話。

牧齋 你這是什麼意思？

如是 相公，清兵已經兵臨城下，眼看南京就要破了。我們愧不能執干戈衛社稷，但是取義全節，與城俱亡，却是我們現在的責任。

牧齋 (面有難色) 這何必呢？

如是 你怕，是不是？

牧齋 (更窘，畏縮後退) 你——

如是 古語說：「死有輕於鴻毛，亦有重如泰山。」何取何求，你自己去選擇吧！你

錢牧齋怕死偷生，我柳如是倒不惜一死報國。(奮身欲投河)

牧齋 (急攔阻) 如是，你不要傻——

如是 (愠怒) 不要攔我。這秦淮河就是我葬身之地。你想去圖功名富貴，請自便罷！

(如是躍水，牧齋從後抱住。如是掙扎，吵鬧，奮力擺脫牧齋牽扯，飛步身縱投河，牧齋搶救已不及。)

牧齋 如是！如是！如——是！

(礮聲，火光，人聲，風聲交織成一片。)

(牧齋悵惘地站在河頭凝視飛逝的流水。)

(聲息，靜默，庭園中但餘淒涼的鷓鴣對啼。)

幕下

## 第四幕

南都陷落之後，一時的名公鉅卿，或降或逃。弘光被俘北狩。馬阮同奔浙江，先投方國安，後卒屈服迎降，而結果仍不免被戮身死。冒辟疆在籍曾與義軍守城抗清，不幸失敗亡命，奔到海鹽，節張氏家，經年始返里門，從此隱居水繪園，忠貞自勵，不仕異族。

轉瞬已經七年了。（清順治八年辛卯，即魯王監國六年，永曆五年）但是幾年來，明朝的皇裔才遺忠臣義士，依然在各地抗敵不屈。張蒼水輔弼魯王監國；瞿式耜佐永曆於肇慶；鄭成功自隆武敗後，受明封延平王，在南澳起義。這時，張蒼水和瞿式耜都先後在舟山桂林殉節了，永曆移蹕南寧，明勢一蹶不振，而青室印在中原建立起來強大的統治基礎。

南明一輩有氣節的文人，顧亭林周遊四方暗圖復國，黃梨洲隱居教授數徵不就，王夫之隱石船山，閉門著述。四公子中隊定生侯朝宗均歿，方密之出家為僧。辟疆的意興益覺闌珊寡合，便在這國亡家破的隱痛之下，和他的衷心伴侶董小宛，在冷落的家園中度着寂寞的歲月。

這是如皋冒辟疆家，一間精緻的書齋，如今略現殘破，正面六角形窗洞的上面高

懸着「影梅盃」三字篆體橫額，一副「月緣雲客常行綫」一風爲吹花不忍江」的聯聯，分懸左右。右邊一扇門是進出內室的孔道。窗左一門直達外面庭園。自此門起向左直到舞台的邊緣是一排朱紅欄杆，淺翠色的竹簾垂到地面，欄外種植了無數梅樹，爛爛的花萼在春風裏微笑，陽光把橫斜的梅枝疏影投射在垂簾上。從梅叢裏也許可以望見遠處的楊柳堤岸和城堞。

書齋內的陳設：倚窗，在窗與門之間有一張橫放的長畫几，几上置瓶梅及筆硯。小几上一具茶壺，文火細烟的在煮茗。近欄杆處，在適當的地點，分置著一些茶几，石鼓凳之類。畫几後面是一座書櫥和古玩架。

暮啓時，烏雀嚶鳴，春光爛媚。街上傳來賣花聲，和以貨郎聲，洋溢遐邇。畫小宛正伏畫几，對瓶梅揮毫，低詠「梅花曲」，不時注視茗壺，吹噓鼎鑪中炭火。

經過幾年來亂離的顛沛，她顯然是頹頹許多，可是淡裝素服卻也掩飾不了她秀麗的姿容。生活在勞頓憂患之中，使她那纖細的身體更形羸弱，於是可怕的癆瘵便來向她侵襲，但是爲了倔強的個性，也許更重要的是爲愛護丈夫，不願使他爲她這不治的病症分憂，她始終掩飾着，不肯在人前過份透露自己的病弱。這是她精神與肉體上最痛苦的事；雖然冒辟疆對她的摯愛，却是她這一時期——在人世最後的彌留期間！——唯一的安慰。

小宛 (唱) 兀豔爭春儂不羨，

一生頂戴祇梅花。

獨標高格棲巖谷，

自抱幽香避水滌。

水繪園中侶，

心跡正如它。

懷谷佳人甘澹泊。

郎原高士厭紛華。

生如舍垢甯祈死，

國已蒙羞詎念家。

微生雖短暫，

大節不能差！

少時，冒辟疆悄然走上，手持書卷，對立小宛身後，靜觀她濡毫繪畫，默然不發一語。小宛初猶未覺，偶一回首，蓦地瞥見，不免吃了一驚。

冒辟疆在國變後，傷時憂世，使得他少年時的豪放熱情已經變成陰鬱深沉，兩鬢添了幾絲華髮，頰下也長了一撮鬚鬚，但仍不失其清瘦飄逸的神韻。

辟疆 (打趣地) 唱得好！你幽雅得很，一個人倒在這裏畫畫兒。

小宛 (擲筆) 嚇得人家一跳，不聲不響的走了進來。

辟疆 讓我看看，你這幅梅花畫的怎樣了？

小宛 (掩畫) 不許你看，人家畫得好好的，都被你打斷了。

辟疆 我偏要看。(奪畫) 好，畫的真好，枝幹兒和花朵配得橫斜有致，就像是你們家鄉鄧尉山的梅花，要是把這幅畫兒掛在外面這一片梅樹林裏，恐怕還分辨不出誰是真花誰是假花呢！

小宛 (笑) 瞧你這個說法！

辟疆 小宛，你一個人在畫畫兒，不覺得寂寞？

小宛 我就是取的這裏清靜。筆底下的萬點梅花，就像是有無數的花魂從紙面上攢出，來陪伴着我，我一點也不寂寞。

辟疆 來，我替你題上款罷？

小宛 誰要你題款，我早題上了。

辟疆 (看畫) 哦，倒沒留意。但走，你滿了換日子。今天走羊卯年正月初二，題款

寫上水滸五年元旦後一日。(舉筆題字) 小宛，我昨天請你校的那本全唐詩集呢？

小宛（許作驚慌狀）糟了，不提我倒忘了！

辟疆 怎麼？

小宛 我這丟在花園太湖石上。

辟疆（急）怎麼，偷來的珍珠古書，你竟這樣不當心把它丟了！

小宛 怎麼辦呢？

辟疆（情急）教我怎麼賠人家呢！（欲入園尋覓）

小宛（笑着從書架上抽出兩本書來，朝辟疆面前一揚）找着了！你瞧這是什麼！

辟疆（喜）啊，你故意騙我！

小宛 我現在當面繳卷，再丟了可不管。原本不但已經校過，還抄了一個副本。

辟疆 你真神！

小宛 人家一宵沒睡，趕着替你抄的。

辟疆 寫的真道地，這一手小楷曹娥碑，就是讓三右軍自己再寫，也寫不像。

小宛 算了罷，剛纔沒挨你罵就算好的。

辟疆 來，我認個錯，倒盃茶你喝。（取盃待斟）

小宛 不，這個現成的主人給我飲，我請你喝盃茶。（斟茶遞辟疆）

辟疆 我不滿。



小宛（持盃親承辟疆脣邊）這是新摘的芥片茶，你最喜歡的。

辟疆（推辭）還是你自己來罷。

小宛（愛嬌地）我要你喝嗎？我親手煮的茶，你不喝我就整壺潑了它。

辟疆 我喝，我喝。（咯啞一口，被沸茶燙了舌）好燙的茶！

小宛（點笑）這纔活該！（拍手）

辟疆 你這刁妮子，真壞！我打你啦！（戲搥小宛）

小宛（閃避，咯咯的笑着）你打，你打！（故以身就辟疆，以背向之）

辟疆（鬆了拳頭，抱住小宛，擰轉其身，面面相對，用手掌輕輕地批擊其頰一下）

你再學刁！

小宛（伏辟疆胸前啾啾……）

（紫雲捧菜餌上。）

紫雲 這是夫人昨天過年新做的秋海棠露蜜糕，公子請嘗嘗。

辟疆（對小宛）你身子不好，爲什麼還自己下廚房去忙？

小宛 這還是去年採的海棠花，用蜜漬起來的，你看顏色香味一點不變。

辟疆 我跟你談正經，自己保重身體要緊。紫雲，替夫人把披風取來。（紫雲下）自

從南京出來，一路逃難到鹽官，到海陵，你也真夠辛苦的了。前年我一場大病，

一百多天不能起床，你不願自己的病，也不怕寒冷著熱，整天整夜坐在藤籬旁邊，伺候着我。這百多天，你僅僅搥了一張破蓆子，睡在我身邊。天冷的時候，你怕我凍着，緊緊地擁抱着我；天熱的時候，你又怕我受暑，不斷地替我搥着。我病痛的時候，你不怕累的撫摩着我。我在床上翻身的當兒，你又怕我滾落地，拿自己的身子擋護我。凡是病人所想到的，你都細心的想到了；凡是病人所沒想到的，你也都想到了。你担心我的病，可一面却溫存的安慰我，求我寬心去調養。

小宛

（泫然）辟疆！

辟疆

（勾起苦難中的回憶）小宛，你還記得我們在鹽官，城裏每日都殺死不少人，

半夜在我們窗前好像聽見怪慘的鬼哭神嚎，我正有病，又冷又餓，你貼住我的背心坐着，緊緊握着我的手，靜靜的聽，那種淒涼慘澹，我至今還深深的記得。你

說——

小宛 我說：「假如日後僥倖生還，我和你放棄一切，直往物外，做個遺世的方外之人罷。」

辟疆

我們現在總算做到了。這個眼前的世界不屬於我們的了。我們曾經為國家盡了力，又盡了心。可惜我們的人太少，城破了，守城的弟兄們都死難了。轉眼就是七年。這七年來，馬士英阮大鍼投降了韃子，也終不免一死；張蒼水和瞿式耜兩

位先生，忠心扶保魯王監國和永曆皇上，在浙東和桂林抗敵不屈，聽說也都先後殉節了。我們從前的一班朋友，吳次尾早盡忠了，陳定生侯朝宗也都不在了，方密之據說已經出家了。（感慨萬端）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生！

（紫雲持小宛披風上。）

紫雲 夫人，您的披風。

小宛 （傷感地沒步走至欄杆）辟疆，我受不住，我……（痛哭失聲）

紫雲 夫人，王媽講，她的男人王差官一會兒有樁事要來看您。

小宛 ………

（小宛疾步走了下去，迎面撲風，嗆咳連發，紫雲趕前為披上披風，由辟疆扶

掖入內。）

辟疆聲 小宛，你怎麼了？招了涼，快進去躺一會。

（小宛啜聲，漸行遠。）

（紫雲回棧地望着他們的去影，迴身反付，將茶具、風爐、香碟、筆、硯一一收拾好。）

紫雲 唉，夫人也真是的！

（紫雲正擬抹茶具風爐下，王媽領着她的丈夫，一個老年的解差「王解子」同一

個憔悴可憐的中年婦人「朱氏」從園外走來，站立在門口探首窺望。

王解子，一個和善仁厚的老頭子，爲了生活的逼迫纔來幹這份爲虎狼作爪牙的縣衙解差。他還懂得「良心」，又相信着「善有善報」，在可能範圍內，很情願行個方便，避積陰陽。

朱氏是許義士（德海）的未亡人，一個幽嫻靜淑的中年婦人，丈夫的死難，使她感覺人生前途的黯淡。在封建社會中常有這樣一種矢志守節孤苦無援的弱小靈魂。

王媽 紫雲，夫人呢？

王解子 請問董夫人在家嗎？

紫雲 夫人剛還在這兒的。您就是王差官吧？有什麼事？

王解 我就是縣衙門裏的王差官，（指朱氏）這個女的要找夫人。

紫雲 請坐一會兒，我替你們斟兩盃茶來。（入內室）

（王解子獵奇似地眼睛，獨自四週張望。）

王解子 好一片梅花呀！踏進這屋子就聞見滿屋子的香氣，到是不壞。（回顧朱氏）

你也坐一坐。（瞥見盃几上畫軸，仔細端詳着）——「永曆五年元旦後一日！」

啊！（呼喊着）紫雲，紫姑娘！你快出來！

王媽 你又叫她有什麼事？

(紫雲恭恭上。王解子一手拉着她的袖子，將畫指給她看。)

王解 你們好大胆！

紫雲 (微溫) 恭都給你潑了一地。你這樣拉拉扯扯的幹嗎？

王解 這是什麼朝代啦！如今是大清順治八年了，你們還在這裏瞎寫什麼永曆不永曆。

。今天幸虧碰着我王差官，要是遇上別箇，就是金銀元寶，升官發財的路子，你們老爺的腦袋還得搬家。

紫雲 (恐懼) 王大爺，您——您——

王媽 當家的，你別這樣裝樣了！

王解 (笑) 放心。我說過，我不是那種人。要不是爲了窮得沒辦法，誰願意辱着險吃這碗牢什子衙門飯。話雖這麼說，可也是上頭的命令，只求能交得了差，喘上不喘下，我也樂得行個方便，大家都是自己人。

紫雲 王大爺，您是好人。

王解 你這小妮子真機伶。你們冒老爺是一條有血性的好漢，我知道；不過如今世界變了，朝代換了新的主子……唉，還說些什麼呢！

紫雲 是，王大爺，您請坐一會，我進去就來。(順手捲起畫軸)

王解 見了夫人，你就說許德薄的女人來找她。

紫雲 知道。(急下)

王解 (回過頭望朱氏) 你也真命苦。許德海先生俗成了頭，你還得發配充軍。你一個孤身女流，這幾千里的路，也不知要教你受多少苦，受多大罪。

王媽 你真囉嗦！

朱氏 (啜泣不語)……

王解 別傷心了吧。徒哭也沒用。誰教你丈夫那末不通氣，好好的在家裏教館，忽然發起瘋，在自己胸口刺上「不愧本朝」四個大字。這還不夠，又在臂膀上刺着什麼：「生為明人，死為明鬼。」這好了。有一天脫下衣服洗澡，給人歇見了，往官府一告，你丈夫這下果然做了什麼明朝的鬼啦！

朱氏 王大爺……

王解 那般識時務的讀書人，早已隨機而變，刺了頭，戴上了頂子，可憐你丈夫真不曉得把書本讀到哪去了！

朱氏 (哀求) 多請大爺行個方便吧！

王解 呃，別的也許辦得了，這個可真没法想。不用說我當差人的辦不了，就是如皋縣縣大老爺也做不得主。這是皇上的聖旨呀！閒話少說，我們在外邊也不宜耽擱太久，一會你見着夫人趕快就回我回去。這是我私下裏通融，可不能讓外人知道。

朱氏 謝謝大爺行的方便，我待會說完幾句話就跟您回去。

(紫雲出。)

紫雲 夫人有點不舒服，請許太太進去談。

王解 那末，我放心你，你跟她去找夫人，我在此地候着，可別耽擱太久哩！

朱氏 我知道。(隨紫雲穿綠林向去)

(王解子圍坐畫几旁，見盤內菓餌，取而食之。)

王媽 沒見過世面的，曉嘴曉成什麼樣子！讓人家看見了纔好。

王解 我馬上要出遠門的人，你少跟我鬧。你曉得我正有一肚皮的心事。你別惹我吧

王媽 老頭子，你又在發什麼傻氣？

王解 管我！

王媽 瞧你昨晚回到家以後，便獨自個埋着頭喝悶酒，醉醺醺的蒙起被子躺下，通夜也沒合上眼，一句話不講，祇是唉聲嘆氣的。你到底什麼事那末心神不定的？

王解 (遠遠地走開) 你別管我！

王媽 (大聲) 喂，老頭子，你中了什麼邪，發的什麼癩呀？

王解 這不是你們婦道人家能明白的事。你進去！

王媽 我不明白？不要看輕我是婦道人，家不懂事，你有什么麼事，且說將出來，我也許能替你出個主意。

王解 你能替我出個主意？

王媽 (點頭) 唔。

王解 算了，少開玩笑了！

王媽 誰跟你打哈哈？你說呀！

王解 你想，剛才那女人的丈夫許德海是明朝的一條有血性的男子漢，落得這般下場，教人看着怎麼不難受？這回他老婆被發配充軍，偏偏換着我的差，教人怎麼忍心呢？

王媽 這是朝廷的王法，你能怎麼辦？

王解 (急) 所以我說過對你講是白饒！

王媽 急什麼，你心想怎麼辦呢？

王解 我想一個弱女流，從來沒出過遠門的，這回發配到幾千里路外，不是半道兒累死也得病死。聽說她肚裏還懷着一個遺腹子，這一家姓許的忠臣不是絕了後？

王媽 你佩服這姓許的忠臣，想要替他留個後代，免得斷絕香煙。我想也不難，只要

有法子解脫他的老婆不就行了。



王解 說得容易，教我開脫犯人，放她逃走？

王媽 這倒不必。你只要找到一個人替代，不就行了？

王解 笑話！那裏去找人替代？我又沒多要個把小老婆，你進了我家門，也沒養過半個兒女。

王媽 放心，眼前就有的是。

王解 誰？

王媽 (感動地)當家的，我願意成全你的義氣，我情願代替這份差事，跟你一塊走。你……你願意去？這話當真？

王媽 我們幾十年的老夫妻，活也活夠了，就是死也死得啦。人家能挺起胸脯去，我們就連這點活罪也挨不了，還算是人嗎？

王解 你不是說玩笑罷？

王媽 誰和你玩笑！

王解 (感動)想不到你也會這樣明白大義。我許下的願，總算你替我還了。(人語聲)好，讓讓去告訴他們。

(正說話間，小宛和朱氏恰已攜手自梅林徐徐而來。紫雲跟在她們後面。)

小宛 (對朱氏)你不要太難過，事到如今，只有望開一步。王差官人很厚道，這

一路上總不會虧待你的；再說，他的女人跟我多年，大家總算有點交情，我開照他好好照顧你。至於這裏許先生的後事，我們自會替你料理。

朱氏（抽咽）多謝夫人。

王解（上前打聽）夫人！

小宛 哦，你們來得正好，我正有一件事要重重的拜託二位。

王解 夫人的意思我們已經明白，剛纔小的家女人對我說，她情願代許義士的家眷發配遼陽。

小宛（驚訝）什麼？

王解（指妾）她願意跟我一起發配。

小宛 是真的嗎？

王解 真的，你告訴夫人。（慫恿其妻）

王媽 我當家的說的是真話，這是我心甘情願的。

小宛 你要知道充軍可不是兒戲？

王媽 小的也知道充軍不是玩的事，可是這末做纔對得起自己的良心，纔對得起前些年守城而死的那班同鄉老首姓纔對得起我們的祖宗。

朱氏（淚痕勁得呆了）王太爺，王嫂，你們不必這樣，受苦受難都是我應該的。

我不是怕，我是一肚子的罪呵！（哭）

王屏 小的這幾年味着良心吃粒子的飯，心裏有說不盡的苦楚，今天也該讓我們在天老爺面前直起腰做個人吧。

王媽 （情感衝動的匍伏在小宛面前）請夫人成全小的一番志氣。

小宛 （連忙攙扶王媽）我成全你好了。許嫂子，你的許先生並沒有白死。你看，有這許多好百姓願意替你充軍發配呢。

朱氏 （深切地感動，哭泣流涕，撲倒王屏子夫妻面前，喪跪於地）謝謝兩位恩人的拯救！

王屏 不敢當！

小宛 時辰不早，你們快回去收拾收拾。王媽，就請你立刻裝裝改扮起來。你這樣走，我真捨不得你。

王媽 我是這幾年眼看見老爺和夫人受苦受難，不肯投降，我也想學個好榜樣呢。

小宛 （感動地握王媽手）王媽！

王屏 就這樣辦，我們待會再來辭行。（對妻和朱氏）我們先回去收拾收拾罷！

（王屏子夫婦與朱氏同走出簾外。）

小宛 你們請等一等。(跑向欄木，折了一枝梅花)這枝梅花是我送給你們的。你們都曉得我最喜歡梅花，我喜歡梅花的性格，它的清高，它的雅淡。梅花也正像是你們！(遞梅花給王解子妻)

王媽 謝謝夫人的好意。

(王解子夫婦與朱氏同下。)

(小宛凝眸依依的望着他們。)

紫雲 夫人，您請進去罷！

小宛 紫雲，我想起，早上你還講有個和尚昨天來過，說今兒要再來看我們嗎？

紫雲 唔。那個和尚講有甚麼會公子或者夫人。我問他是不是化緣的，他講不是。看神氣他跟平常和尚有些兩樣。

小宛 我今天不好，改天再見他罷。(咳嗽，體現不支，微蹙，紫雲忙走上扶持)

紫雲 夫人，您可真得自己保重點，今兒的氣色不大好，手掌心真發燙呢！瞧，臉上也燒紅了！

小宛 (喘息)不怕的，我的老毛病也慣了。

紫雲 不成，您為什麼不愛惜自己的身子？祇顧着別人，就不顧自己！何苦呀！

小宛 (驚和也)紫雲，我的好妹妹。你跟了我一輩子，難道還不明白我的心腸。人

活在世上是應該替別人做事的。要是人人只顧着自己的死活，那末只要與自己有利，什麼事都可以幹了。那些昧了天良的人，不就是爲了自己的功名富貴升官發財，去幹那毫不顧廉恥的勾當嗎？如今國家敗亡了，老百姓可還是自己的手足，能夠多替一點忙，總算多盡一份心。（黯然）至於我的病，我自己也知道——

紫雲 您病得這樣凶，恐怕連公子也不必真清楚。

小宛 好孩子，打心眼兒我就是不想讓他明白呀！

紫雲 爲什麼呢？

小宛 妹好妹，你還年輕，也許要你明白這些還早。一個女人真心愛了一個人，會對她死心塌地的，一點兒也不自己留下。你會不會說我這是癡話？

紫雲 我不敢說夫人的話不對，可是我總不懂得您的意思。

小宛 我盡我的心力來殉公子。公子活着，我雖死，也猶如活着。假如公子不幸死了，我活在這國亡家破兵荒馬亂營中，有什麼意味，我的心又將寄託給誰呢？這不和我死了一樣嗎？（悽惻地）妹妹，你大了慢慢會明白的。

（辟瘟上。）

辟瘟 小宛，別太累了，圍子裏風大，你的身子受不任。我已經替你配藥煎好，去喝吧！

小宛 不要緊，我覺得出來走動走動可以散散心。

辟疆 (關切的) 小宛，你總是不聽話。

(這時，忽然廊上有人一路嚷着：「大哥」，一個尖頭尖腦的瘦個子跟着直闖了進來。這是辟疆的遠房族弟冒磐，如皋縣的一名師爺，卑鄙陰險，不高於鄉里的地痞。他擺着八字步，慌來慌去，迎面對辟疆深深一揖。)

(紫雲下。)

冒磐 大哥，久違了！

辟疆 (鄙夷的神情) 呖，呖，好久不見了，請坐罷！

冒磐 不客氣。(還是站着)

辟疆 坐着好講話呀！

冒磐 (諂笑) 大哥您請坐。(等辟疆坐定，才半個屁股搭在椅邊上)

辟疆 怎麼好久不上門哩？

冒磐 (吞吞吐吐) 呖呖，……這一向小弟的事情稍為多——

辟疆 哦，是衙門裏面公忙呀？

冒磐 (欠身) 沒什麼，沒什麼，還不是照舊混混。嘿，嘿，……吃碗閒飯而已。

辟疆 (看冒磐衣) 你這身衣服倒蠻漂亮，帽子上的頂子亮晶晶的。唔……很好看，

大約值不少錢吧？

冒磐（窘態）這個……

辟疆（奚落地）哦，你如今是僱了官了！唔，架子也不錯。

冒磐（更窘）……

辟疆 大駕光臨，到遠兒來，敢是貴上縣王公又有什麼指教嗎？

冒磐 唔，不敢，縣王公今天幸起親自過來拜訪大哥的，因為……因為……

所以……

辟疆 那裏，那裏，我不過一介草野寒士，豈敢勞動縣大老爺的大駕！因為……

冒磐 很少到外邊去應酬。這幾年志影家園，益發不想驚吵人家罷了。

辟疆（莫明其妙的微笑着）嘿，嘿……

冒磐（吞吐其詞）小弟……小弟今天要着大哥報一個喜訊。（向懷中摸什麼東西）

辟疆 喜訊？

冒磐（果然摸出一封信，像捧寶貝似的捧着）昨天北京有人下來，相國大人托他

帶了一封信給您。大哥請過目。（鄰王也將信遞給辟疆）

辟疆 陳名夏給我的信？（閱信）

（閱信）

冒磐 是陳相國。您這不是天大的喜訊！陳相國還教縣主公就遠送駕呢。

辟疆 (看完信沉着臉，嚴肅地站起)

冒磐 (莫明其妙，隨着起身)

辟疆 請你原封退回！教我上北京去？辦不到！

冒磐 (碰了一鼻灰，有點僵) 大哥是當今名滿天下的大名士，我們冒家的大才子！現在萬歲爺請您出馬，到北京做大官，這是大出風頭呀！

辟疆 我委是什麼待價而沽的名士，早隨一班當代的伯夷叔齊下山去了。

冒磐 (羞愧) 何必呢？……何必呢？……好，那末，今天算小弟來向大哥預為先容，改日再由縣主公登門——

辟疆 擋駕！

(紫雲上奉茶，即退。)

冒磐 (一楞，自覺無趣，却又找不出相當話題) 唔…… (沈默了半刻，轉為恐嚇的口吻) 大哥如呆這樣執意拒人於千里，小弟沒臉回去報命事小，恐怕對大哥也有所不便吧？

辟疆 (轉身) 什麼未便？

冒磐 (不提防一句話反被問住) 這個——



辟疆 笑話！

冒磐 (轉向小宛) 我說大姨子，您來勸勸大哥。

小宛 我是不会說話的人。

辟疆 小宛，你認識他嗎？他是我們姓冒的最體面的子孫，我們祖宗世世代代的積德，纔出了這樣一位出色的人才！

小宛 (止之) 辟疆！

冒磐 (這一下更覺無地自容，手足無所措，不知怎好，祇得無聊的自笑着) 嘻……  
嘻……

辟疆 (不耐煩地舉起茶盃向冒磐，意在逐客) 請喝茶！

冒磐 (直覺地舉起盃，但即刻覺得這是逐客的表示) 告辭了。  
不送。

冒磐 (走到門口，轉身，奸笑着) 看你敬酒不喫吃罰酒！(下)

小宛 (追上) 本家老爺！

辟疆 你理他幹嗎？

小宛 你對他剛才也太不客氣了。這種人又何必去得罪他。  
這種走狗走狗這對他客氣什麼！對知道廉恥的人纔說得上禮貌。

小宛 你也未免使他過份難堪了一點，得罪小人，他會狗急跳牆，什麼事做得出來。  
辟疆 我才不怕他！

（天色漸暮，風起，梅樹搖曳。小宛正迎風而立，蓦地受了寒，又嗆咳起來。）  
辟疆 （扶掖着小宛）你招涼了，進去罷。

小宛 （不住的咳嗽，可是還鎮定的微笑着搖頭）沒什麼。

辟疆 （握着小宛的手）怎麼？你的手這樣燙，你瞧，臉脹得通紅，又在發燒啦！我扶你回去。

（小宛吩咐很厲害，辟疆正扶她走到門口，紫雲從園內一路奔入，興奮地話都說不清。）

紫雲 夫人！夫人！

辟疆 什麼事大驚小怪的？

紫雲 夫人的好朋友，從北京來的一位官太太……

小宛 北京來的官太太？

辟疆 你說是誰？

紫雲 夫人一定知道的，多年不見的朋友。

（顧橫波不覺紫雲的停報，已經走到簾外梅樹前，竊笑着。）

橫波 (驚叫了一聲) 小宛妹妹!

小宛 (朝外) 誰?

紫雲 (指着蘇外) 呀，來啦!

(橫波隱身閃入綠林間匿笑，辟疆走了進去尋覓，橫波眼快卻又闖進室內，一路飄浮的笑着，辟疆跟蹤進來。)

橫波 妹妹，想不到是我來了罷!

(小宛、辟疆都突然很窘，心裏雖有點突兀卻又不便拒人無理。)

(冷場了片刻。)

橫波 (開始感覺尷尬) 怎麼啦?

小宛 哦，紫雲，藥太大來了，你怎麼不發聲?

紫雲 (恍然) 哦，我是喜歡發發聲了。這就去，這就去!(奔下)

橫波 多年不見，妹妹一向好嗎?

小宛 說來話長，這個年頭彼此的情形也都可以猜得着的。

橫波 冒大人，真是的，多年沒見，您也改了樣子，連我幾乎都不認識了。

辟疆 (感慨) 天下都大變了，人那能不變呢!

(紫雲捧了茗碗出來。)

橫波 紫雲，瞧，你也長得這樣大了。小妮子真是越長越俊。

紫雲 (天真的憨笑)

(小宛目示紫雲下場，紫雲退。)

橫波 你們如舉這個地方，真不好走。我這是去年臘月初打京裏動身的，一路坐的差班快船，原想趕到你們這兒過年，大家像南京時候的熱鬧一下，誰知偏偏誤了天

把天，教我冷冰冰一個人待在路上過年。小宛，你看姊姊對你的情分怎麼樣？

小宛 您一個人走這遠路？

橫波 是呀！

小宛 哎，大年大節您不遠千里而來，究竟是什麼好風把頭姊姊吹來的？

橫波 我嗎？一來是回南邊專心探望幾位老朋友；二來婆大人知道我同妹子感情最好，讓我辦點小差事，而且他說遠趨差事非我不行。

辟疆 什麼事？

橫波 冒大人，我們老爺這幾年因為跟您兩下音訊不通，真想死您哩！您瞧這讓我特意帶封信來！（掏信拿給辟疆）

辟疆 怎麼，又是一封信！大約也是勸我出山罷？

橫波 您既然猜中，好極了，就是這個意思，要請您馬上到北京來玩玩，不要再躲在這

家裏充什麼儲蓄說明。小宛，你們一向跟我去呢。北京的一批新派多麼熱  
情極了。

辟強（冷冷地）這個——

橫波 冒大人可以原諒嗎？

辟強 這個不勞你來考慮，我當去行之，實在不敢。我們罪窮，何苦清白。這

一層祇好辜負世人的美意了！

橫波 話是不錯。我們從前何嘗也不這樣想；不過後來就覺得這太高調。

辟強 高調？

橫波 難道你的話不對嗎？你們竟說又死的替罪人，不在此間，非以自盡為代價。

放着死罪不犯，竟替死者的命，這倒替了死者的命。但是你們說

犧牲罪者，知道這嗎？就寧死後人家替你們這死罪將，死後上你這罪上與筆，

可是你們活着的時候一點也沒享過福。這替什麼死呢？

小宛 我們不要人知道，更不關什麼好處。

橫波 唉，想不到赫赫聰明人，會這樣直腸子不通靈。人沒有一輩子替誰守節的道理

，祇求盡了自己的心，也就完了。明朝亡了這許多年，你們也守了這許多年的節

，總算盡了自己心對得起國家了。常話說石人死不能復生，顯着輝後事要緊呀！

辟疆 我們不像你那種看法。是的，我們現在的做法，既不爲名，又不爲利，在你們眼光中這的確是天下最蠢的人。可是，我告訴你，我們要想一想過去死難的大明烈士是爲誰而捨生的？他們是單單爲着姓朱的皇帝嗎？不，他們是爲了國家，也就是爲了我們後代的子孫而死的。我們生着這個時候，正要爲億萬世子孫後代留一點典型史迹。

橫波 這又能有什麼成就呢？南京的弘光，浙江的魯王，福建的隆武，廣州的紹武，桂林的永曆，這些不都一個個失敗了嗎？以史可法，張蒼水，瞿式耜他們那末有才幹有兵權的人，尚且不免失敗。你們赤手空拳，不當其位，又能有什麼辦法？辟疆 我們不怕失敗。一次失敗，終久成功。我們雖然赤手空拳，沒有兵器，但我們却有祖宗父母賜予我們的清白的身體，和天地間浩然的正氣。憑着這股磅礴的正氣，在困苦中我們也能夠咬着牙關度過！

橫波 我要不是你們的知己朋友，今天絕不多費這番口舌。從前你們不肯出來，或許爲了名義不好聽，顧忌當時的處境，我也能了解你們的苦衷。現在大局已經平定，大清一統，名正言順，還顧忌些什麼呢？妹子，別那末傻。時勢有變遷，朝代也有興亡，我們總不能餓死，一輩子不出來做事呀！

小宛（正色）橫波姊，我問你，你們在北京過的日子好受嗎？我很知道，你不必瞞

我。我相信你仔細想想也會後悔，也會漸漸的。

橫波（面現愧色）……

小宛 鞭子難道真看你們旁人嗎？這個你自己應該最明白。我不說了。

橫波（羞慚）但是——我總覺得——你們這樣太不——值得。冒大人，你在朝裏不過是一個副榜出身，有什麼功名？國家對你有過什麼恩惠？

（烏鴉噪叫，飛掠天空。）

（王解子夫婦和朱氏收拾完畢，從花園曲徑出，站向門口。王媽穿戴圍衣襟搭，朱氏穿着常服。）

王媽 大人，我們上路去了。

小宛 你看他們：她的丈夫許義士生前不過是一個布衣老百姓，有過什麼功名？國家

對他有過什麼恩惠？然而，他卻知道什麼是廉恥！王解子不過是一名差官，然而他們夫婦卻懂得什麼是大義！橫波姊姊，讓我最後一次這樣親熱的稱呼你，你有沒有感到一點慚愧？

橫波（羞愧的俯首無言）

小宛（轉身取銀子給王夫婦）這裏有些銀子，送你們路上零化，那表我一點敬意。

王解 不，我們雖只剩幾根筋骨，却靠得硬氣。

辟疆 (豎起姆指) 好漢，大明的百姓要是人人都像你們，我們還有重見天日的一天！小宛，把酒拿來！(小宛取酒具出，辟疆爲王解子夫各斟一盃) 來，這盃酒是大明朝忠臣烈士的血液，大家乾盃。

(王解子夫妻和辟疆小宛同乾盃。)

王解 (悽愴的) 再見！

王媽 老爺，夫人，我們走了！

(鴉噪。)

朱氏 (對王) 恩人，你們好走，我真對不起你們。

小宛 你們這一路上自己好好的保重，我不遠送了。

辟疆 (一揖) 祝你前途珍重！

(辟疆小宛依依不捨地目送着王解子他們的去影。)

(橫波內心疾漸，逕自奔了出門，愴哭失聲，掩面而去。)

小宛 (追進一步) 橫波姊姊，你哪兒去？

辟疆 她後悔了，由她去罷！

(木魚聲，間以人語問答聲。)



紫雲聲 公子和夫人都在家。

男聲 好極了，我總算不虛此行。

紫雲聲 打這兒走。

(人聲漸遠。)

男聲 (嘆嘆) 辟疆！

辟疆 誰？

(一陣嘻笑聲中，紫雲領方密之張魁官上。密之僧裝袈裟，滿面風塵之色。魁官作道士裝，背負布袋，扶一拐杖，蹣跚走上。)

密之 辟疆！

辟疆 (一怔，旋轉笑容) 密之，是你呀？

小宛 (同時地) 方先生！

紫雲 這還是昨天來過的那位大師傅。

魁官 還有我這個小道。

小宛 (喜) 魁官，你現在嗎？

魁官 因為不肯投降，我也出家了。

小宛 好極了！

密之 你們想不到我會舉罷？

辟疆 密之，你不是出家做了和尚，怎麼又下山的？

密之 我現在仍舊是個和尚呀！（笑）

小宛（笑）你這個和尚六根未淨，怎的又跑到紅塵裏來了？

密之 我是特地來看你們的。

辟疆 密之，你到底是真做和尚，還是假做和尚？

魁官 出家那還有假的？如今許多人不做和尚，其大明朝寧罷。

辟疆（興奮地）魁官，我想不到你也是有心人。

小宛 大家坐下慢慢談。這些年頭，你們怎樣過的？

辟疆 這我倒要聽聽看。

密之（坐）唉，真是一言難盡！

小宛 紫雲，別傻站着，快斟幾杯茶來！

紫雲（高興地）我也想聽聽呢！

（密之站起，小心翼翼的四外窺探。）

小宛 不怕，這裏沒有外人，你說下去。

密之 自從丙戌那年，永曆皇上在學慶登極，我茫茫萬里奔赴行在，受封為東閣大學

女，你這一個保民，反復大明天下。誰知李成棟亂朝綱，營私樹黨，鴟梟專淫，再行討伐，不肯用命，竟敢不出朝廷。翟式桂翟相國，束手無策，力不從心，後來竟被賊黨所劫。我就乾心灰意懶，看破一切，入山爲僧了。

辟疆

（惋惜）翟相國真是大明朝的老臣。

密之

幸而這姓劉好，我可以暫時放開手，趁機雲遊四方，結合一班仁人志士，重整

旗鼓。如今，上蒼保佑，大明的國運未終，永曆皇上駐蹕在安龍府，號召各路兵馬，分道出師，李定國克復桂林，叛賊孔有德投火自焚死了，殺得鞭子大敗。劉文秀逃兵四川，四川百姓紛紛響應，一連收復了重慶敘府，吳三桂聞風而逃，退到保甯去了。

辟疆

那末，大明的江山可以光復了！

魁官

當然的。而且，鄭成功已經受封爲延平王，在高澳起義勤王。天下大事正有可

爲，只等各路大軍反攻過來的時候，這裏江南一帶潛伏的人馬再起來響應外合，是不難把鞭子趕出關外去。

密之

我們正是奉了延平王的密詔，來請你出山的。

辟疆

請我出山？

魁官 冒先生，您一定要去纔行。

辟疆 (回顧小宛，窺伺其意) 小宛，你說怎麼？

密之 小宛，你要教促他跟我們去。

辟疆 (猶豫地) 小宛，你說——？

小宛 大義所在，辟疆，你自然該去處置。

辟疆 何是你呢？

小宛 你不要顧慮。

辟疆 我如沒去了，那末以後，——

小宛 你不要想的那麼多。以後的事我會辦的。

密之 辟疆，你不能再猶豫了！你不能再這樣消沉下去！

辟疆 我不是消沉，我恐怕是受傷的鳥兒，再飛不上天哩。

小宛 你吳大膽，一切有密之先生在，還怕什麼？你看，連魁官都有勇氣，你難道

辟疆 (愾決，對密之，昂然地) 好，我跟你去！

魁官 這纔好呀！

(小宛啣，拭畫几角，忽啞鮮血一口，暈路於地。

辟疆 (驚) 小宛，怎麼了？

(見大書，紫雲屏應急扶小宛坐椅上安息，小宛漸漸甦醒，暗自羞屏顯。) 小宛 不要害怕，這是我的老毛病，一會兒就好的。

(紫之見狀，於心良不忍，意欲躊躇。)

(魁官也識機，暗索紫之袖，耳語，進對步欲下。)

紫之 小宛，你進去歇着，是我來了把你的病又勾起，我真誓不任你。屏顯，我們改天再談罷。(欲去)

小宛 (掙扎強起) 不，方先生，我吐血是常事，你們該你們的。屏顯說定要去還是去去的。

魁官 那不，我還有事，先走一步了。(下)

紫之 好的，你進去。(對小宛) 可是，你身子不好，他不會捨得擄逼你，一個人走的。我們以後慢慢長計議吧。

紫雲 夫人，您別開口了，休息休息去。

小宛 屏顯，我問你，是我一個人重要呢，還是國家大事重要呢？

屏顯 (難色) 這個當然是國家——(吁嘆) 唉，你為什麼一定要這樣說呢？真難死我了！(傍後)

小宛 (喘息着) 屏顯，你千萬不要以我為念，你要因為我說不走，那是我害了你，

我要以爲千古的罪人。我決不是虛情假意，我的話要一打心照見說給你的。現在天誅地滅！（劇烈的喘氣）我可以立刻死在你面前。

辟疆 辟疆，你這是鬧着，密小宛病倒了再來看。（坐下）

辟疆 （內心痛楚）密之，我可以跟你走！

小宛 （喜）這纔對！

辟疆 我比坐牢和度日的功名富貴無緣了，我這貪圖什麼？不過，這老國家大帝，未

我所存，義不容辭，我是要去的。使我放心不下的。（睜視小宛，無限纏綿）

密之 （舉步走向廊外）辟疆，我們報國的途徑還多着，你不一定非去不可，祇求大

家各盡其心，各盡其力，無論在朝在野都是一樣。涸轍之鱗，相濡以沫，不如相忘

於江湖吧！（悽絕）我去了！

（魁官拔步飛奔上。）

魁官 （緊張地）不好了！

密之 什麼事？

魁官 大街上站了許多差人，聽說是衙門派來抓我們的。

小宛 （驚）抓人？

辟疆 他們怎麼會知道的？

(警雲急下。)

魁官 一定是走漏了風聲，方先生你趕快溜罷！

密之 辟疆，我看你趕緊跟我出去避避鋒頭。

辟疆 (堅決地) 不，我不走，我這時走到哪兒，他們也會找到我的。密之，魁官，

你們是箇中人，要逃就快逃，他們不一定會認識你們。

小宛 方先生，你曾經做過兩方的康閣大學士，他們抓了你去，一定不會放鬆你的。

而且，要是不幸你被捕，那進的事情誰去担承呢？

辟疆 (對密之) 假如果被捕，至多是一比，倒不關緊要。如果不幸你被捕，也死了，那關係就太大了。

小宛 方先生，這不是個人任比的事，你要為國珍重。

辟疆 (強曳密之走向側門) 你打這個門出去，有一條胡同直通後街，那裏不會有人

注意你們的。

(為蹄聲，門外人聲沸騰。)

(密雲走報。)

密雲 公子，奉家老爺帶領許多差人來拿人了。

(從側門，人聲嘈雜，闐以提門聲。)

聲音

姓官的在家吧？叫他出來！

辟疆 好，他們現在是專爲拿我的。你們更可以放膽的走罷！（強推方張二人自側門下）

小宛

冒磐這廝來尋仇抓人了，你避一避罷！

辟疆

（鎮定地）我在這裏等着，看他能奈何我？

小宛

你這樣會吃眼前虧的，犯不上和心人鬥氣，你走罷！

聲音

滾開！

（冒磐率衙役甲、乙、丙、丁排闥直入，兩廂植立。）

冒磐

（指揮衙役拘拿辟疆）就是這個人！

小宛

（挺身上前）住手！憑什麼你們敢拿人？

冒磐

（掀起面孔）我們奉令提拿叛逆。

辟疆

誰是叛逆？

冒磐

你不奉天清的正朔，窩藏匪類，陰謀叛亂。以爲我不知道嗎？

辟疆

冒磐，你跟我同是姓官，又同是中國人。背叛國家的不是我，正是你自己！你

這無廉恥的東西！冒家竟出了你這敗類，真是祖宗的羞辱！

冒磐

沒多說的，帶了走！



(衙役撞辟疆，小宛紫雲均上前攔阻。)

辟疆

(挺胸而出) 你們不要攔着，我跟你走好了。再信我的話，就……

冒馨

(吆喝) 走!

小宛

(上前) 你們莫抓他，抓我去好了。

冒馨

(推搡) 不關你事，走開!

(衙役欲鎖辟疆，小宛執住辟疆單袖不放，被衙役猛推仆地。)

小宛

哎喲!(踏地，吐血，暈厥)

紫雲

(扶起小宛) 血!

辟疆

呀!

紫雲

夫人! 夫人!

辟疆

小宛，小宛!

冒馨

(改了一副奸詐的面孔) 你瞧，你把她嚇壞了! 你怎麼這何好呢? 一對好好的夫妻，不就這樣拆散了? 你惡心由她去死吧? 我看你還是聽我的話，一塊兒

上北京去，升官發財都由着你。

辟疆

(不語) ……

冒馨

(刀潛地) 大哥，你又何必這樣逼我死? (對天) 塌了你自己，也害了大城子

。仔細想想，心裏上不上？

辟疆

……

冒磐

(假意慫恿)來，把冒先生鬆綁！

小宛

(新甦醒，噙淚不已，從地上掙起，怒斥着)冒磐，你自己不顧廉恥，還要拖人下水，我罵你這喪盡天良的狗！(掙起，被冒磐一脚踢倒)

辟疆

小宛！(對磐)你這狗！(揮拳擊之)

冒磐

(被毆，怒極)抓起來，抓起來！

小宛

(對磐，怒目切齒)你好狠心！

辟疆

(衝役綑綁辟疆，與辟疆相持。)

小宛

(喝叱)住手！

小宛

(力就辟疆)辟疆，讓我緊緊地握住你的手吧。(伸手，辟疆緊握之)我們再

親親。

(淚珠滾滾，落在辟疆手背上)

辟疆

你要好好的保重。

小宛

(嗚咽)我——我——

辟疆

你要怎麼？你說呀！

小宛

(強自掙扎着起立，沈痛的向辟疆訣別)辟疆，我進了冒家門九年，上下內外

，沒和一個人糾纏過嘴。九年的清福，九年占盡，也九年折盡了。九年來我不死於  
盜賊，不死於次兵，不死於奔波流離，今天會死在你的懷裏，我總算幸福，總算  
滿足了。（一口鮮血濺在辟疆的衣袖上，流如入昏迷狀）

辟疆（哭音）小宛，你——不能夠——！

紫雲（哭）夫人！

小宛（微弱的聲音，哀怨的依許着）你們不要傷心，笑呀！（強顏為歡）

辟疆（不能自持的哭了）呀，我的——小宛！

小宛 辟疆，你扶我到欄杆前，讓我看一看這片燦爛的春光！（辟疆扶她邁步走到

欄杆前）

（風吹得很緊，梅花陣陣的飄零了。）

（梅花吹落在小宛的衣上，她拈起一朵花拿給辟疆。）

小宛 這是一朵可憐的飄零的梅花，你把她帶了走，看見花就如同見着我罷！（把花

插在辟疆的襟頭）

辟疆（悽絕）小宛，我會永生永世記起她！

小宛（突然精神亢奮，夢囈似的向着欄外）看，千軍萬馬又在浩蕩的奔騰，前面的

個了，後面的又繼起了！……辟疆，你抱得我緊一點，緊一點！……我不能再陪

你了，你一個人好生的活下去！你去吧，辟瘟——（撒開手）

（一陣狂風，徹底的落紅飛舞在空中。）

辟瘟（嗚唱）走！

（新戲帶幕下。）

辟瘟

小宛！小宛！小宛！（昂然下，眾衙役與冒管隨後）

（黯淡的斜陽斜在小宛淚痕斑斑的臉上。）

（暮鴉悽厲的噪叫着。）

紫雲（痛哭）夫人！

小宛 紫雲！（咳）是時候了，……爲什麼這樣快呀？……以不成了！

紫雲（扶她的手）夫人？您——

小宛 不要慌，不要去驚動別人。

（奇昏，涼風起，梅瓣飄零，落紅無救。）

小宛 我僅僅是一個渺小的人，靜悄悄地來，還是靜悄悄地去。

紫雲（竄泣）……

小宛 妹妹，你哭了？乖孩子，我替你擦乾眼淚。……爲什麼我的心跳得這樣厲害？爲什麼天這樣暗？我要看見陽光呀！我要多看一看這春光呀！（走近關門）你

記起嗎？在嘉淮河上，我們也有過這樣一個春天，但那是太遠了，太遠了……  
像一縷輕烟，輕輕地在眼前消逝了。（颼颼的風吹着）就好像看見那軍馬又在  
奔騰，前面的倒了，後面的又繼起了！（風聲平靜了）好妹妹，你怎麼了……  
你埋怨我，是不是？你幾年來陪我吃了許多辛苦。

紫雲（搔首不語）

小宛（嗚咽）有一天，公子回來，你要告訴他，好生的活下去，我看不見他了！他  
要像我活着的時候一樣的日子。我會回來的。我會化作花兒永遠陪伴着你們。  
每年的春天我都回來一次，探望你們。你們見着梅花也如見着我！（呼吸短促，  
五內崩春）辟疆，辟疆，辟疆！（緩緩的垂落頭，便這樣悄悄地去了）

紫雲（她抱起小宛，要啜啜泣，沈痛的仰首太息）夫人，夫已回來了，您怎麼却悄  
悄的去了！

（哀樂為急聲起。）

幕下



大書。體勢益留。人爭寶之。康熙三十二年卒。著有永繪園詩文集。樸業詩文集。又編其師友投贈詩文爲同人集十二卷。（清史稿陳瓌傳）

### 錢牧齋

錢謙益。字愛之。號牧齋。江尚黨無人。明萬曆三十八年一甲三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天啓元年。充浙江鄉試正考官。五年。聽劾御史崔呈秀作東林黨人同志錄。列謙益名。御史陳以瑞亦疏劾之。罷歸。崇禎元年起官。不數月浴振磨事禮部侍郎。會推閣臣。謙益慮禮部尚書溫體仁。侍郎周鍾儒並推。則名出己上。謀沮之。囑其門人給事中龔或邦言於王維翰。指體仁。廷儒以成基命及謙益等十一人列上。先是。謙益主談浙江時。所取士錢千秋首场文。用一朝平步登青天句。分置七義結尾。爲給事中顧其仁舉發。謙益先何知。即具疏劾奸人徐孫元徐時敏偽作關節。撞騙得賄。下刑部鞠訊。時敏保元皆達成。千秋逾年踏至。亦爲遣。謙益奪俸。至是。鍾儒追論謙益賄賣關節。不當復職。廷儒亦言會推石莊公。主持者止一二人。餘皆不敢言。即言孫元取禍于謙益引罪。遂謫職下法司獄。以謙益自發在前。不宜坐。體仁復言獄詞出謙益手。詔下九卿科道再勘。乃坐杖論贖。千秋荷絞死。十年。常熟人張漢儒許謙益貪肆不法。

巡撫張國維。巡按路振飛交章劾其寃。乃下刑部逮訊。謙益嘗爲大監王安作碑文。爲  
司禮曹化淳所知。及獄。急奏救於化淳。化淳時見信任。自請  
按治。刑覺漢儒。且發覺仁他罪狀。仁引疾罷。獄乃解。謙益削籍歸。十七年。流  
賊李自成陷京師。明臣史可法呂大器等議立君江寧。謙益陰推戴潞王常滂。與馬士英  
議不合。及福王由崧立。謙益懼得死罪。上疏頌立英功。士英乃引謙益爲禮部尚書。謙  
益復力薦閻黨。爲阮大鍼等訟寃。大鍼遂爲兵部侍郎而憾東林。仍不時。會捕獲妖僧  
大德。欲引謀立潞王事。查詠東林諸人。謙益亦獲焉。士英不欲興大獄。乃已。順治  
二年五月。豫親王多鐸定江南。謙益迎降。尋至京候用。三年正月。命以禮部侍郎管  
秘書院事。充修明史副總裁。六月。以疾乞假。符旨馳驛回籍。令巡撫按視其疾痊  
具奏。五年四月。鳳陽巡撫陳之龍擄江陰人黃毓祺於通州法寶寺。搜出偽總督印及悖  
逆詩圖。以謙益嘗留毓祺宿其家。且許助資招兵。入奏。詔總督馬國柱逮訊。謙益至  
江寧。許辯。前此供職內院。避沐恩命。圖報不遑。况年已七十。奄奄餘息。動履藉  
人扶掖。豈有他念。哀籲問官乞開脫。會首告謙益從逆之盛名儒。逃匿不赴質。毓祺  
病死獄中。乃以謙益與毓祺素不相識定讞。馬國柱因疏言。謙益以內院大臣歸老山林  
。子姪三人。新列科目。榮幸已極。必不喪心負恩。於是釋歸。越十年。死於家。(

清史列傳)





狀云。所著櫻山堂集二十七卷。行於世。（輯劉城撰吳本傳歷計六奇明季南略）

### 方密之

方以智。湖廣巡撫方孔炤子。字密之。號鹿起。桐城人。明季四公子之一。崇禎庚辰進士。官檢討。甲申後隨永歷扈蹕桂林。授東閣大學士。庚寅冬。兩粵再破。以智棄妻子入山爲僧。名弘智。字無可。人稱藥地和尚。博極羣書。考據精核。著有通雅。易柳。古今性說合觀。一貫問答。物理小識。華地砲莊等書。（簡錄青史稿及永歷紀年）

又讀畫錄云。無可大師。幼稟異慧。生名門。少年舉進士。自詩文詞曲。聲歌書畫。雙鉤填白。五木六博。以及吹簫過鼓。優俳平話之技。無不極其精妙。三十歲前。備極繁華。甲巳後。雜爰受具。耽嗜枯寂。粗衣糲食。惟意興所適。或詩或畫。偶一爲之。多作禪語。自喻而已。施尚白云。予昔同無道人自蒼梧抵廬山。見其乘輿作畫。多用秃筆。不求甚似。嘗戲示人曰。若猜此何物。此正無道人得處也。（陳田明詩紀）

### 阮大鍼

阮大鍼。字集之。號圓海。懷寧人。天啓時。爲太常少卿。以魏黨忌。廟欽定逆案。禁錮

·大鉞本馬士英房師。既被廢。寄居金陵無聊。置女樂治具。日結納諸貴人。無賴子亦多爲爪牙用者。相率禁金錢。而士英從撫宣府罷歸。亦寓金陵。以同籍。旦夕從爲歡昵。大鉞因陰賊善。因事中人。自得馬而益雄也。留都防亂搗出。大鉞懼。閉門謝客。及周廷儒再相。大鉞士英同餽萬金。求復官。奪於物議。僅起士英兵部左侍郎。提督鳳陽。會南渡立國。士英思所以酬之。數荐大鉞。梗於史道鄰。又爲一時重臣葉。高宏圖姜曰廣寬欲乞休辭。歸無何。大鉞卒以兵部右侍郎起用。時謂逆案掀翻。濁亂朝政。東林之徒。幾遣一網打盡。大鉞圖興大獄。流傳有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之名。海內清流。皆入其內。是時。清師已逼維揚。大鉞以館兵部。提督江上。有言及清事者。輒以爲必無虞。且欲用清以勸左。都城既陷。士英大鉞擁兵出遁。走金華。爲紳士所逐。轉投方國安。尋降清。從攻仙霞嶺。僵仆石上死。阮嫻音律。著有燕子箋春謎傳奇刊世。(輯明季稗史初編)

### 張魁官

張魁。字修我。吳郡人。少美姿首。與徐公子有斷袖之好。公子宮南都府佐。魁來訪之。聞者拒。口出褻語。且詬罵。公子聞而拊之。然卒留之署中。歡好無似。移家桃葉渡口。與舊院爲隣。諸名妓家往來相熟。籠中鸚鵡見之。叫曰張魁官來。阿彌陀佛

魁善吹簫度曲。打馬投壺。往徃勝其曹耦。每晨朝。即到樓館。插瓶花。蒸爐香。洗  
芥片。拂拭琴几。位置衣桁。不令主人知也。以此僕婢皆感之。貓狗亦不厭焉。後魁  
面生白點風。眉樛容戲榜於門曰。革出花面篋片一名張魁。不許復入。魁漸恨。過求  
奇方澆劑。得芙蓉露。治之良已。整衣帽復至眉樓。曰花面今何如。亂後還吳。吳新  
進少年。搔頭弄姿。持簫擲管。以柔曼悅人者。見魁。輒擲揄之。駢爲詆訶。以此重  
窮困。龔宗伯秦使粵東。憐而賑之。厚予之金。使往山中販芥茶。得息頗厚。家稍稍  
富矣。然魁性僻。常自言曰。我大賤相。茶非急泉水。不可沾唇。飯非四糙之春米。  
不可入口。夜非孫春陽家通宵榕燭。不可開眼。錢財到手輒盡。坐此不名一錢。時人  
共非笑之。弗顧也。年過六十。以販茶賣芙蓉露爲業。庚寅辛卯之際。余遊吳。寓周  
氏水閣。魁猶清晨來插瓶花。蒸爐香。洗芥片。拂拭琴几。位置衣桁。如曩時。酒酣燭  
跋。說青谿舊事。不覺流涕。丁酉再過金陵。歌台舞榭。化爲瓦礫之場。猶於破板橋  
邊。一吹洞簫。矮屋中一老嫗啓戶出曰。此張魁官簫聲也。爲嗚咽久之。及數年。卒以  
窮死。(板橋雜記)

## 王解子

王解子。佚其名。會有如皋布衣許德溥者。聞揚州陷。痛哭。刺其臂曰。生爲明臣。

死爲明鬼。不肯雜髮。素布。妻當從。王適值解。高許義而無術。終夜歎歎不成寐。其妻怪之。問曰。君何爲傍徨如此。王不答。妻又曰。君何爲傍徨如此耶。曰。非爾婦人所知也。妻曰。子無以我爲婦人也。而忽之。子第語我。我能爲子籌之。王語之。故。妻曰。子高德濟義。而欲脫其妻。此豪傑之舉也。誠得一人代之可矣。王曰。然。願安得其人哉。妻曰。吾嘗成子之義。願代以行。王曰。然乎。戲耶。妻曰。誠然耳。何戲之有。王伏地。頓首以謝。(南明野史)

又許德溥事。研堂見閩雜錄載。如皋縣有許德溥者。於順治二年。避兵於鄉。因投徒於吳心田家。偶閱岳武穆傳。欣然有感。遂於胸前刺不愧本朝四字。左臂刺生爲明人。右臂刺死爲明鬼。忽一日脫衣洗澡。爲人所覘。語洩。本縣捕之。按臣具疏。即於本處正法。妻朱氏給功臣爲奴。父擬戍。吳心田擬流。鄰里擬徙。嗟呼。德溥不過廣陵一男子耳。未食朝延升斗祿。而縷形刻骨。誓以死報。豈其爲身後名哉。血性發憤。不可禁制。所謂山河之氣。日月之精。造物千鍾百鍊。而有此一男子也。爲先朝開一代生面。豈可等閒看乎。

### 李香君

李香。秦淮伎。秦淮。金陵歌舞地也。香者爲媚香樓名伎李貞麗之養女。俠而慧。年

甫十三。學歌於其人周如松。諸種傳奇。皆能得其音節。尤工琵琶詞。惟不理發。其人風調俊爽。以爲姬姬小。譯名香扇。崇禎壬午。張天如夏彝仲漸以香扇之美。說侯朝宗。朝宗方累贈南園。嘗爲其所遊。始訪香扇。既而阮大鍼食客玉將軍。日載酒與朝宗遊。香扇曰。玉將軍貧。非能結客者。公子盍叩之。朝宗固三問將軍。將軍乃屏人述大鍼語。姬有意朝宗曰。今阮大鍼爲清流所不容。以宜與陳君黃池吳君寶言其事。不得已。欲假公子解之耳。妾每聞諸假母。陳君爲人。富義。吳君亦錚錚君子。二君俱與公子善。以公子世望。何可以阮公負其至交。朝宗呼善。遂酣醉而臥。王將罕見之。快快而去。後不復通。未幾。朝宗逃難。將去。香扇爲置酒桃葉渡。歌琵琶詞送之。語之曰。公子才名文藻。才不讓蔡中郎。惟中郎有學無行。今琵琶所傳詞圖。妾而嘗晚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邁不羈。失意而去。自此妾與公子。相見無期。願終身自愛。無忘妾所歌琵琶辭也。妾亦不再歌。朝宗既去。春巡撫田仰者。恃其勢位。以三百金欲一見姬。姬固斥之。竟不往。(李香傳)

### 顧橫波

顧媚。字眉生。又名眉。莊嶠靚雅。風度超羣。鬢髮如雲。桃花滿面。弓彎纖小。腰支輕亞。善畫蘭。進步馬蹄真而姿容勝之。時人推爲南曲第一。家有眉樓。綺窗繡簾。

牙簽玉軸。堆列几案。瑤琴錦瑟。陳設左右。香烟繚繞。簪馬丁當。余常戲之曰。此非眉樓。乃迷樓也。人遂以迷樓稱之。當是時。江南侈靡。文酒之宴。紅粧與烏巾紫裘相間。座無眉娘不樂。而尤豔顧家廚食品。差擬郇公李大尉。以故設筵眉樓者無虛日。然豔之者雖多。妬之者亦不少。適浙來一僮父。與一詞客爭寵。合江右某孝廉互謀。使酒罵座。訟之儀司。誣以盜匿金犀酒器。意在遠辱眉娘也。余時義憤填胸。作檄討罪。有云。某茶本非風流佳客。謬稱浪子端王。以文駕彩鳳之區。排封豕長蛇之陣。用誘秦誑楚之計。作摧蘭折玉之謀。種夙世之孽冤。煞一時之風景云云。僮父之叔爲南少司馬。見檄斥僮父歸。訟乃解。眉娘甚德余。於桐城方瞿菴堂中。願登場演劇。爲余壽。從此摧惶息機。矢脫風塵矣。未幾歸合肥龔尚書芝麓。尚書雄豪蓋代。視金玉如泥沙糞土。符眉娘佐之。益輕財。好憐才下士。名譽盛於往時。客有求尚書詩文及乞畫蘭者。綠箋動盈篋筍。畫款所書橫波夫人者也。歲丁酉。尚書挈夫人重游金陵。寓市隱園中林堂。值夫人生辰。張燈開宴。請名賓客數十百輩。命老梨園郭長春等演劇。酒容丁繼之張燕蓂及二玉郎（中翰王式之水部王桓之）。串王母瑤池宴。夫人垂珠簾。召舊日同居南曲呼姊妹行者與燕。李六娘十娘王節娘皆在焉。時尚書門人楚嚴茶赴浙監司任。逗留居檣下。褰簾長跪。捧卮稱賤子上壽。坐者皆離席伏。夫人欣然爲罄三爵。尚書意甚得也。余與吳園次鄧孝威作長歌紀其事。嗣後還京師。以

病死。歛時現老僧相。弔者爭數百乘。備極哀榮。改姓徐氏。世入稱徐夫人。尚書有白門柳傳奇行於世。（板橋雜記）

### 柳如是

陳迦陵婦人集云。人目河東君風流蒞誕。是永豐坊底物。河東君。姓柳。名如是。初爲吳江妓。色藝冠一時。工詞翰。歸錢尚書謙益。尚書築我聞室以居之。常於鴛湖舟中作百韻詩以贈柳。有云。河東論氏族。天上閨星躔。漢殿三眠貴。吳宮萬縷連。瑤光朝孕碧。玉氣夜生元。又云。纖腰宜蹠鞫。弱骨稱鞦韆。天爲投壺笑。人從爭博癡。又云。凝眸嗔亦好。溶樣坐生憐。薄病如中酒。輕寒未拚綿。清愁長約略。微笑與遙延。柳之風神才藝。概可見矣。弘光立於南都。謙益如是並居金陵。幸存錄謂。柳冠插雉羽。戎服入國門。如明妃出塞狀云。明亡。勸謙益殉國。謙益不能從。謙益死。殉之。

### 董小宛

董白。字小宛。一字青蓮。天資巧慧。容貌娟妍。七八歲時。阿母教以書翰。輒了了。少長。顧影自憐。賦神曲聖。食譜琴經。莫不精曉。性愛閒靜。遇幽林遠澗。片石。草堂。則戀戀不忍去。至男女雜坐。歌吹喧闐。心厭色沮。意弗屑也。慕吳門山水。



蘇橋亭。小築河濱。竹籬葦舍。煙火夕者。則時聞詠詩聲。或鼓琴聲。嘗曰。此中有人。已而扁舟遊西子湖。登黃山。禮白嶽。仍歸吳門。喪母抱病。質居以楮。隨如皋冒辟疆過惠山。歷澄江荆溪。抵京口。陟金山絕頂。觀大江競渡以歸。後卒爲辟疆側室。事辟疆九年。年二十七。以勞瘁死。辟疆作影梅庵憶語二十四百言哭之。同人哀辭甚多。惟吳梅村宮尹十絕可傳小宛也。其二首云。珍珠無價玉無瑕。小字會看閨妾家。尋到白堤呼出見。月明殘雪映梅花。又云。念家山破定風波。郎按新詞妾唱歌。恨殺南朝阮司馬。累儂夫婿病愁多。又云。亂梳雲鬢下高樓。盡室倉皇過渡頭。鈿合金釵潭拋卻。高家兵馬在揚州。又云。江城細雨碧桃村。寒食東風杜宇魂。欲弔薛濤憐夢斷。墓門深更阻侯門。(板橋雜記)

黃小宛。名白。一字青蓮。秦淮中樂籍奇女子也。七八歲。母憐其幼。以書翰。教了了。年十一二。神姿飄發。窈窕妍媚。無出其右。至鍼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顧其性好靜。每至幽林遠壑。多依戀不能去。若夫男女閑集。噱笑並作。則心厭色沮。亟去之。居恆說鏡自誇其影曰。吾姿慧如此。即謝首臂人婦。猶當嗔影風隨鴉。况作飄花落葉乎。時有盲子辟隱者。名粟。如象人也。父祖嘗當顯。年十四。即與雲間黃太傅陳徵君相狎和。弱冠。與余陸陳則梁四五人。刑柱簪歷序於舊邨。其人姿儀天出。神清淑膚。余嘗以詩贈之。目爲東海秀影。所居凡女子見之。莫不慕爲貴人婦。

願爲夫子妾者無數。辟疆願高自標置。每遇狹斜。擲心費眼。皆主宜視之。己卯應制  
來秦淮。吳武尾方密之侯朝宗成向辟疆噴噴小宛名。辟疆曰。未經平子目。未定也。  
而姬亦時時假名流蕙集閣。聞人說冒子。則詢冒子何人也。客曰。此今之高名才  
子。負氣節而又風流自喜者也。則亦胸次貯之。比辟疆同密之屢訪。姬則厭秦淮器。  
徒之金閨。比下第。辟疆送其尊人乘窻東粵。遂留吳門。聞姬住半塘。再訪之多不值。  
時姬又惡器。非受磨於災炙。則必逃之龜語之徑。一日姬方盡醉睡。聞冒子在門。  
其母亦悲倩。亟扶出。相見於曲欄花下。主賓雙玉有光。若月流於堂戶。已而四目瞪  
視。不發一言。蓋辟疆心善。謂此入眼第一。可繫紅絲。而宛君則內語曰。吾靜觀之。  
得其神趣。此殆吾委心塌地處也。但即欲自歸恐太遠。遂如夢位故權舊戚。兩意融  
液。莫不舉似。但連聲願其母曰。異人異人。辟疆旋以三吳壇坫爭相屬。凌遽而別。  
閱屢歲。歲一至吳門。則姬自西湖遠遊於黃山白嶽間者。將三年矣。此三年中。辟疆  
在吳門。有某姬。亦傾蓋輸心。遂訂密約。然以省覲往衛戩。不果。某已夏。獻賊突  
破襄樊。特調衛永兵備使者。監左鎮軍。時辟疆痛尊人身陷兵火。上書萬言於政府言  
路。歷陳專人剛介不阿。逸怒同鄉同年狀。傾動朝堂。至壬午春。復得調。辟疆喜甚。  
疾過吳門。踐某姬約。至則前此一句。已爲寶霍豪家不惜萬金劫去矣。辟疆正榜復  
舉抑。無所寄託。偶月夜。鷺菴舟隨所飄泊。至桐橋。見小樓如畫圖。闌亭水滸。無

盡論摩道人。則云。此秦淮董娘。自黃山歸。喪母。抱危病。鑄戶二句餘矣。辟疆聞之。驚喜欲狂。堅叩其門。始得入。比登樓。則燈炮無光。藥鏹狼藉。啓帷見之。奄奄一息者。小宛也。姬忽見辟疆。倦眸審視。淚如雨下。述痛母懷君狀。猶乍吐乍含。喘息未定。至午夜。披衣遂起曰。吾疾愈矣。乃正告辟疆曰。吾有懷久矣。夫物未有孤產而無耦者。如頓牟之草。磁石之鐵。氣有潛感。數亦有冥會。今吾不見子。則神廢。一見子。則神立。二十日來。勺粒不濡。醫藥罔效。今君夜半一至。吾遂霍然。君既有當於我。我豈無當於君。願以此刻委終身於君。君萬勿辭。辟疆沉吟曰。天下固無是易易事。且君向一醉晤。今一病逢。何從知余。又何從知余閨閣中賢否。乃輕身相委如是耶。且近得大人喜音。明蚤當遣使襄樊。何敢留此。請辭去。至次日。姬靚妝鮮衣。東行亭。屢趨登舟。誓不復返。姬時有父多嗜好。又蕩費無度。恃姬負一時冠絕名。遂負道數千金。咸無如姬何也。自此度游暨。遊惠山。歷毗陵。陽羨。澄江。抵北固。登金焦。姬著西洋布退紅輕衫。薄如蟬紗。潔比雪蠟。與辟疆觀競渡於江山最勝處。千萬人爭步擁之。謂江妃攜侶踏波而上征也。凡二十七日。辟疆二十七度辭。姬痛哭。叩其意。辟疆曰。吾大人雖離虎穴。未定歸期。且秋期逼矣。欲破釜焚舟。冀一當。子盍踴待之。姬乃大喜曰。余歸長齋謝客。茗碗爐香。藥子好音。遂別。自是社門茹素。雖有寶雀相徵。桃使橫侮。皆假筭賄賂。以蟬脫之。短絨細扎。

貴客盈門。爲月不數至。迨至八月初。姬復孤身。與一婦從吳買舟江行。逢盜折舵入葦中。三日不得食。抵秦淮。復停舟郭外。侯辟疆聞事畢。始見之。一時應制諸名貴。咸置酒高宴。中秋夜。觴姬與辟疆於河亭。演懷甯新劇燕子箋。時秦淮女郎滿座。皆激揚歎羨。以姬得所歸。爲之喜極淚下。榜發。辟疆復中副車。而憲副公不赴新調。請告適歸。且姬索逋者益衆。又未易落籍。辟疆仍力勸之歸。而以黃衫押衙託同盟某刺史。刺史莽。衆譁。扶姬匿之。幾敗事。虞山錢牧齋先生。維時不惟一代龍門。實風流教主也。素期許辟疆甚遠。而又愛姬之俊識。聞之。時至半塘。令柳姬與姬爲伴。親爲規畫。債家意滿。時又有大帥以千金爲姬與辟疆壽。而劉大行復佐之。凡三日。遂得了一切。集遠近與姬餞別於虎嘯。買舟。以手書並盈尺之券送至如皋。又移書與門生張祠部。爲之落籍。八月初。姬南征時。聞夫人賢甚。特令其父先至如皋。以至情告夫人。夫人喜諾已久矣。姬入門後。智慧絡繹。上下內外大小。罔不妥悅。與辟疆日坐苑書園中。撫桐瑟。賞茗香。評品人物山水。鑒別金石鼎彝。閒吟得句。與採輯詩史。必捧硯席爲書之。意所欲得與意所未及。必控弦追箭以赴之。即家所素無。人所莫辨。倉猝之間。靡不立就。相得之樂。兩人恆云天壤間未之有也。申酉崩折。辟疆避難渡江。與舉家適浙之鹽官。履危穴死。姬不以身先。則願以身後。甯使兵得我則釋君。若其問我於泉府耳。中間智計百出。保全實多。後辟疆雖不死於兵。而瀕死

於病。姬凡侍藥不間寢食者。必百晝夜。事平。始得同歸故里。前後凡九年。年僅二十七歲。以勞瘁病卒。其致病之繇。與久病之狀。並隱微難悉。詳辟疆憶語哀辭中。不惟千古神傷。實堪令秦倩安仁閔擊也。琴牧子曰。姬歿辟疆哭之曰。吾不知姬死而我死也。予謂父母存。不許人以死。况襁席間物乎。及讀辟疆哀詞。始知情至之人。固不妨此語也。夫饑色如饑食焉。饑食者獲一飽。雖珍饈亦厭之。今辟疆九年而未厭。何也。饑德非饑色也。按山水者十年而不出。其朝光夕景。有以日耐其志也。宛君其有日耐冒子者乎。雖然。歷之風波疾厄盜賊之際而不變。如宛君者。真奇女。可匹我辟疆奇男子矣。(張明弼言姬董小宛傳)

## 後記

### 我怎樣寫「董小宛」

舒澧

歷史不會重演，今日的抗戰大勢也和前清的偏安之局完全不同。我們今天所需要的是堅毅的戰勝的信心，並非頹廢的山林隱逸氣。這種堅毅的自信心是可以從過去的輝煌的民族鬥爭史實中激發的。中華民族偉大的力量，正蘊蓄在文文山所謂的一存函問，費日月」的正氣，這種正氣就是我們幾十年來立國的靈魂。

明末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但是，那些志士們血淚凝成的清忠亮節，却浩然永存於天地間！他們的骸骨腐朽了，他們的正氣却三百年後依然殘留在我們這些子孫的血脈裏！

『爲國復讐，雖百世可也！』——春秋的教義是我們人人應有的信條。

抗戰最苦者在淪陷了的上海孤島兩載，目擊心傷，因而觸發了寫作這劇本的動機。

據說周信芳（麒麟童）有三齣最轟動最賣座的戲：一是「文素臣」，另一是「明末遺恨」，再一個就是「董小宛」。「董小宛」的轟動在所謂「冒辟疆闖進清宮，和順治帝爭奪董小宛」那一段，然而這一段在觀眾鬧笑中演出的喜諷情調，正是史實裏的悲劇。事實上，董小宛是未曾入宮的，如果以為戲可以不必拘泥事實，那末這樣寫的戲在意識上犯有很大的錯誤，它將戲的前部所提倡的氣節（如果皮黃劇「董小宛」有這樣的題旨的話），完全溶解了，留給觀眾的印象只是「皇帝——名士——美人」的一段傳奇似的戀愛糾紛！我們正確的處理方法，應該表現志士烈女是不可屈服的。董小宛如呆入宮，那便表示她已經投降，屈辱了這樣一個忠貞的女人，不等於自毀立場。侮辱民族的氣節嗎？這是必須消滅的毒素作用。因此，我更感覺有另起爐灶重編「董小宛」劇本的必要。

當我表示將執筆「董小宛」劇本，朋友們都極力慫恿促成此事，大約因為這是我的「家事」，我應該比外人更熟悉吧？其實，這正是使我深感難於處理的。

關於先世辟疆先生的事跡，今人儘知影梅庵憶語裏的記載，而不知在憶語之前還有哀辭。因為憶語中曾無一語道及董小宛的致病之由，所以人們便借著「隱微難悉」來妄加揣付，穿鑿附會了。其實，哀辭中於董小宛的病狀描寫得極詳盡，（從病狀斷定是痧瘵），不過其事幾乎湮沒不傳，所以很少人曉得。我曾經特地從家刻本冒氏叢

書中抄錄出來，付數字宙風已刊第十四期。同時，除憶語和哀辭之外，還有辟疆先生其他著作，如同人集，襟巢詩文集，水繪園詩文集，以及家君鶴亭先生的冒辟疆先生年譜，都是幫助我們明瞭史實的。可惜，祇有影梅菴憶語流傳最廣，徒供半瓶醋的「才子」，步武效顰，作風花雪月的無病呻吟而已！

### 三

董小宛入宮的傳說，清初並無所聞，光宣間士大夫之浮薄者，乃假為夫人入宮之說。易實甫（順鼎）氏以瑞敬皇后（姓董鄂氏）行狀與憶語合刊，是為始作俑者。其後，羅瘦公（鴻臚）和陳石遺（衍）二氏，又公然筆之於書，（考他們所依據的不過吳淞村人的清涼山讀佛詩）王夢阮氏的紅樓夢索隱復以訛傳訛，故張其說，較近的稗史小說，更加以渲染，於是真相失傳！

羅瘦公氏在寒退隨筆中云：

「吳淞村清涼山讀佛詩，蓋暗指董妃逝世，清世祖感傷甚，遊五台為僧，語甚明顯。論者無異詞，獨董妃即冒辟疆姬人董小宛一事，則冒廣生辯之甚力；蓋小宛為水繪園生色，不願為他人奪也。」

「冒辟疆亡妻董小宛哀辭序云：『小宛自壬午歸副室，與余形影儷者九年，今辛



卯獻歲二日長逝。『張明獨董小宛傳云：『年僅二十七，以勞瘁卒；其致病之由，與久病之狀，並隱微難悉。』蓋當時被掠於北兵，轉展入宮，大似寵眷，用滿洲姓稱董鄂氏，辟疆即以其被掠之日爲其亡日也。非甚不得已，何至其致疾之由，與久病之狀，隱微難悉哉？

『辟疆影梅庵憶語，追述小宛言動，凡飲食之細，器物之微，皆極意縷述；獨至小宛病時作何狀，未決時作何語，絕不提及；死後若何善葬，亦不詳言；僅於哀辭中有之：『今幽房告成，素旒將引，謹卜閏二月之望日，安香於兩阡矣。』數語而已，未可信據也。憶語中：『余每歲元旦，必以一歲事卜一籤於闕聖帝君前』至『到底不諳今日驗』一節，按小宛若是病歿，則當作停亡語，不當云：『到底不諳今日驗』之語也！

『最後一則，自『三月之杪』至『詎知真夢與詩識咸先告哉』止，當是事實，諱以爲夢耳。憶語至於此，以後蓋不敢見諸文字也。

『梅村題董白小傳詩第七首云：『亂梳雲髻下妝樓，盍室倉皇過渡頭，鈿盒金釵潭拋却，高家兵馬在揚州』，直指商傑之禍也。第八首云：『江城細雨碧桃村，寒食東風杜宇魂，欲弔薛濤憐夢斷，墓門深更阻侯門』，若小宛真病歿，則侯門作何解耶？豈有人家掘人之墓，謂其深阻侯門者乎？

「又題董君扇詩，列題後詩後，接以古意六首，亦暗指小宛，詞意甚明，編詩時具有深意。第二首云：『可憐同望西陵吳，不在分香賣履中。』第四首云：『手把定情金盒子，九原相見尚低頭』，蓋謂姬自傷改節，婉辭辟疆也。第六首云：『珍珠十斛買琵琶，金谷堂深護綺紗，掌上珊瑚憐不得，卻教移作上陽花』，則意更明顯矣！向讀梅村詩，多謂梅村自傷之作，詞意多不可通，無庸謂指小宛之爲近也。

「龔芝麓題影梅菴憶語賀新郎詞下闕云：『碧海青天何限事，難信附書黃犬，藉棋日酒年寬免；於首涼宵風露下，羨煙霄破鏡猶堪典，雙鳳帶，再生翦』。所云『碧海青天，附書黃犬，破鏡堪典』，皆互別語，不歷世亡語也。董妃之爲董小宛者，佐證甚繁，自故老相傳已如此矣。」

至於陳石遺氏在他的石遺室詩話中的引證，却喜歡選擇詩來揣測，待論與塵公仿佛，且更牽涉到紅樓夢。據云：

「有謂紅樓夢說部非寫康熙朝局，其賈寶玉因林黛玉死而出家，即隱寓此事者。紅樓夢爲閩秀必起別號，獨林黛玉以潇湘妃子稱。曹辟隱家碧峽吟爲小宛而作，每言生輝；而序云：太白之才，明皇能憐之，貴妃可侍；巨擘可奴；末又言：旦夕將侍沈香，召賦名花傾國；當此珠魂脫鞵時，猶然憶寒碧樓否耶？憶語則既

有與姬決捨之議，又有獨不見姬與數人強去之夢，恐其言皆非無因矣！」

其實，這些都是「文人雅士」的無風掀浪，羅陳二氏所懷疑的「致疾之由」與「久病之狀」明明在辟疆先生的哀辭中已經得極詳盡，懿語之續作正因哀辭古有未盡，辟疆先生自承「余素爲哀辭數千言哭之，格於聲韻不盡悉，後約略紀其概」云；可知哀辭之作實先於懿語，惜乎未能如懿語同樣普傳罷了。

哀辭序中首先有：「今幽房告成，素旒將引，謹卜閏二月之望日，安香魂於滄阡矣」一語，證實小宛夫人死後葬於如皋南郊。比照陳其年婦人集註語所載，正復符合。婦人集云：

「秦淮董姬（字小宛），才色擅一時，後歸如皋冒推官（名襄），明秀溫惠，與推官雅相稱，居豔月樓，集古今閨幃軼事，蒼爲一書，名曰奩豔，王吏部撰朱烏逸史，往往津逮之。（姬後天，葬影梅菴旁，張明弼摘陽爲傳，吳綺兵曹爲誄，詳載影梅菴憶語中。）」

還有，其年先生的詩集中，有「春日巢民先生學舟約齋游諸子過棋巢門影梅菴」之詩，自註菴爲董姬葬處。

現在且將哀辭所記小宛夫人的致病之緣，與久病之狀，以及彌留時訣別痛語，分錄於次，以了此三百年前一樁公案。——

(一)「子抱小極。神疲環應。多事少食。夙嬰驚悸。肝膽受傷。恆於春半。瘦削肌香。禍觸風寒。季夏十七。次哉沈綿。遂成痼疾。」(以上記致病之繇，由於體質素弱，又感風寒，語意甚顯。)

(二)「痰湧血溢。五內崩春。虛焰上浮。熱面霞烘。轉於扶侍。益憐慈黛。隱痛茹荼。冀終厥愛。薇苓雜投。無補真損。長夜痺感。朝起內忍。移居靜攝。舉室含悽。……初臘馳旋。刃眼一見。脂玉全削。飄姚徒倩。一息數嗽。嬌喘氣幽。香喉粉碎。糜勺不滋。火灼水枯。脾虛肺逆。」(以上記久病之狀，從病象斷定，知必係癆瘵無疑。)

(三)「滄淹除夕。痛捧心末。情海沸枯。始求利割。涕泗犯手。永訣至言。老親二子。兼育幼昆。君之一身。關係最大。勿以瑣瑣。遂為君害。我不忍死。君不可病。我死君病。誰媚溫清。微身等金。微言等箴。身不能生。言猶足存。我目如電。鑿若一線。稔共隱微。相觀冥善。所恨天折。未覩鴻昌。嶽峻海深。君恩難償。萬頃寥廓。魂去何之。儻不飄散。靈旗四隨。七尺之外。罔需一物。衣箱簪屨。耳邊誦佛。」(以上記除夕訣別痛語)

(四)「乃踰元旦。意寂聲吞。小有問答。不語銷魂。翌晨俯首。一線再訣。昨擬速去。愛根斬絕。歲端獻吉。椒筵承歡。團圓堂上。忍令撫棺。以此彌留。苦

牽一箱，求見蔭尊。即喚告曰：「泣託老母，恐增淒傷。始與邂逅，竟日相望。燈  
檠冷翠。人忽遽徂。」（以上記彌留逝世情景）

上面的引證，已足破入宮的傳說，固不待孟心史氏的董小宛考之作作了。  
孟氏董小宛考，首云：

「清世祖出家之說，世頗有傳者。其時董鄂雲妃之故後承恩，其在國史；時人目  
董鄂之譯音，定用此二字，遂頗用董氏故鄂射之，陳迦陵之所謂『董成嬌女』也  
，吳梅村清涼山懺佛詩之所謂『千里草』也，『雙成』也，皆指董鄂也；何必另  
於疑似之間，強指他人而代之？又何必於凡姓董之人中，牽及冒氏倚姬之董小宛  
乎？書之可怪，無過於此！」

這裏，孟氏指出梅村之詠「千里草」，實詠董鄂，因董鄂之與不得，而借用董  
氏之典，猶乎改粉黛之典不符，則借陳氏之典一樣，事與小宛夫人本不相涉，至於梅  
村詩：「墓門深見阻侯門」的用意，是因爲他於小宛夫人未葬辟疆先生時曾識之，後  
來既歸先生，遂不復見，及歸先生而復逝，更不能一見；所謂侯門之阻是指小宛夫人  
之生而言，墓門之深是指其歿而言。詩表本善願密，而解之者自誤之！

宋君從冒氏費言刊本體語，首云：

「夫人生天崇四年甲子，後十四年戊寅而世祖始生；又其沒時，世祖尚不大婚，

沒後五年而董鄂貴妃始册立。若設椒房儲位，旋正中宮；而爲之故夫者，敢於爲纏綿之憶語，流布海內，海內名士復從而和之，清初文網不如是其疎也。」這不但就事實上年齡的差別證明其事之必無，而且更從常情上斷定其不可能。孟心文氏的考證，也說：

「順治八年辛卯正月二日，小宛死。是年小宛爲二十八歲，景氏爲四十一歲，而清世祖則猶十四歲之童子；蓋小宛之年長以倍，謂有入宮選寵之理乎？」

由此，我們可知入宮之說實在些浮薄的「六大夫」能吃饱了飯後的「閒情逸致」，非但滑稽，而且淺薄！

入宮與否本來不是筆者作是劇時最注意的事，不過爲着尊重史實，保持劇作的結構，不得不順帶提起罷了。如果有人讀了劇本，看了演出，認爲這和世俗所聞所見的不同，那末這便是劇作者對讀者與觀眾的一個負責的解答。

#### 四

明末的閹禍曾造成政治的黑暗與腐敗。當時士大夫清流份子與陰持國柄的宦官間的衝突，始於東林黨寇顧憲成等與閹黨的對立。後來魏忠賢提督東廠，矯殺楊廷、左光斗、魏大中、等六君子，毀天下書院，榜東林黨人姓名示天下，閹官的凶焰熾烈，張，可謂登峯造極。直到天啓七年魏忠賢伏誅，清流的勢力才又抬頭。崇禎中，東林後

人多集金陵應試，辟疆先生嘗置酒桃葉渡大宴東林諸君，履影散光，稱為秦淮盛事。這時，魏閩的義兒阮大鍼恰復黜息影南鄉，一般士林便藉以為攻訐的目標，於是聯名起草留都防亂公揭驅阮。黃梨洲先生記此事的緣起說：

「先生（指陳冠生）共次尾，因草留防亂公揭。顧子方（顧采）曰：大鍼者，吾祖之罪人也，吾嘗為揭首。其次，則天啓忠臣之家，故余（言自稱）與左黨給之，一時勝流，咸列其姓名。大鍼社門，咋舌欲死。」

次尾先生本人也自承：

「留都防亂一揭，乃顧子方倡之，質之於弟，謂可必行無疑矣，遂刻之以傳。」這是復社諸子與大鍼結冤的種子，後來弘光南京正位，大鍼起用，想網羅當時一班清流，也肇因於是。當時有持重的人勸次尾先生等不要輕舉招禍，指這是小題大做，像大鍼這種落水狗又何足揭，但次尾先生看法不同，以為此事非僅對付大鍼個人，而是向那羣匿居南鄉，不畏朝廷，不畏論劾，陰遞線索，濁亂朝政的奸徒（如馬士英劉孔昭輩）下一個總攻擊。所以「挾清議以攻之，負衆力以憾之，使知名節與法紀，原表裏山河。」（樓山堂集）他很反對人們拿東漢朋黨清議的往事為戒，他說出兩者的不同，而認為那是為閹黨解嘲的說法：「正未知東漢之所以亡國者何在？而反欲易世之後，為成寧堂豎解嘲也。」（同前書）

辟疆先生與小宛夫人的結識，便在這個時期，這個機緣。「憶語」開端即記其經過。侯方陳四公子的「評議朝政，裁量公卿」也是這時候。梨洲先生南雷文定集中，有云：

「崇禎己卯，金陵解試，先生，次尾，舉國門廣業之社，大略搗中人也。崑山張爾公，歸德侯朝宗，宛上梅朗三，蕪湖沈崑銅，如皋冒辟疆，及余數人，無日不連與接席，酒酣耳熱，多咀嚙大鍼，以爲笑樂。」（陳定生先生墓誌銘）

關於鷄鳴寺阮家伶演燕子箋事，孔尚任的桃花扇曾寫過。劇本第一幕便麩續鷄鳴，隸焉阮與公揭兩事之後敘起，而借南朝金粉地的青谿河旁作背景，寫出辟疆先生和小宛夫人的初晤。憶語云：

「從免狸扶姬於曲欄，與余晤；面暈淺春，顰眼流視，香姿玉色，神韻天然，嫵慢不交一語。余驚愛之，惜其倦，遂別歸，此良晤之始也，時姬年十六。」

二次桐樓夜晤是在壬午仲春，辟疆先生訪陳圓圓未行，搥琴難遣，偶泛棹虎邱半塘，一舟過一橋，見小樓立水邊，偶詢遊人；此何處何人之居？友以雙成館對；余三年積念，不禁狂喜。即停舟相訪，友阻云：『彼前亦爲勢家所驚，危病十有八日；母死，鑄戶不見容。』余強之上，叩門至再三，始啓戶，燈光聞如；宛轉登樓，則藥餌滿几榻。姬沉吟詢何來，余告以昔年曲欄醉晤人；姬憶，淚下曰：『曩君屢過余，雖



僅一見，余母恆背稱君奇秀，爲余惜不共君盛衰。今三年矣，余母新死，見君憶母，言猶在耳！今從何處來？」便強起，揭帷帳，容視余，且移燈留榻上。諱有頃，余憐姬病，願辭去；寧留之曰：「我十有八日寢食俱廢，沉沉若夢，驚魂不安；今一見君，便覺氣怡神王。」旋命其家具酒食，飲榻前；姬輒進酒，屢別屢留，不佞去。」

五

南都朝政的腐敗，弘光的淫亂昏憤，耽於安樂，馬阮的貪婪橫行，剪除異己，都是南明自取覆滅的原因。京師流傳的民諺云：「郝督多似狗，職方滿街走，相公只愛錢，皇帝但喫酒。」實在是當時小朝廷混亂社會的寫照。這位新主「深居宮中，惟漁釣女，飲美酒，伶官演戲爲樂。修興甯宮，建慈禧殿，大工繁費。宴賞皆不以節。園用匱乏。佃練湖，放洋船，瓜儀製監，蘆州升課，甚至沽酒之家，每觔定稅錢一文，利之所在，投括殆盡。」甚至北兵南侵，江山危殆之域，依舊「召內豎五十三人，進宮演戲飲酒。醉後，淫死童女二人，乃舊院雜妓，馬阮選進者，括出北安門，付鴛兒裝之。嗣後屢有此事。由是曲中少女幾盡，久亦不復括出，而馬阮搜覓六院，亦無遺矣。」（明季南略）「內廷之上，以壘卵爲磨薪」，無怪乎「邊警日逼，而主不知。小人乘時射利，誠者已知其不堪旦夕矣」。

在大難臨頭神州沈淪的關口，這班君臣非但不思修明政治，整頓軍備，用團結的

方竟乘機運籌，光復河山，反而鬧得「朝堂與外鎮不和，朝堂與朝堂不和，外鎮與外鎮不和。朋黨易服，門戶大庭。清兵之事，置若罔聞。」以致忠直挂冠，小人批政，把明朝的命脈糊裏糊塗地斷送了。在位的孫草莽公，非但「賄賂淫淫，費官鬻爵」，而且還有一套文字的妙論：「他也說和說倭，士英曰：『和則和耳』。既而和議不成，士英曰：『不和則不和耳』。』（士英存錄）他們所說的話是一已的弁白發財功名富貴，至於「國事」，真是「管他娘的」！以這種頑固的官位主義者，士英作何能大言，母後亦能泰然出降的一直了。至於這位阮尚書，卻更說得妙。當左良玉以清軍的名，舉兵而闕，建瓴而下，他竟說：「與左氏之來，不若清來，我且用清以投左氏。」以一目視之，口出此言，居心叵測，用意可惡！這句話不愧與他的祖師社勳公公的名言：「吾嘗富貴國在也」，前後媲美！特撰集團在危難關頭出賣國家民族利益，於史例上是屢見不鮮的。當乙酉清兵直薄石頭城下的時候，皇明的勳戚文武大臣都爭先迎降了！同時呢，一個費崇和民墾入文城壩的游河死了！一個雷鳥叟自縊了！玄妙觀前的韓廷人夫婦都殉難死了！秦淮河的無名乞丐也恥於偷生投水殉國了！這些「無生如為鬼」的笨蛋中盡是「貴冑之祇」！

## 六

錢牧齋與辟疆先生的交遊始末，見之於錢氏致辟疆先生信中：

「武林舟次，得接眉宇，乃知果為天下士，不虛所聞，非獨淮海雜搗一僂人也。

他們的獲識，必在崇禎末葉江南大旱之際。信末又提及牧齋撮合兩人的經過，這是辟疆先生南嶽歸來途次姑蘇時邂逅的一段因緣。——

「雙威（指董）得脫盛網，仍是青島窗前物也。漁仲被手待古把術，僕何敢貪天功？他時湯餅筵前，幸不以生客見拒。何如？」

這在憶語，事後也有補敘：

「虞山宗伯聞之，親至半塘，納姬舟中。上坐歸舫，下及舟，纖悉大小，三日為之匿畫立畫，索券盈尺。樓船張宴，與姬餞於虎嘯。放買舟送至如皋。至三月之望，薄暮倚窗若飲於拙存堂，終傳姬抵河干。按宗伯言，雖說沈沈，始悉其狀。」

張公亮氏的董小宛傳也說：

「虞山錢牧齋先生，維時不惟一代龍門，實風流教主也。素期許辟疆甚遠，而又愛姬之後識；聞之，時至半塘，令柳姬與姬為伴，親為規畫，債家意滿。時又有大帥以千金為姬與辟疆壽，而劉大行復佐之。凡三日，遂得了一切。集遠近與姬餞別於虎嘯；買舟，以手書並盈尺之券，送至如皋。又移書與門生張祠部，為之

落籍。」

乙酉以後，辟疆先生與牧齋幾無往還，在同人集與有學集中均尋不着詩文的酬唱，大約這位老宗伯跌宕官場，也覺愧對故人。

在當時首倡迎降的「勛臣」（牧齋是南京迎降的文班領袖，武班領袖是忻城伯趙之龍）中，牧齋誠然是最不幸的一個，不但憂患餘生中數入絇縲，而且死後還遭「新主」的譴斥，連著作也被禁燬，貳臣的下場可供悚鑑！

這是乾隆三十四年六月的上諭：

「錢謙益本一有才無行之人。在前明時身膺臬任。及本朝定鼎之初，率先投順，洊陞列卿。大節有虧，實不足齒於人類。朕從前序沈德潛所選國朝詩別裁集，曾明斥錢謙益等之非，黜其詩不錄，實為千古綱常名教之大關。彼時未經見其全集，尚以為其詩自在，聽之可也。今閱其所著初學集、有學集，荒誕悖謬，其中詆謗本朝之處，不一而足。夫錢謙益果終為明朝守死不變，即以筆墨騰謗。尚在情理之中；而伊既為本朝臣僕，豈得復以從前狂吠之語，列入集中？其意不過欲借此以掩其失節之羞，尤為可鄙可恥！錢謙益業已身死骨朽，姑免追究，但此等書籍，皆理犯義，豈可聽其留傳？必當早為銷毀。其令各督撫將初學集、有學集於所屬書肆及藏書之家，諭令繳出。至於村塾鄉愚，僻處山陬荒谷，並廣為曉諭，定

限二千之內，盡行散出，毋使稍有存留。錢謙益籍隸江南，其書板必皆尚存，且別家有翻刻舊本，一一檢出，概一併送京，勿令流傳。雖此旨實為道人心龜見，止欲斥棄其書，並非要查究其言。進言中外知文！」

這書，比真牧更無恥的，却是始於恬不知恥的錢謙益。芝麓降清後，雖一再降級罰俸，然而這並不減他的官與，他竟「儼然有介事」的「耿耿」以念其故友，替主子喝采稱頌。大清臣，他竟以三番五次懇先生出任，並錄一信如次：

「老盟翁北山松綠，難以成陰，而未嘗崎嶇，終費高臥。向與百老，同其耿耿，今其洞老，尤切水夫。尚圖勸駕，比筆舌所能罄也。」（同人集）

這不但「說古勸駕」，而且有點「恐嚇信」的「派頭」了！順治三年，芝麓丁父憂，請賜卹典，被給事中孫宮諫良罵一頓：

「魯孝明朝罪人，流賊御吏。蒙朝廷拔置諫垣，儼然清卿。曾不聞夙夜在公，以答高厚；惟飲酒調歌，俳優角逐。前在江南，用千金置妓名顯眉生，戀戀難割，夢為奇寶異珍，以悅其心；淫縱之狀，哄笑並安；已置其父母妻孥於度外。及聞父訃，而欲改留連，依然如故。窮行滅倫，獨冀邀非分之典，標誇鄉里，欲大肆其武斷把持之醜。請敕部察核停格。」

又一次，在清睿親王面前與大學士馮奎爭辯，芝麓指責背負天啓，黨附魏璫，他說：

「流賊」，其信者明也，其取神器，其孽及順逆賊，竟為北城御史。」一范德祥曰：「  
豈止此輩一人。何人不曾歸順？魏徵亦曾歸順太宗！」一睿親王的曰不根病快。一人果  
自立忠貞，然後可以貴人。魯華自乞錫改，而以李載比唐太宗，可謂無恥！以此等人  
祇宜不預爵賞，何得侈口為人！」

七

關於辟疆先生納如皋守城事，史籍未載，知者亦夥。這自然是當時在異族統治下  
，士孫為國保忠之實。故爾謙其如孫的後。事情原委是這樣的：甲申三月十九煤山  
之變及軍人東歸，士孫負肉負骨進北，得別江南報，辟疆先生即與在籍的僧侶李之  
春等齊意圖兵而飲如孫等，並舉北橋和德在許文獻同眾兵事，典史王宗贊舉如孫辭令  
，傳政四鄉，諭旨大義，一而召李春等如孫等，得別台兄弟共下的士兵守城，一面傳  
魯刺的槍從兵所屬，或壯兵拒守。在清廷狀將改歸家信如高馬御軍也。此說擊殺。  
清兵於是增調德福士忠，益三洞，率領大隊，自揚州東下進剿，在淮安途中，遇義  
師魯景星以大刀抵岸。景星乃魯景星，傳七。魯台亦力竭家執不屈，罵賊而死。魯  
城如孫在逃，景星治。清兵破城之後，屠殺縣民，許大成、王舉利被殉難。辟疆  
先生於泥地中留魯之林，魯景星亡命自戕，投奔徐純香大營，並領城守，屢次反攻城  
垣，不克。魯景星陷敵陣。被俘，以囚車解北京。辟疆先生再亡命浙江海鹽，寄居張

氏家。之椿奔赴浙東行在。一段民族抗戰的血液史，於焉告終。

李之椿先生後卒死於南京獄中（順治中事）。據五山君卷集武：

「大生（之椿字）解官自浙東歸而難作。以藏明物印奉繳高流。順治六年，詔旨：『勝國初亡，人人有鼓主之心，況居官食祿者乎？凡願五年以前死者，勿作叛論。』罪既雪，即袒髮入武夷山。後中貴語禁之石城獄中，並絕粒，勺水不入口，積十四日而死。」

第四幕即接此事，寫辭職先生復登家園，貧賤不移，富貴不淫，威武不屈的事迹。並及小宛夫人之死。遺憾的是為劇本分集所限，枝葉過多，人物的支配，格局的協調，都無法使這段抗節的事跡正面表現在舞台上。

至辭職先生晚年窮困潦倒的狀況，屢見於某家書子種，家伶之事實載於辟疆先生寄子論中。改訂本為演出便利，已刪去原本序幕，而點四幕尤多增補。

## 八

在描寫人物上，我是失敗了；但於其說這劇本是以人物為中心，倒不如說我所寫的是那個時代，從每個不同型的人物和他的遭遇，反映那個時代的變動；從許多紛紜的人事和瑣碎的世態裏，綴成一幅大時代的橫斷面寫景。

寫完了，迴誦數四，一無是處；聊存作我無步寫劇中一點紀念而已。

三十一 年 歲 暮 作 於 滬 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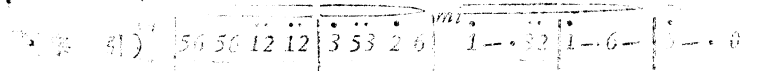
# 梅 花 曲

董小宛主题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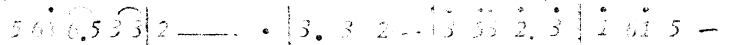
(董小宛作词  
俞樾谱曲)

(董小宛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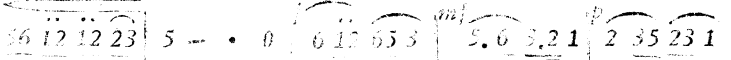
董小宛作词  
俞樾谱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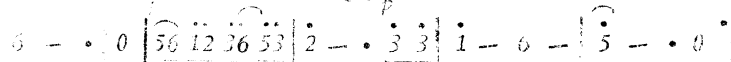
几 处 争 春 谁 不 羨 一 年 生  
能 占 佳 人 芳 洁 泊 清 原



幽 雅 只 梅 花 独 标 高 格  
高 士 廉 芬 华 生 如 含 垢



接 巖 谷 香 幽 逸 水  
甯 祈 死 国 已 家 羞 詎 念



涯 水 给 园 中 侣 心 迹 正 如 它  
家



傲 生 雖 短 蓬 大 節 不 能 差

# 郎有心

童小童插曲之一

(顧橫波唱)

(柔 靜)

調·[掛枝兒]詞

(南呂調)(4)拍

許如擘製譜

(樂引)

*mf* 5̣3̣5̣1̣ 6̣5̣3̣2̣ | 1̣.6̣ 5̣ | 5̣3̣2̣ 1̣276 | 5̣—

*mf* 5̣3̣5̣1̣ 6̣5̣3̣2̣ | 1̣.6̣ 1̣ | 5̣3̣2̣ 2765 | 1̣— *pp* 5̣ 161 | 3̣ 2̣ 1̣ 1̣

*mf* 1̣ 6̣1̣ 235 | 5̣ *pp* 5̣3̣5̣1̣ 6̣5̣3̣ | 3̣.2̣ 3̣21 | 郎有心  
1̣ 2̣ 3561 | 5̣—

姐有心 思量無處結同心

*mf* 5̣165 1̣65 | 3̣ 5̣ 7̣ | 1̣.6̣ 1̣2 | 353 2 3 1̣. | 1̣ 5̣ 0 6 |

好像雙鴛鴦 眼對子眼 眼燭 (么)

*mf* 1̣ 2̣ 6̣ 5̣ 53 | *f* 5̣6̣ 5632 | 1̣— | 5̣165 1265 |

無油空費心

5 3 2 3 *ff* | 3̣5̣2̣3̣ 5̣6̣3̣2̣ | i — | *p* 5̣ ị 6̣ ị | 3̣ 2̣ ị ị

郎 有 心  
i 6̣ ị | 2 3 5 5 | *p* 1 6̣ ị | 3̣ 5̣ 3̣ 2̣ 1̣ | 1̣ 2̣ 6̣5̣5̣3̣ | 2 —

姐 有 心 嗶 怕 人 多 屋 又 深  
*pp* *ms* *f*  
2̣3̣2̣3̣ 5̣3̣5̣ | 2̣3̣5̣ 06 | 1̣. 6̣ ị 2̣ | 3̣ 2̣ ị ị | ị 3̣ 5̣ 6̣ 5̣

人 多 船 有 千 隻 眼 屋 多 鄰 有  
*mf* *mf* *p* *p.p.*  
ị. 2̣ | 6̣ 5̣ | 3̣5̣6̣ 5̣6̣3̣2̣ | i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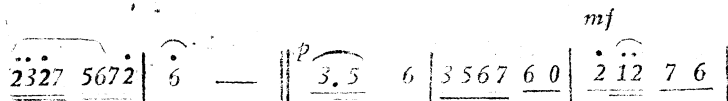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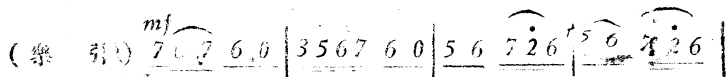
萬 重 門

# 朝 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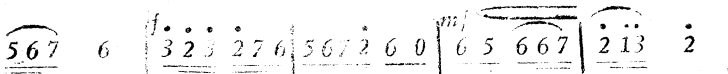
(輕 鬆)  
無射調(4B)3/4

董小宛插曲之二  
(李香君唱)

「牡丹亭」詞  
許如輝製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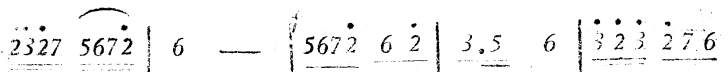


原 來 燒 紫 嫣 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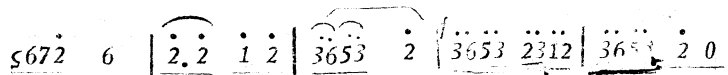


開 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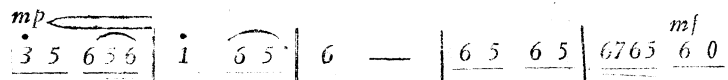
似 這 般 都 付 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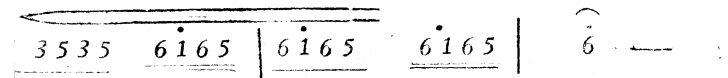
斷 井 顏 垣



良 辰 美 景 奈 何 天



賞 心 樂 事 誰 家 院



朝 飛..... *p*.....*pp*.....*ppp*.....

# 琴 曲

太簇調

董小宛插曲之三

冒鶴亭作詞

(D)絃

(董小宛唱)

許如輝配譜

(哀婉)

(樂引)  $\overset{p}{3\ 5\ 6\ 1\ | \ 5\ 6\ 1\ 2\ 6\ 5\ | \ 6\ \dots\ 0\ | \overset{mf}{5\ 6\ 5\ 6\ | \ 1\ 3\ 5\ 2\ 3\ |}$

$6\ \dots\ 0\ | \overset{p}{6\ 6\ 6\ 6\ 5\ 3\ | \ 2\ 3\ 5\ 2\ 3\ 5\ 7\ | \ 6\ \dots\ 0\ | \ 3\ 5\ 6\ 1\ |$

$5\ 6\ 1\ 2\ 6\ 5\ | \ 6\ \dots\ 0\ | \ 3\ 5\ 3\ 2\ 2\ | \ 1\ 3\ 2\ 1\ | \ 6\ \dots\ 0\ |$

浩 澗 兮 哀 吾 生 之 不 辰

$3\ 5\ 6\ 1\ | \ 5\ 6\ 1\ 2\ 6\ 5\ | \ \dots\ 0\ | \ 5\ 6\ 5\ \dots\ | \ 1\ 3\ 2\ 3\ 5\ 7\ |$

既 風 塵 之 淪 落 兮 又 催 折 夫 志

$6\ \dots\ 0\ | \overset{f}{3\ 5\ 3\ 2\ \dots\ | \ 3\ 5\ 5\ 6\ 1\ 3\ | \ 2\ \dots\ 0\ |$

觀 惟 藥 叢 之 困 依 兮 鉛 華 屏 而 不 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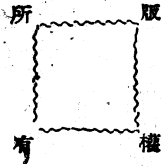
$2\ \dots\ 0\ | \ 1\ 3\ 2\ \dots\ | \ 1\ 2\ 3\ 5\ 3\ | \ 2\ \dots\ 0\ | \ 1\ 3\ 5\ 6\ 5\ 4\ |$

思 公 子 兮 而 不 見 羌 有 懷 而

$1\ \dots\ 2\ | \ 3\ \dots\ 5\ \dots\ | \ 2\ 1\ 2\ 5\ 6\ 7\ | \ 6\ \dots\ 0\ |$

莫 陳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渝一版



總經售

重慶民生路  
冉家巷十三號

桂林支店 桂西路九十八號 昆

董小宛 (全一册)

實價國幣

外埠另加  
寄費匯費

著 校 閱  
出 版  
印 刷

